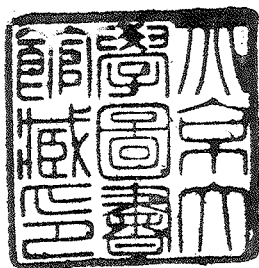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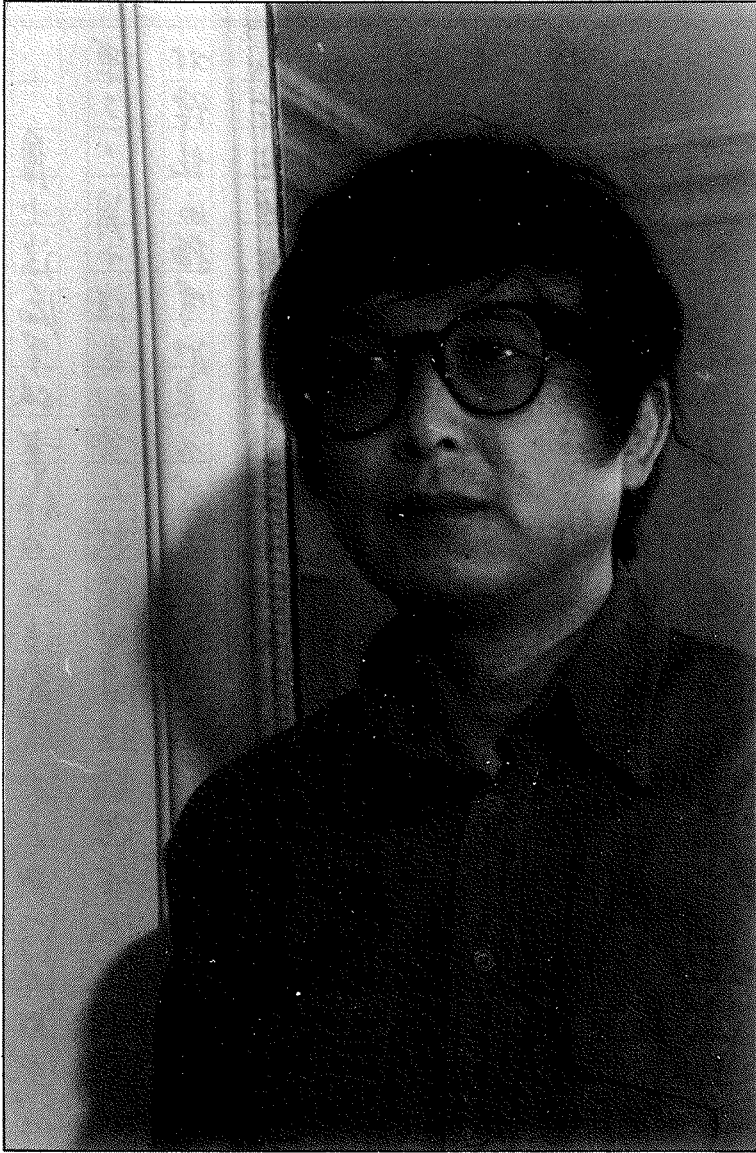


給  
我  
老  
爺  
買  
魚  
竿

◎ 高行健 / 著







高行健

用十法论学故事作为十法论历史上的一一个时代早已过去了。用十法论来刻画人物或描写性场面也是陈旧。就文学对环境的描写如果不仅以新鲜而叙述方式用样令人乏味。如今这个年代，十法论自古在的样式在观念和技术上都不得不革新。文学十法论并非是一回事。要把两者区分开来得有耐心。我在之不自上而则是这份耐心。

我不想讲点取巧故事，一种新十法的诞生，只是在不断的摸索走自己的路。这里收集的十多个短篇，多少表明了我而一番努力。这篇努力大致可以归纳如下：

一、我让这些十法论去讲述故事，也绝所谓情节，以有道学家的说教引入入胜的趣味。借也讲述趣味的说，你



# 目次

- 1 ● 朋友  
12 ● 你一定要活著  
37 ● 雨、雪及其他  
55 ● 路上  
67 ● 二十五年後  
76 ● 花環  
87 ● 海上  
95 ● 鞋匠和他的女兒  
101 ● 花豆  
144 ● 圓恩寺  
155 ● 母親

260 241 236 224 210 177 166

●  
跋

●  
給我老爺買魚竿

●  
抽筋

●  
車禍

●  
公園裡

●  
河那邊

●  
侮辱

## 朋友

我以為再也見不到你了，沒想到十三年後，我們竟又重逢。十三是個不吉利的數字，然而十三年後，你依然是你，時不時開懷大笑，還是這樣健談，機智與俏皮不減當年，只不過你的笑聲帶上了沉厚的胸音。而我，也沒變？

「在大街上一眼就可以認出來，還是那樣，連一根白頭髮都沒有。」

「哪裡，哪裡，老啦，白白浪費了十多年光景，人生最珍貴的時代，青年時代，幹事業的時代。」

你又笑了，但立刻止住。是的，你已經有了白頭髮了，兩鬢和前額都分明夾雜著根根白髮。你只不過比我大兩歲，人到中年萬事休，你我都已跨入了中年。

「不，不。」你猜到了我的思想。「領導班子裡六十多歲還算年輕，你我當然還可以算是小青年了。」你又哈哈大笑。「還可以幹。」

「對，還可以重頭幹，毛毛剛考上了研究生，當太學生。」你又哈哈大笑，我跟著你也

開懷大笑。

我真服你，你有過這樣的經歷，居然還這樣樂天。「你先談談，真槍斃過你？我是聽毛說的。」我說。

「槍斃過，差點沒到馬克思老人家那裡報到去。」你說得很認真，沒一點開玩笑的意思。

「講講，講講，死是怎麼個滋味？」

你沉吟了片刻，才說：

「假槍斃。」

「你事先知道是假的。」

「那就沒意思了。我當時真以為這下就完了。死真不是滋味，不過，死並不可怕。問題是死得這樣年輕，什麼事也沒幹。」你又呵呵笑了。「其實，冤鬼多著呢，我算不了什麼。」

你沉默了。

「抽烟吧！」我把烟遞給你。十五年前，我們剛大學畢業，都沒抽過烟，如今我一天兩包，你原來也是杆老槍。

烟點著了，烟霧裊裊。你靠在我弟弟拿木料請人做的沙發上，我也靠著。

「我是半夜裡被他們從牛棚裡拖出來的。他們叫我滾出來！我就穿上衣服，滾出來了，跟他們去了，因為夜裡過堂不是第一回了。這是一種心理戰，有一嚇就招供的，也有連續幾夜瞓睡得熬不住，也就認了。我沒有想到他們要槍斃我。挨打不稀奇，我有準備，特別穿上了毛衣毛褲，好減輕點皮肉痛苦。」你又咧嘴笑了。「他們把我帶到我們地質隊的『東方紅

革命造反司令部』，就好比戰爭時期的前線指揮部，不過不在前線，而是在食堂隔壁，原先會計的房裡，審完了吃消夜方便。我們這批關進牛棚受審的人，野外津貼都叫他們消夜吃掉了。」

吹吹，你還像中學時代一樣，又講上故事了。什麼事經你一吹，就都滑稽可笑了。還是講你當時真實的感受吧。我這話還沒講出來，你就明白了我的意思，反問我：

「你不覺得這是很滑稽的嗎？」

「活過來的人用今天的眼光看是如此。」

「可我當時就覺得這是一場鬧劇。給我加別的罪名都不怪，就因為我叔父在美國，我也就成特務了？就因為我有個三波段的熊貓牌收音機？就因為我聽過英語廣播？」你又咧嘴，但是沒笑。「進去了倒是沒挨打，可把我像死豬樣的倒吊起來了，這滋味當然不好受，金星直冒，我只好閉上眼睛。渾身淌虛汗。真後悔不該穿這身毛衣毛褲，這就是當時真實的感受。」

你等著我的反應。我聽你講下去。

「然後就審問，就宣布我的罪狀，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我還聽見槍栓子一拉。他們把我放下來，掰起我的頭，叫我看槍斃我的布告。問我認得我的名字嗎？我當然認識。一個紅點，一筆紅勾，畫在我名字上，同法院門口槍斃犯人的布告一模一樣。可我真不相信就這樣可以把我處決。都是搞科學的人，幹出這種事來，你說是悲劇還是鬧劇？」

「那是個不合邏輯的時代。」

「生活就這樣不合邏輯，還就真實得很，真實到叫你自己都不能相信的地步。」

「沒真把你槍斃掉就算你命大。」

你我都沈默了。覺得房裡有些冷，我把煤爐的爐門打開。

「很可能把我槍斃掉的。有人就這樣槍斃掉了。幸虧我同誰也沒有私仇，平時我除了跑野外作業搞我的勘探，同隊裡的人從來也沒鬧過矛盾。他們也都是好人，不是怕火燒到自己身上，就是想立大功，動機也還是要革命。」你又咧嘴了。而這種無聲的笑是你過去沒有過的，是這些年來你變得深沉之處。不過，你倒楣就倒在你這俏皮上，俏皮在那個時代是一種罪過。

我想起十二年前你最後給我的那封信：「馬克思要是看到人們把賣菜的經驗當成他的哲學準會氣得發抖。」我沒有立刻回你這封信，可我一直想婉轉地提醒你，書信也好，說話也好，不要帶這分俏皮，因為那時候政治氣氛已經十分緊張了，免得惹來麻煩。兩個月後，這場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便爆發了，誰也不知道誰的命運如何，我也不敢再給你去信。然而，我預感到你的災難，爾後你真音訊全無。

「死並不可怕，只不過是一種遺憾。」你說，「他們把我雙手反捆起來，用毛巾紮上眼睛，我被拖上一輛卡車，開了一陣子，又押下來，問我招認不招認是特務，給我最後一分鐘考慮。我聽見山風穿過樹林子，不遠的什麼地方溪流的水聲，拉槍栓的聲音。這回是真的了，我想，說真的，我並不感到害怕，只覺得脊背心冰涼，心疼。隨即叭地一聲，我倒下了。腦子裡轟地一響。以為打中了腦袋。臉貼在潮濕的泥地上那一剎那，你猜我想到的是什麼？」你望著我。

要是我，面對死亡不會這樣平靜，我要喊叫，要抗議這種愚蠢荒謬的死亡，我會大喊大叫！你又笑了。

「你還記得嗎？考大學複習功課的那年夏天，你大概是看書累了，放了一會唱片。我在院牆那邊喊你，叫你把唱機搬出來，放在牆根前，我也正想聽。」你企圖喚醒我的記憶。

「不記得了。」我懷著歉意，坦率地承認。

「你不是有一套門德爾遜的『E小調小提琴協奏曲』的唱片。」

「怎麼不記得？那是我特喜歡的一個曲子！可惜破『四舊』的時候，我們哥倆都在外地，家裡的人嚇得把唱片都砸了。」

「我以為被打中了死了的那時候，我心想的是再也不能在你家放唱片的時候，隔著院牆叫你把唱機搬到院子裡來，再也聽不到門德爾遜的這個曲子了。」

我哼起了這個曲子中那個苦苦探索，熱切地追求的主題，你連連點頭。那是個急速上升，又中斷了，又急速上升的旋律。那是對未來、對理想、對一種燦爛的生活的激情的呼喚。是的，是的，它點燃過我，點燃過你。這就是相隔了十三年，你我經歷了生離死別，我們之間卻依然息息相通的精神。

「我夢見過你兩次，」我說。「一次是在清理階級隊伍的時候，記不清是六七年還是六八年。在那種恐怖氣氛中，今天不知道明天將如何。只要在批鬥別人的會上，念稿子，或是念語錄的時候，緊張起來，念錯了一個字，就會從會場上立刻被揪出來打成反革命的那些日子裡，我夢見了你。吹吹，你正在指揮一個交響樂隊——」

「有意思。」

「而且是背對著我，躺在一張靠背椅上，揮舞著手臂，搖頭晃腦。」

「妙極了！」你俯身衝著我笑道，大巴掌在扶手上一拍。

「妙就妙在你指揮的那個曲子，那麼多層次，結構那樣複雜，在那麼多不和諧的音響的轟鳴中，一個半音階上升的難以捉摸的旋律，很艱難地，剛剛接近於形成，又失散了。可在轟鳴中又即刻出現了，剛要分明地，穩定地行進，又被迅猛的、排山倒海一般的、不和諧的轟鳴沖散了。可這個旋律從紛雜中又爬了起來，頑強地努力要實現、展示、踏出一條堅實的出路。」

「這是一首詩啊！」你感嘆著。

「只能說是一首詩的情緒，可無法把它準確地寫出來。」

「就像我們這一代人的經歷。」你說對了。

爐子上坐的壺水撲突撲突地滾沸了，冒著騰騰熱氣。我們又接上了一支烟。

「我已經十多年沒聽過交響樂了。」你說。

「你在下面怎麼不買個半導——」我立刻想起收音機給你帶來的災難。

「經過了這場大誤會，恐怕不會有人再懷疑我是特務了。我準備再買個，學英語，今後工作上總有些外文資料可看。」你接過我的話題。「給我買本鄭易里編的《英華大字典》吧，什麼樣的字典都行啊，我的書都丟了。我回去後給你寄五十塊錢去，你給我買些工具書。」吹吹，死亡沒有嚇倒你，還是你戰勝了死亡。

「還有個夢呢？你不是說兩次夢到我？」

「頭一個夢我記得很清楚。醒來的時候，我睜眼反復追憶了夢中的印象，甚至找了個筆，企圖把旋律和節奏都大致記下來。可惜，沒法把這些音符捉摸住，倒是留下了鮮明的印象。」



我一直想，如果能再見到你，一定要把這個夢境告訴你。後一個夢就雜亂得很，不知怎麼地到了你家，原先你們被攆走之前我家隔壁院子裡的你那個家，可到你家的那些彎彎曲曲的通道不知從哪裡冒出來的，又有點像我很小的時候我們家曾經住過的一個院子的前院。總歸到你家了，見到你真高興，有多少話要同你說，可你家房裡坐滿了人。我們什麼也沒談便出來了。後來又一起在後院，牆根下的瓦礫堆中捉蟋蟀。雨過之後，天陰沉沉的，院裡一灘灘的積水。我在牆縫裡掏著掏著，你卻不在了。我便再也無法找到你，已經記不起那屋檐下曲曲折折的通道怎麼走的了。」

「這是個悲哀不祥的夢。」你解嘲道。

「也是個陳舊的夢。」我說。「可心裡總感到這是種溫暖的懷念。」

房裡暖和起來了，窗玻璃蒙上了一層迷濛的水氣。屋外肯定挺冷。

「七三年秋天，我回來過一次，好幾回從你家門口經過，沒敢進來，一是怕你們家也搬了，再是怕有人認出我來，給你們家添麻煩。因為我那時候還沒解放，問題掛起來就是了，總算恩准可以回家探親了。」

「我那時候還下放在山溝溝裡呢。我是七五年才調回北京的。有次回來探親，聽我父親說，他見過你父親在城南掃大街，估計你的情況也好不了。當時不知道你們家受衝擊後趕到哪裡去了，也不便上街道革委會去打聽。」

「我父親大前年病死了。」

好比經歷了一場十多年的戰爭，這就是我們的青年時代。

「你記得阿·托爾斯泰的《苦難的歷程》嗎？」我問。「考大學之前，我們不是爭論過究竟應該報考什麼專業？我企圖說服你同我一起學文學。你反駁我說：社會前進的道路已經不用我們來闖了。大革命的時代完成了，沒有巨大的社會變革就不會有深刻的文學，我們面前的路太平坦了，時代留給我們的只剩下創造性的勞動。你記得不？」

「我們不爭論了。」你把手一揮。「談談你的情況。」

「我沒什麼好談的，沒被槍斃過，也沒有被批鬥過，只因為一度捲進派性裡去，辦了我一個月的學習班，連上廁所都有尾巴跟著。怕我串聯，如此而已。」

「對了，天安門事件的時候你在北京嗎？」

「在。」

「六九年槍斃我的時候，我倒沒什麼痛苦，只是後來，反反覆復地政治變動，沒完沒了地等待，什麼事情也不能做，那才受不了，可我從廣播中聽到『天安門暴亂』的時候，我倒突然看到了希望。我當時想，要能見到你，我一定要問問當時的真實情況。」

「我倒是天天去，還拍了很多照片。」

「憑直覺，我就想到，你在北京的話，一定會去的！你這個搞文學的人，怎麼能放過這個場面？」

我笑了。我說：「有時為了選鏡頭，不得不登高，站到欄杆上，爬到燈柱子上去，被盯梢上了。」

「你怎麼發現的？」

「我天天去，他們也天天在。再加上他們那身公家發的藍大衣，彼此都面熟了。」

「後來沒追查到你？」

「我畢竟不是小孩子，我把自行車的牌照下掉了。」

你呵呵大笑。

「不過，事後一個月我沒騎過自行車上街。第二個月就請探親假回來，混了近兩個月才回北京的。」

「你那些照片還在？」

「底片都在，不過有些霉點。我當時包上錫紙，裝在塑料袋裡，埋在花盆的泥土裡。」  
你點點頭：這就是我們經歷的時代。我明白你的意思。

「那些年你還寫嗎？」

怎麼說呢？「寫，」我說。「我自願到山區去落戶就為的是不至於把生命白白耗費在幹校裡。我想找個安靜角落，寫下我們這一代的遭遇和感受。但是沒能寫下去，只是一堆連自己也很不滿意的廢紙。」

「你為什麼不堅持寫下去？」

「因為當時看不到我寫的東西的結局……」

「這我能體會，孤獨是最難忍受的，槍斃只是一剎那間的事，孤獨可是成年累月的。要

戰勝孤獨不容易。我後來可管得鬆些了，一有機會，就溜到幾十里地外的小集鎮上去，泡泡澡堂子，聽人閒聊天，因為我沒有人可以講話啊。噢，你應該把這本書寫下去，這就是我們這一代人的經歷。」

「天安門事件之後，我一個晚上全部燒掉了。」我說。

「可惜了。你那稿子寫了多少？」

「將近四十萬字。最後一章的結尾是：主人公在大山裡走了很久，疲倦極了，躺在看山人用巴茅草搭的窩棚裡。望著棚子外面，沒有鳥雀叫，也沒有昆蟲嘶鳴，四下十分寂靜，只有兩峰之間一片異常明潔的天空。頂峰之下，荊棘叢生，再也無路可循。可他想，應該再努一把力，爬到灰褐色的赤裸的懸岩上去，站在那上面去觀望，天一定更亮，更潔淨。」

「妙極了，想像得出來，這是很美的。你應該把它重新寫出來！」你激動得在屋裡走來走去，隨後在窗前站住，用手擦去玻璃窗上的水氣，凝望著窗外。

「要寫的，」我說。「現在這部小說的結局已經有了。」

「下雪了。」你彷彿並沒有聽見我的話，推開窗戶說。滿屋子的烟霧在窗口旋轉逡巡，不情願出去似的。

「出去走走吧！」你說。

街上沒有風。雪花無聲無息落在衣領子上。你那雙笨重的翻毛皮靴踏在剛鋪就的潔白的路面上，鞋後跟的印子立刻浸濕了。我趕上你，並肩走在這條我們一同上小學，隨後又一同

上中學，幾乎是每天都要來回走過的路上。

「還是活著快活，啊？」你突然站住，望著我說，沒有笑。

「那當然，你這條命可是撿來的。」我說。

「真他——」你沒有罵出口，我們就笑了，大聲地笑，笑得街上的行人都望著我們，莫名其妙。

一九八〇年三月三十一日於北京

## 你一定要活著

他從牛棚裡出來，端著個臉盆，朝水庫走去。這是條才踏出來的小路，像一條在草叢中穿引的蛇，彎彎曲曲，順山坡爬上去。坡頂上方的太陽依然耀眼，但已經沒有酷日的那分威力了。倒是草叢中，坡下的水田裡，暑熱蒸騰。時不時有點風，也是熱騰騰的。學習會剛完，在牛棚裡憋了一整天。雖是「雙搶」季節，早稻剛收割正栽插晚稻，可規定的五天一學習的制度依然「雷打不動」。幹校取消了星期日休假，改為十天一休息，也已經二十天沒休假了，說是「雙搶」完了補假。當然，學習對大家也是種休息。不過，對他這個當班長的來說，學習比勞動還吃力。勞動的時候，思想還可以自由跑馬，可學習的時候，要主持會場，總得不斷引導大家談點什麼，以免冷場，無法思考自己心中的難題。

淑娟每封來信對他都是難題。中午去食堂吃飯的時候，他又收到了淑娟的信。從食堂回牛棚的路上，他拆開信匆匆掃了一遍。到了牛棚又不便細看。每人四十公分寬的大統鋪，連一張單人蓆子都鋪不開。一張壓住一張，從東頭一直排到西頭。午休時間，他躺在他那四十

公分寬的木板上，閉上眼睛，默默追憶，琢磨他記得的信中的話。那句絕望的哀怨「你也許再也見不到我了」，竟在他腦子裡不斷重複。淑娟說不定已經不在人世了。他彷彿看見她穿著那件綴滿小紅點子的襯衫，正躺在山澗的亂石堆中……他不敢想下去，視覺只停留在洗得褪了色的那件花布襯衫上，那上面有淑娟的體溫，淑娟的氣息。淑娟正是穿著這件襯衫給了他那甜蜜的、不可忘懷的初吻。他渾身冒汗，是冷汗。手腳冰涼，心正向什麼地方沉下去。牛棚裡悶熱，一隻蒼蠅停在手臂上，又一隻停在他的眼帘上，他揮手趕走了。嗡的一聲，又來了，在他嘴唇上爬。人死了便會叮滿蒼蠅。他煩躁地揮著手，要把落在洗得褪色了的小紅點子襯衫上的蒼蠅統統趕走。他不能讓淑娟就這樣死去，他要盡一切力量拯救她！

「班長！哪裡去？」

他回頭見赤裸著上身在山坡下井台上沖涼的張國興向他喊道。班裡只有張國興按照部隊的習慣，叫他班長而不叫他小方的。他管轄著二十名男女老少，有延安時期的老幹部宋老頭，有當過局長的「走資派」，有特務嫌疑的處長，還有幾位科長、副科長。他們不是歷史上有什麼疑問，就是政治上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當然，也還有同他一樣政治歷史都清清白白的會計。由於心直口快，她也被趕到幹校來了，還帶著個十六歲的女兒。而張國興，這位從部隊復原的老兵，因為同軍管小組支持的那一派觀點不合，也下來了。

他朝水庫方向揮揮手，快步走下山坡，不願把張國興招引來。他此刻需要獨自一人好好思考一下。

山坡下，櫟樹叢中，連風也沒有，更加悶熱。一片知了的喳喳聲。連山裡的知了也持平

常所見到的要小，灰綠色，可叫聲特別吵鬧。一灰褐色帶著暗紅斑紋的蛇從他腳下游過去了。他揀起一根樹枝，挑起覆蓋著小路的荊條，不覺走到另一條小路上來了。沿著這條路往回走，可以通到一個叫樟樹坑的小村子。那是個安謐幽靜的所在。有幾十戶人家，還有所小學校。兩岸坡地上的老樟樹遮天蔽日，一條溪水從村裡流過，清幽幽的溪水裡總有幾隻白鵝悠游，怡然自得。坐落在溪邊的木板房舍門前，曬著衣服、筍乾和醃菜，空中瀰漫著一股酸鹹味。他就喜歡這股氣味，生活的氣味，不像幹校裡原先的農場留下的一排排簡易的灰磚房那樣單調乏味。才來幹校的時候，連去食堂吃飯都要排隊唱歌。這些穿著下田幹活的破舊衣衫的幹部，夾著碗筷，活像一群勞改犯。尤其是不會料理生活的宋老頭，一根快要斷了的舊皮帶總在腰上耷拉著。上了年紀，人又胖，腳步蹣跚，垂吊著那段皮帶像條尾巴樣的晃動不已。老頭兒躺在統舖的一角，一整天的學習討論會，沒講一句話，不像往常開會，他總不多不少來那麼幾句，話語詼諧還說得一本正經，引得大家總要熱鬧一陣子。老頭兒躺著，無精打采，累倒啦，人睡在牛棚裡，能不生病？農場改為幹校後，買來了拖拉機，牛不再養了，都賣給遠近的生產隊。可牛棚總還是牛棚。剷去了一層糞土，撒上好幾擔石灰，你進去總覺得臭烘烘，仔細一聞，卻又只有土腥和石灰味。這當然不是生活的氣息。生活不在幹校，而在這小路的盡頭。尤其是走近村頭那所小學校，聽到孩子們念書的時候，總給人某一種溫暖的感覺。年輕的女教師紮著一雙光潔的小辮子，衣著也比本地姑娘要講究些。她一說話，孩子又叫又唱那種嘈雜的讀書聲便停下來。這姑娘的普通話不十分標準，但口齒清楚，聲音明亮，離得很遠都聽得分明。他羨慕這種生活，甚至閃過這樣的念頭：離開幹校，到這個山村小學



當一名教員也是幸福的。就是說，找個避風港吧。軍管會的魯代表說：「幹校不是階級鬥爭的避風港！」他走在這條小路上，十天前的這種情緒，此刻也模糊了。

知了叫得更響了。溼透了的背心緊貼在脊背上。十天前，他收到淑娟寄來的前一封信。信中談到一個華僑女學生，帶著母親給她留下的三大箱子衣物和未來的嫁妝，分配到深山裡的一所小學校去了。一個多星期之後，聽說在離她的學校不遠的一條山澗裡摔死了。是她自己跳下去的，還是被人推下去的？就無從知道了。收到那封信後，他曾經借去縣城拉化肥的機會，跟車到縣裡給淑娟拍了個電報：「堅持進工廠當工人」。同時，又發了封信，要她三番五次去找管分配的負責人軟磨硬頂，要她自我介紹能搞宣傳工作，可以畫大批判專欄，能教唱樣板戲，要求到工廠去接受「再教育」，就是到車間去當一名工人也行，只是別去那交通閉塞的一人一校的山村小學。淑娟神經緊張是完全有道理的，畢業分配時，她的檔案袋中當然已經裝進了關在專政隊裡的她父親的罪行材料。她的這封回信裡，心情更加焦躁，說她一切辦法都用盡了，無效。而同她一起等待分配的一名清華大學的男生，學程序控制的，被分到一家公社辦的鐵業社去打鐵，她還配有什麼更好的命運？招待所裡只剩下她和另一名男生還沒去報到。女同學們分別時都哭了，那名分到鐵業社的男生則喝得大醉。「被拋棄了的我們這一代人」，她信中竟然寫下了這樣的話，這信被人查到的話，足以立即把她揪出來批鬥。

他煩躁不安，走上了水庫堤岸，一片白晃晃的水面舒展在他眼前。微風從水面上吹來，雖然也是一陣熱氣流，過後，畢竟帶來點清涼。他凝望了片刻，左邊是陡峭的鐵青的岩壁，一蓬蓬枝幹盤結的松樹從石縫裡生出來，有的竟掛在峭壁上，生命是那樣頑強，而人卻這麼

脆弱。峭壁下，碧綠的湖水深不可測。湖水的顏色漸次減退，到了堤岸邊，顏色便難以捉摸了，隨著波光，一片清明跟著一片混濁。堤岸右邊，都是茂密的水竹子。只有少許幾處，稀疏一些，大概是社員到水邊放捕蝦的竹簍子時踩開的通道。堤岸下，水邊上有幾塊青石板，可以洗衣服，游泳的話，也可以作為跳板。他放下臉盆，脫了背心和長褲，只穿個短褲頭，在石板上坐下，把兩腳伸進水裡，為的是萬一有人路過，以為他是來洗澡的，不至於看出他有什麼心思。石板被太陽晒得發燙，他蹲下潑了些水在上面，他聽到了哭泣的聲音。溼了的青石板上水流往下淌，石板是不會哭泣的。他覺得自己神經過敏，便又站起來用腳把水擦到石頭上。他聽見背後竹叢中嗦嗦地響動。再凝神諦聽，四下都寂靜極了，連知了燥熱的鳴叫也消逝在堤岸後面。只有左邊苦竹叢中什麼地方，湖水輕輕拍打貼著水面的洞穴，發出咕嚕咕嚕的聲音。他乾脆跳進水裡，頓時心裡的不安也被湖水洗淨了。

他涉水到齊胸深處，便一頭扎進水裡，向前游去。晚飯後，要偷偷跑到公社的郵電所去給淑娟掛個長途電話，捨此沒有更好的辦法。當然，電話中要考慮措詞，既要問明情況，又不能讓郵電所的接線員聽出有什麼問題。除了穩定任淑娟的情緒，並不能給她任何實際的幫助。但只要在電話中聽到淑娟的聲音，他就可以放心了。他在水面上仰游，把動作減到最小的限度。緩緩地蹬著腿，手臂在水下晃動，維持身體的平衡，不致沉下去就行。他似乎又聽見了嗚咽聲，不是水聲，而是人的聲音。他抬起頭，身子立刻沉下去。但抬頭的那一剎那，分明見到了一個女人在嗚咽。他雙手大幅度地划著水，努力驅散這種幻覺。這不是淑娟的聲音。她嗓子沒這麼明亮，比這要深厚一些。十個月前，他們分別的那天晚上，淑娟突然說，

我恨我自己，也恨你，我們之間不該有這種感情，也不可能建立家庭，就這樣算了吧。他當時十分憤怒，當胸打了她一拳，你胡說些什麼！淑娟卻撲到他懷裡，就這樣嗚咽。他不會因為淑娟的父親被打成反革命就把她拋棄，他不是這樣的人。他撫摸著淑娟，安慰她說，一切都會過去的，讓我同你一起經歷時代的考驗，你相信我吧。他踩著水，把頭伸出了水面。湖面上靜悄悄，沒有一點聲響。耳邊只有絲絲涼風。太陽已經落到岩壁後面去了。岩壁下的水面變得陰森了。腳踝碰到了水草。他向岸邊游去，擔心被水草纏住。四下只有他一個人，心重又變得沉重了。

「班長！」

張國興出現在壩上，赤膊，端著個臉盆，興沖沖地朝他喊道。他跟來了，這傢伙，來的倒正是時候，他正需要個夥伴，幫他從孤獨中解脫出來。

「水裡涼快，」他回答道。那口氣彷彿他就是來圖個涼快似的。

張國興甩掉腳上的塑料涼鞋，解開皮帶，褪下長褲，順著土坡衝下來。剛踏上石板撲通一聲，便一個猛子撲進水裡，在十來米之外，像個水鴨子，擺著腦袋，噴著水，冒出水面了。

他上了岸，在石板上坐著，看張國興戲水，不禁欣賞起小伙子那生機勃勃的動作。這傢伙精力旺盛，情緒飽滿，雖然動不動發點牢騷，可總有精力和心思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妥妥貼貼。那四十公分寬的統舖和一天三餐排隊吃飯之外，他總找到許多細小的樂趣。他那頂蚊帳就掛得最穩當，最透氣，是用繩子穿過房樑高高吊起來的，誰也想不到這主意。此刻，他又發現了什麼。

「班長，你看，水面上是什麼玩意？」張國興在水裡對他喊道。

果然，離張國興三、五十米遠，有個白點子在水波上飄浮。他站了起來。

「看不清楚，」他說。

「是不是在浮動？」

太陽落山了。這灰白的飄浮物，在岩壁幽黑的倒影裡，顯得更加清楚，而且似乎越來越遠去。

「好像在動，」他回答說。

「你注意觀察，我看看去。」張國興一個猛子扎進水裡。不一會，在離飄浮物更近一些的地方冒出頭來。他吐了口水，把臉一抹，又扎進水裡。突然，水面上的白點消失了。張國興在附近又冒出了頭。

「我看你跑！」湖面上傳來的聲音更小了，卻依然清晰，離岸已經很遠了。一個點子出現在張國興右邊，向水庫的開闊面移動著。水面上的波紋的閃光也暗淡了。這飄浮物成了個小黑點。

「向右邊去了！」他向張國興喊道，手指著似乎在移動的那個灰黑的點子。

張國興朝他指的方向追蹤過去，漸漸接近了那灰黑的點子。只見他一頭扎進水裡，不一會，又冒出了水面。

「是什麼——」他大聲問。

「一條大魚！」水波把張國興的聲音送來，雖然微弱，卻聽得出十分興奮。

他也即刻被這場追蹤振奮了。

「別放跑啦！」聽見這緊張而熱烈的呼喊，他自己都吃驚。

張國興返身向岸邊游來。

「跑了！」他問。

張國興又扎進水裡去了。一秒、二秒、三秒、四秒，……這小子別叫水草纏住了。他屏息等待，心猛然收縮了一下，便向水裡跑去。可張國興又冒出水面了，在苦竹叢的正前方，剛吸了口氣又沉進水裡。水波晃動，化成一道波圈，擴散開來。這小子真玩命！他剛剛那方向挪動了一步，張國興的頭又露出來了，在水面上一浮一沉，雙手顯然抓住了什麼，在格鬥呢。拍啦一聲！鱗光閃閃的魚尾巴躍出了水面。張國興終於氣喘吁吁地雙手摳住魚鰓，把一條十多斤重的大魚甩到青石板上。石板立刻血汙了。鮮紅的魚鰓被摳了出來，魚尾還在痛苦地來回擺動。

「你真有兩下子！」他不能不稱讚張國興的本事。

「我手也劃破啦！」張國興一手拎著魚，向他伸出另一隻滿是血汙的手，分不清多少是人血，多少是魚血。可他憐惜的不知為什麼卻不是張國興，倒是這條張著大口在垂死掙扎的魚。張國興解下了掛在褲子皮帶上的一把電工刀，任何應急的場合，他總應有盡有。

「是條受傷了的青魚，要不，鬼才抓得住它，」張國興說。「把兩個臉盆一合，就地燒好，端回去給班裡大夥開了吧？」

「當然開了。」「開了」是「五七戰士」自己創造的行話，專對食堂裡的伙食之外自得其樂的加餐而言。這也算是生活中的一種樂趣吧。他應答著，卻失去了剛才的熱情。

張國興於是開膛剖肚。他去揀來些枯樹枝，又挖了個坑，把切開的魚塊放進臉盆裡。張國興用他那個汽油總是灌得足足的打火機把火點著。兩人洗了手，穿上長褲，就坐等喝魚湯了。可張國興一根烟才點上，便又站起來說：

「我去弄點作料來，要不太對不起這條大活魚了。你看著，別熄火就行。」

張國興走了。他望火舌舔著絲絲作響的枯樹枝，又沉浸到自己的心思中去了。如果不碰上這條倒楣的魚，食堂裡吃過晚飯，就可以溜到公社去了，這魚湯卻弄得他一時脫不了身。魚向水庫開闊面游去的時候，他不指點給張國興看的話，也許就逃脫了。它既然浮到了水面上，大概受了傷，早晚也會死掉，在水裡腐爛，蚊蠅也會去叮食它，但也許還能自愈。魚鰓都被摳出來了，它張開大口，渾身還在掙扎，表明它生命力依然頑強。無須為一條魚惋惜，魚不是人。改善一下伙食也不壞。他沒有胃口，讓班裡大家高興一下也好，可眼下他沒有這分心緒。

水庫周圍變得昏暗了，只有滿天的餘輝是絢麗的。寬闊的湖面失去了光澤，浮起一層迷濛的霧靄。懸崖下，那幽深處，則墨黑得可怕。從那邊傳來了一隻不知名目的水鳥的哀鳴，夜幕就在這哀鳴中降臨了。他聽見竹叢中響動，先以為是晚風吹起，聲響越來越近。他記起先前聽到的一個女聲的嗚咽，在將要熄滅的火上添了一把乾樹枝，便抬頭望著響動的竹叢。果真，有誰撩開竹桿，鑽出來，上了小路。一個紮著兩隻短辮子的姑娘出現在他對面。一時面熟，卻想不起在那裡見過。這姑娘後退了一步，手裡拎著尼龍絲的網兜，裡面是一件暗紅的游泳衣。女孩子一個人在這裡游泳，該有多大的膽子。當地的農村姑娘是不游泳的。

可游泳衣乾的，亂了的頭髮絲上還掛著一片枯竹葉子，她自己還不曾察覺吧？剛才哭的該正是她。他感覺到這姑娘警覺的目光，不知為什麼向她微笑了一下。可這姑娘的眉心卻打了個結，立刻又鬆弛了，那是副愁楚的面容。她繞開了一步，沒有走在小路上，從他面前經過，重又回到通向樟樹坑的小路上去了。他想起來了，是小學校的那位女教師。這姑娘急匆匆走了幾步，回頭發現他並沒有挪動腳步，才報答似地回顧了他一眼。這是界乎感謝與自我哀憐的一瞥。這姑娘放慢了腳步，沒有再回頭。穿著淺藍色的短袖衫的背影和腳步聲消逝在暮色中。這姑娘有自己的心思，自己的哀愁，同他一樣，來找尋個無人的所在，獨自哭泣了一場，他這樣想。

他蹲下，撥弄著冒烟的樹枝，呼哧一聲，噴起了火苗。兩隻鳥先後搏擊翅膀，從他頭頂上急速飛過去，落進竹叢中，接著便傳來了咕咕咕咕的和鳴。一對鷓鴣。水邊有一隻青蛙試探地叫了幾聲，便放心鼓鳴起來。天空只剩下了一抹微紅，水面上的霧靄很濃了。

他同張國興把加了作料燒得香噴噴的兩臉盆清嫩魚端回牛棚的時候，大家早已打來了飯，圍在馬燈下，恭候他們。這是一頓非常愉快的聚餐。大家都誇耀小張水性好，手藝高。連平時不苟言笑的「走資派」，大家開玩笑叫他「老走」的李靖也說，「這比宋江在潯陽江頭吃的鯉魚湯還鮮」。平時，遇到這種機會，有說有笑的宋老頭，相反卻躺在鋪上，一聲不吭。

「宋成同志，嚐嚐小張的手藝吧。」他招呼宋老頭，希望大家趕快把這頓魚打發了，他好脫身去公社。公社離幹校還有十多里路，這會就走，半夜裡趕回來還來得及。

「你們吃吧，我已經聞到魚香了。」老頭兒靠在發灰了的舊毛巾被上，聲音有氣無力。枕頭邊上放著他的搪瓷碗，飯也未動過。

「你哪裡不舒服？」他問。

「不要緊。」老頭兒向他笑了笑，那笑容也很疲倦。

他無意碰到了老人滾熱的手。

「發燒呢？」

「有點。」

「叫李大夫來看看？」

「我已經拿了點藥。」

他摸摸老人的額頭，也是滾熱的。然而，這大暑天，一切都發燙。

「還是找大夫來看看吧，」「老走」說。

班裡有人在食堂裡已經先吃了飯的便去請大夫了。

吃完飯，原先機關醫務室的保健醫生，圓圓胖胖的李大夫，從女宿舍那邊來了。她量完了體溫說：

「四十度二。」

大家接過體溫表湊在馬燈下傳看，彷彿不相信似的。魚湯引起的興趣已經消失了，周圍



的人都不吭聲。

「你打過擺子沒有？發冷不發冷？」李大夫問。

老人搖搖頭。

「咳嗽不咳嗽？」大夫又問。

老頭兒還是搖頭。

「你自己感到發燒有多久了？」

老頭也說不上來，只是說前幾天就有些不舒服。

「不舒服你還勞動去！」「老走」說。

「昨天大家就不讓你下田，你還一個勁跑去。沒有必要拚老命。」有誰插了一句，這話是衝著魯代表「革命加拚命」的動員報告來的。

「頭疼嗎？心慌嗎？血壓高不高？」大夫問。

「最近沒量過，下來的時候低壓一百七，高壓二百。」

「這麼高的血壓就不該下來的！」又有誰說了一句。

「我先給你些退燒的藥，降血壓的藥你也繼續吃，」李大夫大聲說，但誰都聽得出她自己也拿不準。

大夫走後，一隻大飛蛾撲到燈罩上，一群青蟲則始終圍著燈罩轉。沒有人走開。有誰碰了一下他的胳膊，是「老走」在向他示意。他跟著「老走」出了牛棚。

「應該叫部車子送到縣醫院看去，」「老走」瓮聲瓮氣地說。

「我到校部去要要看，」他不假思索地說，進屋拿了手電筒，向校部去了。路上用手電筒照了一下錶，八點四十了。從校部回來，就來不及再去公社了。不過，真要派個車子把老頭送到縣醫院也好，他將跟車去，在縣裡給淑娟掛個加急長途。他想到這一點，倒也平靜了。

校部軍代表的房門敞開著。魯代表只穿著個背心，搖著芭蕉扇，自然不像穿軍裝巡視田頭時那樣威嚴了。他也怕熱。房裡還坐著兩位穿著背心和短褲的校部的幹部。

「燒磚來不及就打土牆，無論如何，十月以前，大批的職工要帶家屬下來。」魯代表說。

「打土牆得過了雨季。再說新打的土牆也得過了年，晾乾了才能上椽子，要不，濕牆一壓，不倒也要裂縫，」另一位說。

「我看還是搭竹籬笆棚子，沒別的辦法。竹棚子搭起來快，泥巴一抹，冬天也不透風。」

「竹棚子就竹棚子，總歸國慶節前人要下來，這是中央戰備的需要。」魯代表的聲音不容辯駁。

他進門了，叫了一聲魯代表。

「什麼事？」魯代表臉轉向他，皺起了眉頭。大概是他聽到了不應該聽到的機密，也因為他每次來反映的都是班裡群眾的意見吧。他匯報了宋成的病情，又說班裡群眾一致要求，請校部派個車，送老頭到縣醫院看急診。

「不就是發燒嗎？大夫不是已經看過了？有人藉故就起鬨，都留在城裡不下放就不生病了？」魯代表很不耐煩。「你是一班之長，首先要做好思想工作，穩定大家的情緒，不要跟著群眾的意見跑。」

「萬一出了問題，我負不了責任，」他依然搶先說出自己的意見。「沒有要你負責！」魯代表打斷了他的話。「有組織負責，不是那一個人負責。情況都知道了，明天燒還不退再說吧。」口氣又緩和下來。

他從校部回來，去牛棚的路上，月亮升起來了。滿天的繁星在月色下變得暗淡了。灰白的泥土路兩旁是黝黑的水田，四下一片蛙鳴。明天又是個炎熱的日子。凌晨三點半就得摸黑下田。他這時候才感到渾身筋骨痠痛，尤其是腰部，像折斷了一樣。露天下，平平展展仰面躺著，那才是最好的休息。給淑娟的電話今晚是無法掛了。他望著夜空中彷彿在移動的就要滿圓的月亮，四周清光明澈，給人一種清涼的感覺。淑娟正等著他的援救，而他除了在電話中講幾句空話，無非是等待，堅持，要有耐性還能講什麼別的？他難道能在電話中說他愛她，離不開她這樣的話嗎？他信中冒著受檢查的危險寫的那些熱情話都激不起淑娟繼續活下去的勇氣，這些蒼白的空話就像清冷的月光一樣是溫暖不了人心的。他自己不也像這孤寂的月亮一樣，在夜空中默默穿行。他曾經對淑娟說過，但願我們倆乘一葉扁舟，在大海上，在月光下航行，只你我在一起。淑娟當時的回答就使他冰涼：我怕漆黑的海，我哪也不去，只願有一個自己的家。此刻，他想到，大海並非總是蔚藍色的，黝黑的大海中黝黑的波濤不禁也使他感到畏懼。他對海從來還沒有過這種印象。他所以愛海，在他的意識中，他從來就是駕馭者，征服者，並不聽憑波濤的擺布。然而，命運正這樣擺布著他，他隨時都可能失去均衡。誰都知道他有個女朋友，誰都知道這就是他的未婚妻。如果淑娟突然覆滅了，他也將立即失去平衡。他目前所以能得到一定的信任，多少敢於表達自己的意見，不唯唯諾諾，不戰戰兢兢

兢，就因為他沒有背上什麼包袱，還能勉強維持自己的平衡。而淑娟的父親在專政隊裡，母親在審查中，早已失去了精神上的平衡，唯一能依靠的就是他了。這種時刻，他一句話就能牽扯住她，給淑娟的長途電話必須打出去。他彷彿又看見水庫邊小路上樟樹坑的那位小學女教師打結的眉頭，懷著那麼多不信任與苦惱。他當時應該對他說一句什麼話才好。他用手電筒看了看錶，九點半。趕到公社得深夜了，再把郵電所的人喚醒，打這樣一個電話，別人即使不把他當作個瘋子，也肯定會懷疑他。

回到牛棚不久，他便放下蚊帳睡下了。他太疲倦了，身體和精神都極為疲倦。他夢見一隻老鷹在盤旋，張開的翅膀一動也不動，就在他頭頂上盤旋，隨後，他似乎躺在一葉扁舟上，在墨黑的波濤上飄泊，而這一葉扁舟又彷彿就是他自己……

半夜裡，他被哮喘聲喚醒了。老人喉管裡發出的一種像破窗戶紙在風中顫抖的尖細的嘶嘶聲，尤其使他難受。他摸到統鋪的盡頭，問：

「沒睡著？」

「天快要亮了吧？給我弄點水，我吃藥。」老頭兒答應著，聲音裡滾動著呼吸聲。

他摸索著把馬燈點著了。昏黃的燈光照著老人赤裸的胸脯，脖頸子和臉通紅，他吃了一驚，已經下半夜，暑熱消退了，可老人還渾身滾燙。他端了水，扶著老頭把藥吃下，老人便垂耷著鬆弛的眼皮，仰面躺倒了。

「送你到縣醫院去吧？」他問道。

老人沒有表示反對。他便走到張國興的鋪位上，把他捅醒了。

「什麼事？班長！」張國興驚坐起來。

「你有沒有辦法要部車子來？」他問。

「做什麼？」

「把老頭兒送縣醫院去，就說是昏迷不醒了。」

「司機班的那幾個哥們兒好辦，」張國興說著，跳下舖，登上長褲子，向他眨眨眼，「我把摩托車開出來，咱倆送一趟去。」

「還是想法要部車子。你那兩下子把老頭栽到水溝裡去，我跟著也得餓狼去。」同小張商量事就得用這種調子。

二十分鐘後，張國興真的開個帶拖斗的摩托車來了。牛棚裡的人都被鬧醒了。

「老頭兒，穿暖和點。我這馬一小時跑八十公里！」小張大步流星地走來走去，很有一番英雄氣概。「扶著點！扶著點！」

老頭兒在眾人的攙扶下坐進了車斗。

「明天早晨要沒電話打到校部，你們就到山溝溝裡去找我們，」他跨上車後的坐墊，也輕鬆地同送別的人開個玩笑。他被自己的決斷振奮了，同時也想到了，在縣裡正好可以不露痕跡地給淑娟通個長途電話，可以直接聽到淑娟的聲音。

雪亮的車燈劈開濃郁的暗夜。摩托車一個勁吼叫，在崎嶇的山間土公路上顛簸，連內臟都跟著抖動。他一再叫張國興減慢車速，然而，清涼潮溼的風迎面撲來卻是快意的。

「老頭兒！」

宋老頭沒有回答。他又斜著身子附在老人耳邊大聲喊：「吃得消嗎，老頭兒？」

「走……走……」宋老頭含混的聲音。

於是，一種對老人的憫惜抓住了他的心。老頭兒想活，怕葬送在這深山裡。他又想起魯代表的話，國慶節前還要下來大批的家屬，老人、婦女和孩子。他們將像難民一樣擠在抹泥的竹籬笆棚子裡。接著，冬天就該到來了。再加上拖鼻涕的孩子的哭鬧，就更熱鬧啦，這居然叫做戰略部署，生活被攪得一塌糊塗。一場沒有戰爭的人為的戰爭！他又有什麼不可以忍受的呢？下幹校來的人沒有不抱怨的，他起初倒覺得人太愛抱怨了。因為他年輕力壯，沒有病痛，因為他沒有家庭，沒有老人和孩子的拖累。但他有淑娟，這就像一絲隱痛從心頭泛起，繼而變成了一種尖刻的、分明的辛酸。他無法抑制，好在在黑暗中顛簸，誰也不會察覺，就聽憑這種痛楚穿透一回吧。他兩手緊握著車上的把手，聳身顛簸著。淑娟是他的妻子，她怎麼能不是他的妻子呢？他怎麼能忘記她對他說過的那句甜蜜而令他心疼不已的話呢？「我是你的小妻子……」他還能感覺到那柔軟的鬢髮正拂著他的面頰。如今，那是多麼遙遠的幸福，像淑娟一樣遙遠而不可及，也許就再也見不到了。不，他不能失去她！他擁抱過的那緊貼著他溫順的身體會變得冰涼，簡直都不敢想像……

他們到達縣醫院，叫醒值班大夫，已經凌晨三點十分。他和張國興把老人從車斗裡扶出來，老人堅持要自己走。

「老頭，你要能走，我還半夜裡玩命開摩托車幹什麼？」張國興說。病人這才靠在他們身上。他們架著他進了病房，把他放倒在病床上。老人閤上眼睛，長長地舒了口氣，喉嚨裡

濃痰咕嚕嚕滾動。

「感覺怎麼樣？」他問。

「謝謝……」老人的聲音也含混不清。

「你不還硬要跟我們下田去？你根本就不應該同意下放，本來就是個老病號嘛。」此刻，他覺得有理由教訓老頭兒，「人家背後在審查你，唯恐打不倒你，你倒自己先倒下了。你會愛護自己，老頭兒。」

老人微微張開了眼睛，嘴角顯出一線苦笑。他望著在他保護之下的老人，覺得老人對自己的那種嚴格態度近乎天真。老人沒有反駁，散脫了鈕扣裸露的胸膊一起一伏。

值班醫生帶著聽診器，血壓計和體溫表來了。醫生詢問了一番病情，檢查完畢，示意讓他們跟出去。

「他是你們幹校的什麼人？」

「革命領導幹部，三七年就在延安了，三五年的老黨員。」他說，為了避免被誤認為是「走資派」。

「夠當你們的地委書記。」張國興又補充了一句。

「什麼病？」他問。

「得等驗了血再看。化驗室的要八點才上班。」

「能不能馬上驗血？」

「我就叫人去。」

張國興向他遞了個眼色，意思是他的話起作用了。

醫院後面的職工宿舍呼呼的打門聲，幾個窗戶的燈接連亮了。隨後，醫院裡便忙碌起來，都被他們送來的這位病人驚動了。血樣取走了，也透視了。老人的床前掛起點滴用的鹽水瓶。八點鐘還不到，幾個大夫就來會診。從醫生們的片言隻語爭論中，聽得出來他們意見不一致，有說是重感冒引起的急性肺炎，有的說是下水田感染了鈎端螺旋體引起的急性傳染病。總之，病情是嚴重的。他讓張國興給幹校掛電話匯報病情，請校部領導人來。事實證明他昨晚提出派車送病人的要求並不過分，讓他們自己來看看好了。他覺得自己的責任已經卸脫，剩下的是醫生和幹校領導的事了。

他走出病房，站在走廊上，院子裡有幾棵梧桐樹，樹上的知了又唱了起來。他感到困倦，找個地方打個盹才好，但立刻又驅散了這層睡意，向醫院門口走去。醫院門前，有個頸子上掛著塊木牌子的人低頭在掃地。他看了一眼，這人佝僂乾瘦，胸前牌子上寫的是「反革命分子」，淑娟的父親大概也在受這種懲罰吧？

他來到了縣城老街上，兩邊帶閣樓的木板房子夾著一條青石板鋪成狹窄的街巷。正是這小城最繁忙的時刻，推車挑擔的，人來人往。一幢翻新過的二層樓磚房在老街巷的東頭，是縣郵電局。他要了一張掛長途電話的單子，填寫好交給女接線員。之後，便踱來踱去，考慮在同淑娟通話時要說那些話。

「喂！是你要的長途？不通！」女接線員從櫃台後面對他嚷道。

「怎麼不通？」他問。



「不通就是不通。」

「我可以等。」

「你等也白等。」

「為什麼？」

「你這人真是……我已經告訴你不通。」

「那我打電報呢？」

「電報也不通。」

「同志，我有急事，請你再掛掛看。」他克制自己，口氣儘量和緩。

「你硬要等，等就是了。」女接線員不再理睬他，和櫃台後面的人說話去了。他只好向另一位戴著副眼鏡在蓋郵戳的中年人詢問。

「你吃過晚飯再來掛掛看，還不是武鬥，好些地方電報電話都不通，」對方從眼鏡框上面瞟了他一眼，回答說。

情況確實嚴重，並不是淑娟脆弱。

他回到醫院，張國興告訴他校部電話裡同意他倆留在醫院照看宋老頭，有緊急情況叫他們隨時給幹校去電話。

「算是對咱哥們的照顧，批准啦。快餵肚子去，昨晚那頓魚一路上早顛沒了。」

他們在一家麵食店吃了兩大碗湯麵。張國興要逛街去，他便回到醫院，搬了兩張條凳在院子裡病房後面的蔭涼處躺下。從樹葉的縫隙中可以看到藍天上飄浮的一片片白雲，緩緩移

動，來了，又去了。有一縷特別稀薄，當空就消融了。幾千里地外，武門正激烈吧。你怎麼也想像不到，你會躺在這古舊的小縣城中的一個院落裡，去數天上的白雲。他記得他小時候，夏天經常躺在堂屋門口的竹涼床上，望著四方天井的上空。白雲變成了狗、馬、獅子、凶狠的面孔，怪誕的老人，騎在駱駝上的女人披著輕紗。而這女人的面貌正像淑娟，那樣蒼白，沒有一點血色。他問她傷在哪兒；他搖晃她，撲在她身上喊她，欲哭無淚……

張國興把他搖醒了，說：

「老頭兒在說什麼，你聽聽去。」

他幸虧沒有流淚，立刻起身跟著張國興，來到病房。病人的臉和脖子紅得發紫。老人閉著眼睛，腫脹的嘴唇輕微地顫動，顯然在說什麼，可聽不清楚。他彎腰對老人說：

「你要什麼？」

老人的嘴唇依然顫動不已，聲音微弱。他把耳朵湊在老人面前好一會。

「只聽清兩個字，好像說葡萄，」他站起對張國興說。

「說昏話呢，這那裡弄得到葡萄？我剛才在街上看見有賣西瓜的，給他買個西瓜來吧？」他給了張國興一塊錢。張國興走了，他又摸了摸老人的額頭，還在高燒。他找到醫生問：

「燒怎麼一直退不下來？」

「是呀，我們也很著急。我們醫院聯委會勤務組已經同縣衛生局聯繫了，剛才決定去請地區醫院的傳染病專家孫大夫來會診。這不正等他們研究回電話呢！」

「縣裡沒有好大夫？」

「有個陳大夫，歷史上有問題，下放在樂山公社大山裡，沒天把功夫找不來人。再就是掃院子的那傢伙，內科還真有兩下子。」

「能不能讓他來看看？」

「他的問題是現行的呀，」這醫生也嘆了口氣。

他又去找醫院臨時領導班子所謂勤務組的負責人。

「病人已經說胡話了。」

「我們知道，正在全力組織挽救！」

「有危險嗎？」

「這就很難說了。」

這之後，他便捲入了醫院的忙亂之中。他必須給自己找點事幹，好擺脫對淑娟的這種難以忍受的思念。張國興捧著切成兩半瓢子通紅的西瓜來了。老人在昏迷中，已經餓不進口。他又去打電話，醫院的人正在用電話同地區醫院沒完沒了交涉。縣醫院內部的爭執雖然對他保密，他也感覺到了。他借隔壁農林局的電話才給幹校通上話。魯代表親自接的電話。指示：「要醫院全力以赴進行搶救！」

有醫生提出來最好用冰袋降溫。醫院的冰箱壞了，不能造冰。張國興要準備隨時出車去地區醫院接醫生，他便一個人跑到縣汽車站，把小販從地區首府乘班車販來的冰棒全部買來，也只剩下十八根了。冰棒捏碎，裝了兩個冰袋，一個放在病人額頭上，一個放在胸口。參與搶救的中醫大夫提出服用犀牛角，說是非常貴重的大涼藥。藥房裡便有人使勁在磨一塊半截

的犀牛角。氧氣筒也推進溼漉漉的病房裡來，水泥地上放了七、八個臉盆，盛的都是從井裡弄上來用作室內降溫的冷水。穿白褲褂的住院病號擠在病房門口，張望這位驚動了整個醫院的重要病人。進進出出的醫生和護士對他們不斷吆喝，更增添了繁忙緊張的氣氛。

張國興的摩托車終於開出去了。

不久，一輛淺藍色的小汽車停到醫院門口，魯代表到了。隨同而來的還有校部的兩名幹部。醫院裡更繁忙了。

魯代表看了病人，聽了院方的病情匯報。在走廊上，魯代表見到他時，說了句：「你在呀。」算是對他打招呼吧，而且沒有責備的意思。之後，便聽見醫院聯委會勤務組辦公室裡傳來了魯代表洪亮的聲音，給離這裡幾十公里的一個部隊醫院聯繫急救的事。但是，護士宣告，氧氣已輸不進去了。

他守在病房最裡面的一個角落裡，目睹了老人的死。老人面孔紫灰，嘴半張開，上半身躺在被漏水的冰袋弄得透溼了的床單上。走廊裡咚咚跑動的脚步聲。一名矮胖壯實的中年外科醫生在幾名醫務人員簇擁下進來，給死者作人工呼吸。醫生揭去了蓋在死者身上的白被單，解開褲帶，使勁擺弄這副軀體，拍打、擠壓死者的胸脯，又扭動手臂，弄得骨節都格格作響。他突然想起張國興在水庫邊的石板上摔打那條大魚的情景，魚張開口，甩動尾巴，痛苦掙扎。但老人的軀體毫無反應，既不掙扎，也感覺不到痛苦了。人不是魚。辛苦的倒是做醫生的，累得汗流浹背。最後，只好屈起指關節，從肋骨下往心臟的部位無望而野蠻硬捶了幾下，終於搖搖頭，把被單罩上。人們都跟著醫生出去了。

他和幹校來的人默默跟在魯代表後面，走到院子裡。天已經全黑了。

「走吧，到招待所去，研究一下後事的處理。」魯代表拉開車門，上車時說。

縣委機關招待所裡有幹校長期租用的帶藤條沙發的房間。等大家在房裡坐定，魯代表對他說：

「你一直在宋成同志身邊，他死前留下什麼話沒有？」

「他想說但說不清楚，只聽出他說了句葡萄。」

「什麼？」有人問。

「他想到幹校應該種葡萄。這是他最後的一句話。」他不假思索這樣解釋，也覺得這是唯一正確的解釋。他同時也就從目睹死者臨終時產生的壓抑和鬱悶中得以解脫，心變得輕鬆了一些。

「噢，老同志了嘛，臨死前還關心幹校的建設，」魯代表又像是感慨，又像是給死者作結論。「應該開個追悼會，這是我們革命隊伍的傳統。」

「要不要馬上通知家屬？」一位幹部問。

「還是打個電報吧，最好等家屬看過遺體再火化。」另一位幹部說。

「可怎麼向家屬交代人死的原因？」

「這醫生也沒有確診。」

「總歸不能說死於鉤端螺旋體的傳染病。傳出去會弄得人心惶惶，別說再動員人下來，幹校裡的思想工作就不好做。」

「吃完晚飯再說吧，」魯代表煩躁地打斷了幹部們的議論。

他沒有去食堂吃飯，出了大門，到郵電局去了。值班的換人了。接線員和交換台聯繫後明確告訴他，他要通話的那個城市由於武鬥，電訊已經中斷三天了。

他遲疑了好一會之後，買了信封、信紙和郵票，走到櫃台的盡頭。在抬頭印著套紅的林彪的那兩句著名的手迹的信紙上，寫上淑娟的名字，又信手寫下了從心底突然湧出的一句話：你一定要活著！

從郵局出來的時候，店鋪全都關門了。不知是供電不足還是無人管理的緣故，街燈沒有亮。他走在冷清的街巷裡，不急於回招待所去，只是無目的地走。漆黑的屋簷從兩邊伸展到街心，留下一條狹長的若明若暗的夜空，綴滿了迷濛的繁星。月亮又該升起了。聽見走在石板上自己的腳步聲，不知怎麼，眼前竟浮現出在水庫邊上見到的那位姑娘，眉心打個結，愁楚而不信任的模樣。他心想，如果再碰上，不管對方是否理睬他，他也一定要站住，對她講這句同樣的話。

## 雨、雪及其他

「你看，你看，這裡一顆水珠！」這是一個女孩子快活的聲音。

「流進人脖子裡去了，都是你弄的。」另一個女孩子的聲音是憂鬱的，又有幾分撒嬌，那快活的聲音便傻笑起來。

「頭髮都濕了，」那嬌氣的聲音嘀咕著。

「這樣更好看！」

「去你的。你壞！」

接著，便是兩個女孩子的一陣笑聲，前一個明亮，後一個甜蜜。

你本來想在公園裡散步一下，以便從連日事務的紛憂中解脫開來，好沉思冥想一番，藉以休息。你便撿一條清幽的小徑，獨自漫步。不料，天氣陰晦了，竟致於下起雨來。路邊有個工棚，公園裡總也在修葺什麼，而工棚裡堆滿了油氈和水泥，又總是殺風景的。可外面下著雨，你只好獨自悶坐在一卷油氈上，像個失戀的人。你坐著坐著，聽見兩個女孩子嘻嘻哈

哈地也跑進工棚裡來避雨，就在這堆油氈和水泥的背後。你當然不會站起來出面把她們趕出去，更何況聽她們談笑也是一分快樂，那你就乖乖待著，聽下去吧。

「你喜歡下雨嗎？」明亮的問。

「喜歡。」另一個甜蜜的回答。

「就是別弄濕了姐姐的頭髮。」這語氣是調皮的。

「要濕就全濕了才好呢。」嬌氣中又有幾分任性。

「像個落湯雞！」

「就落湯雞也沒什麼不好。」

「噢，姐姐！」

「你忌妒。」

「就忌妒！」

又是一陣笑聲。

「別鬧，你弄得人癢癢的。你看，這兩多好看。」

那調皮的聲音不響了。雨下著，雨點更大了，像一道道灰色的線。她們大概是姐妹倆。

「姐姐，你不知道有回看雨，我還挨過一次批。」

「幹嗎看雨也挨批？」

「那天也是下雨，展覽館沒什麼人來參觀，我們展覽廳裡的都集合起來開會，主任也來了。」

那明亮的妹妹在講。「我一個人就站在外面看下雨，雨斜著往下落在台階上，雨水又順著台



階一層一層地往下流，像個小瀑布，白茫茫的。最奇妙的是，那瀑布這一層好比從右邊流下來，到下一層又滑到左邊去了。變來變去的，好玩極了。哎喲，我就使勁地望著。等我一進屋，我們組長就問我上哪裡去了，我當時只覺得那雨水特別美，就說，我在外面看雨呀！兩個年輕的聲音便同時傻笑起來。

「當時，大家都不開會，就都那麼看著我，樂了。他們就說你幹嗎說看下雨呀，說上廁所不行嗎？」

「幹嗎說上廁所呢？看下雨多美呀！他們不懂！」那憂鬱的聲音笑著，也變得快活了。「可不，我們頭兒就說，扣分，扣分，就衝這個也得扣分，人家開會，你看下雨去，這是上班時間！我自己還挺阿Q，心想扣分就扣分，反正我看見美的東西了。」

又是笑聲。是的，姑娘們有她們自己的天地，自己的世界。

「說到下雨，這要看人的心情。上次我出差回來——」那當姐姐的甜蜜的聲音剛響起來，立刻又被打斷了。

「哎喲，我覺得，下雨的時候，天陰乎乎，就那個小瀑布顯得那樣亮閃閃的，而且把石階沖得乾乾淨淨。還有個人用衣服蒙住頭在雨中使勁地跑，我都覺得可樂。最後，我那個月還扣了分，挨了批，二等獎都沒拿到——」

「那次我們出差回來，也是雨天，機關裡派車來車站接我們，我特高興。顧明也來了——」  
「哪個顧明呀？」

「你上回來找我不是見過了？在大門口攔住我講話的，戴副港式的金邊眼鏡……」

「哦，知道了。」

「他對我說，我一點也不喜歡下雨，這灰濛濛的天，我覺得壓抑死了。我說，是嗎？你不覺得雨天精神特別爽快？他說他一點也不覺得下雨舒服。我說，那奇怪極了，我可喜歡下雨。有一次我看了一部影片，講的是義大利的一位畫家叫莫迪格利阿尼，那真是藝術家的氣魄，每當下雨的時候，他也不穿雨衣，一個人就在雨裡走，雨嘩嘩地下著，我覺得美極了，為什麼說雨不美呢？為什麼說不美？這一沖，把靈魂的骯髒就都——」

「都沖掉了！」

「多高興呀，就變成了一個真正的人，高尚的人，多美呀！」

「而且，你聽我說，我就喜歡下雨的時候走在路上，聽雨點打在傘上的聲音。你把傘拿開，頭仰著，臉接著雨，讓雨落在頭髮上，掛著一顆一顆的小水珠，特別來勁，我恨不得脫光衣服，讓雨水淋一場，比洗澡還痛快——」

「你聽我說，我出差之前他交給我一封信，要我在出差期間給他回信；可我一個字也沒寫。所以他見到我的時候，覺得壓抑，可他那知道我最盼著下雨。因為我們知青在農村插隊的時候，下雨就可以不下地幹活了。」

「下雨的時候，松樹上都掛著亮晶晶的水珠，像聖誕樹——」

「你聽呀，我在農村的時候，下雨儘管不下地幹活，可我又想出去玩一會，到野地裡去逛逛，像小時候媽媽帶著逛公園一樣，逛野公園，看玉米葉子上掛著的水珠——」

「野姑娘！」

兩人又是一陣子傻笑。笑什麼呢？童年的回憶和少女的天真無邪？沉醉在這種笑聲裡，你也不由自主地會心地微笑吧？可你又要特別小心，別驚擾了她們。你見過麥地裡的野兔子嗎？你別挪動腳步，別發出任何聲響，別劃火柴，別抽煙，只悄悄靠在硬幫幫的水泥袋上，盡可以合上眼睛，那你就在游動著的細微的光斑的那片混沌中，彷彿看見了一雙瑪瑙般的眼睛，機靈地瞅著你，還有那蠕動著的兔唇……

「我老記得，我小的時候，雨天睡午覺，閉著眼睛，舒服極了。一會兒醒來，雨停了，又聽見院子裡小鳥在說話，唧唧啾啾，還有樹葉子上落下來的雨點，滴嗒，滴嗒——」又是頭一個說話很快的姑娘。

「還聽見青蛙呱——呱——，自己蒙著被子在睡覺——」這是做姐姐的，聲音悠緩，又被做妹妹的搶在前面了。

「那時候，雨已經停了，我下班回家。我們那兒有個男孩子，他騎車帶著我，正好路過個水塘，那裡的青蛙都呱呱呱呱使勁地叫——而且，肯定都是那種大肚子青蛙——」

「你知道嗎？青蛙你越氣它，它肚子越大。」

「啊——真好笑極了！」

但是，這回誰也沒笑。工棚外，雨沒完沒了地下著，雨絲像一根根飄忽的線，四下安靜

極了。她們未必是親姐妹，更像是一對好朋友。

「怪死了。下雨的時候，知了就都不叫了。」

「要突然叫那麼兩聲，特好聽！」

「當然，我覺得也特別好聽。可等雨過天晴了，那知了吱啦吱啦，呀，我就覺得煩死了，我覺得你真不該叫，為什麼你這時候叫？平時還挺喜歡你的，你這時候不是找人討厭嗎？我就覺得它破壞我的印象。」

「我覺得我還是挺會享受的，我就喜歡這種烟雨，細濛濛的，還在飄。我想，我要站在山頂上，就讓這毛毛細雨把衣服都溼透了，緊貼在身上——」

「你讓我說嘛——」

「啊，我不讓你說，」

「我說，我看見了莫迪格利阿尼——」

「瘋子！」

「這藝術家他真是個瘋子，自己一個人走到海灘上，冒著大雨，然後就張開手臂，仰面呼吸著，就想讓雨水沖刷他自己。我覺得他胸中有許多鬱悶，畫不出來，可又渴望表白，就他正在發瘋的時候，有一個他特別喜歡的女孩，跑去了，後來成了他的妻子。我當時就想，這要是我愛的人，我絕不會給他披上雨衣，我會跟他一塊兒淋雨，我覺得，既然你愛一個人，就應該愛他真正的感情，你就應該陪著他一塊，在海灘上，讓海潮和傾瀉的大雨……美極了，美極了，可我一想到現實生活，就又安定下來，在黑暗中坐著看電影。」

「哎呀，多掃興呀！」

「當時這個電影給我印象那麼深。我儘管藝術修養不高，也不特別懂，可我還是覺得應該珍惜藝術，藝術才是最美的。」

「喂，姐姐，我特別喜歡雪。總把下雪同喜鵲連在一起。一下雪。總好像要聽見喜鵲叫，怪不怪？」

「我也喜歡雪。如果雪花在地上不化，總那麼潔白，你就不忍心在雪地上踏個腳印。」

「可我特喜歡在雪地上走。」

「我甚至還想在雪地上打滾呢，只是不願意在雪上踏上腳印。可我又不同意讓人家以為我是瘋子。」

「我就喜歡在雪地上走，留下的腳印像一串麥穗。」

「你願不願意在雪地上滾？你告訴人家！」

「我就願意走，走走走，走成一串串麥穗！」

「那你得有點八字腳才會走成麥穗樣的。我走絕不是麥穗。」

「裡八字也行，也是麥穗。」

「去你的，我不是八字腳，我腳印是直的，絕不是麥穗。你告訴我是什麼？」

「是蚰蚰兒爬。」

「你討厭！」

又一陣笑聲。信口說來，下意識的聯想吧？

「姐姐」

「嗯？」

「我要說什麼呢？」

「如果下著雪，突然蹦出來個青蛙好嗎？」

「那我在雪地裡就看見了一條蛇！」

「我問你不可能蹦出個青蛙來？」

「肯定有蛇，我在雪地裡就看見了蛇。」

「蛇凍僵了，根本不可能——」

「就可能，硬幫幫的，像根棍子……」

「喂，你願意當那個農民，把它揣在懷裡，讓它暖和過來嗎？」

「噢，那太奇怪了。姐姐，你想滾雪球玩嗎？一下雪，我就覺得我年紀也變小了，我直

想在雪地上打滾——」

「幹嗎跟人家一樣，人想滾你也想滾。」

「誰跟你滾在一起？賤氣。我捏你！」

「我燙你！」

「我拿火筷子燒你！別以為我心好，就欺侮人！看是你厲害還是我厲害？」

於是，又一陣格格的笑聲，還有喘氣。你能這時候走開嗎？你已經偷聽，是的，偷聽了這麼久，你當然不便這時候走開，你就裝胡塗聽下去吧，聽聽女孩子們的秘密。聽她們開心，

聽她們發傻。而你是偶然的，無辜的，你又何嘗不想聽下去？

「你饒了我吧，姐姐！你聽我說，我那回還跟媽媽在幹校農場的時候，一下完雨，坡下的河水就漲了——」

「噯，你喜歡解凍嗎？冰塊上還有積雪，裂開了就在水上漂流。」

「我看見過，好玩極了，看著冰塊裂開，先移動著，順著流水開道，然後擠來擠去，碰撞著，排開了，便越流越快，河水是深藍深藍的，看著舒服極了，多浪漫呀！」

「生活真美呀，這就是生活！」

「我還看見過大塊大塊的雪崩裂開……」

「可不喜歡雪崩，我知道雪崩非常厲害，可以把人、車輛、把道路，都埋葬了。雪崩我一點也不喜歡，因為它破壞了我對自然美的印象。」

「可你要知道，生活就是這樣，有美的也有醜惡的……」

雨依然下著，紛紛飄零，一絲一絲，總也扯不斷的線，工棚裡也變得灰暗了，太陽該落下去了吧？

——我喜歡特別空曠的荒野，讓我喊個夠、哭個夠，讓我鬧個夠，我覺得這時候也是挺

美的，周圍都是荒草，那麼淒涼……

——我雖然沒有看過黃山日出，也沒有去過海邊，可我看過我媽媽幹校那大土坡上的日出，那坡上槍斃過人，可我還是覺得那地方特別美，因為太陽每次都從那土坡上先露出一角，像切了一刀的月餅，漸漸露出了多半個，殷紅殷紅的，像個大紅柿子，我每次都是背著太陽去上學。

——你喜歡月亮還是喜歡太陽？

——我老是背著書包側著走。

——問你是喜歡月亮還是太陽？

——都喜歡。

——可我喜歡月亮，不像太陽那麼熱，大太陽底下真叫人受不了，可月亮什麼時候都是美的，那麼純潔。

——你知道有次我坐火車去外婆家，看到的月亮像塊破碎了的鏡子！因為車窗外老有樹枝，是冬天，樹葉都落了，光禿禿參差不齊的樹枝一閃一閃，可月亮老在車窗中間，看起來就像一面不斷破碎的鏡子，比完整的月亮更好看。

——我每次坐火車的時候，儘管目的地非常明確，但只要火車一開動，總有一種不知去哪裡的感觉。我只是沉醉在看到的景色中，看到了山、竹林和茶樹，都呼呼地一閃而過，我就不知道我的未來究竟在哪裡？



—— 他呢？

—— 不知道。

—— 我總覺得愛情能給人帶來幸福。

—— 可我從來不認為什麼人能給我帶來幸福。我似乎覺得只能我自己去獲取幸福，直到如今，我還不知道是不是有人能給我幸福……

—— 聽其自然，自然的都美。

—— 可越美的東西有時候越像假的。拿花來說吧，人說這花多美，像做出來的，可你要看到一枝塑料花的時候，又會說這花多好看，像真的一樣，多矛盾，一點也不符合邏輯。你不覺得，一個人對你特別好的時候，你會覺得這感情是假的嗎？

—— 這不能同感情相比，你不能混為一談。

—— 哎，我要用這個來衡量衡量，看是不是個定律呀？

—— 那你會覺得你愛的人——

—— 那怕講假話也覺得是真的。

—— 人總喜歡虛假的東西，只要是好聽的。

—— 真有意思。

—— 可你並不希望是假的呀！

雨依然下著，下著。無聲無息，不，噗嗒噗嗒的水滴落在葉子上的聲音？女孩子們在談

生活的哲學，女性的哲學。

●

我有一次帶了一朵蘭花到辦公室裡去，插在頭髮上，大家都說好看，真香，可過後背著我就有人就議論開了，我聽到特生氣。

其實這有什麼呀？

人生來是自由的，幹嗎那麼不自由呢？你不想戴嗎？幹嗎還說別人，惡心，不覺得可恥嗎？我就沒學會假裝。

像我一樣，我覺得一切自然的就美，我最討厭壓抑自然的東西。

可環境不允許你的時候，你也得學會裝腔作勢。打那以後，我再也不帶花了。沒辦法。我們得生活，得適應環境。

為了生存，都得學得油滑，真沒意思。

因為你要生活，就得學會怎樣生活。

可我覺得人要聰明的話，應該去創造生活，傻瓜才滿足於現狀呢。

怎樣創造生活？

雙手。用精神力量去創造。

可你有時候不得不掩蓋自己的本質，而且迎合人。有時也還是必要的。

可我覺得人無論怎樣造假，總還應該保持自己心靈中最真實、最純潔的東西。這是生活中的支柱，沒有就無法生存。我要沒這種支柱就沒法生活。

你有時候你也不得不批評別人這樣那樣，你不覺得自己也在假裝嗎？為了表現自己怎樣革命。可我真想開開刀，把我自己那顆心跳著拿出來，讓你看看，紅的，你就會原諒我。

唉！那太傻了，沒必要。

不過，如果你特別信任——

對值得信任的人還是可以的。

你要知道我真能這樣做。

如果是理解你的，還可以，對不理解你的人，這樣做是一種浪費呀！

當然，來世一生不容易。

對不了解我的人，他們本來就不理解，我也不希望他們理解，他們隨意去說，指責也好，可我有我的生活方式，我有我的一切，用不著他們理解，他們也無法理解。

那你為什麼強求你爺爺理解你？

那是我的親人，他應該理解。

可他是那個時代的人，他無法理解我們這一代呀。

那當然。

可如果周圍的人都不理解你，有時候真會斷送人的……

不過我不怕，因為我已經有我的主見了。可是我還又總是希望得到了解，我覺得世界上

最能寬慰人的就是人和人之間的相互了解，心的共鳴。

這還不夠，我覺得最大的安慰就是真正的愛。

因為你已經有了愛了。人和人不同，你看，處在你們的地位，你已經得到了一個人對你真正的愛，而且你們的心是在一起的。

總之，光是了解絕對不夠！

你知道他的心怎樣跳動，他也知道你的心是怎樣的，你們已經達到了世界上最美好的愛。我只希望得到了解，他即使不贊成你這樣做，但如果了解你，這也是愉快的事。

我比你貪婪得多，如果我周圍的親人和朋友光是了解我，不愛我，那我就受不了。

可是只有先了解才可能去愛呀。

可這不夠，活在世界上如果得不到愛那真太悲慘了。

姐姐，因為我同你的處境不同，我只渴求了解。

這是最起碼的要求。

可是生活中往往很難做到相互了解。我並不需要所有的人都了解我，我說的只是我喜歡的人，只有達到這一步才可能去愛。我只希望有那麼一兩個真正了解你的人，那我就夠幸福的了。

可我不滿足，要愛就愛到頂峰，只是了解太不夠了。

沒有到頂峰的東西，愛也到不了頂峰。我這是泛泛的說，真到了頂峰就該走下坡路了。

為什麼就不可以永遠攀登，永遠追求，永遠探索？

總還有個盡頭，高潮過去了就……

為什麼就不能再達到新的高潮呢？這也是哲學呀。

可真要到了頂就沒意思了。

我所以說永遠可以探索的愛才是真正的愛。

如果我說，姐姐，我愛你愛到了頂峰，愛死你了，可心裡總還是覺得不夠。

你要哪天說這話的時候，我寧願你當場死掉。

哎喲，多麼殘酷啊，可這就是人，活生生的人。你記住，姐姐，我永遠也不會說愛死你了。

所以我也會讓你死去，你放心好了。

哎，辯證法嘛，真逗。說真的，真要有一種愛到了愛死了的地步——

那我覺得，死也是值得的。

那就沒有趣味了，愛的目的不是死。

我知道目的不是去死。但是真要愛到死的地步像羅蜜歐、朱麗葉！

像奧塞羅！儘管是悲劇，那不也是真正的愛嗎？

可那是一種占有。

你不能排斥人家的愛，愛的方式不一樣。

那個時代不同，那時候人們覺得占有了就是真正的愛，而且正因為為了占有，所以那種愛就越來越強烈，越來越自私。可我現在發現人們逐漸不把愛當作占有了。我覺得如果真占有了，那也就不可愛了。所以，將來就算我愛上了一個人，或者人愛上了我，我們也相愛。但是如果我有了念頭占有他，那我就絕不會同他再往來；如果那人同樣也有這種心，想來占

有我，那就完了。

愛應該是無止境的。

那天，我寫了一句話在我的日記本上，不知道對不對。我說家庭是一副有彈性的枷鎖。時而張開，時而收緊。有時人們被家庭束縛得很緊，有時又從家庭中解放出來，包括相愛的人的家庭。

一般說來是這樣的。

我說即便愛得圓滿的人的家庭也是一副有彈性的枷鎖。因為在愛的高潮中，儘管痛苦，又那麼幸福，這時候這副枷鎖在你的身上就不那麼硬幫幫，而是軟的，溫順的，所以就是有彈性的。當遇到一定的困難，各方面的家庭負擔壓下來的時候，你就會為家庭感到痛苦，就會想當初沒有成家時怎樣怎樣，因為再美滿的家庭也不可避免矛盾。到那時候這枷鎖就緊緊地箍在一起，等這陣子過去之後，又鬆開了，這就是我的理解。我就這麼寫的。所以我不希望任何人將來占有我，我也不去占有別人。那種占有算不上愛。

唉，是的，人就是總生活在矛盾之中。

人總擺脫不了肉體的占有，真沒勁。愛的肉體的占有應該昇華到靈魂的相通。

靈魂的占有也是不可能的。因為不可能完全占有。

這要看情況——

不，為什麼年歲大的人談起戀愛來不山盟海誓，總那麼實際？因為他們已經知道這分量了。而我們年輕人就總要終身相許，那就已經是一種占有了。

那你也不能否認它是純潔的。

那是因為還不真正了解它的分量。

不見得！這要看情況，要看情況！

那是初戀！

純是可能的！

純的東西絕對不會有的，我就不相信。我想我要是愛上了一個人，我絕不去山盟海誓。那也不見得。

不過，我要是遇到這樣一個人的話——

你就不山盟海誓？

不是，我就不結婚，

獨身一輩子？

就獨身主義！

你獨身不了，你信不信？

我就同姐姐一塊兒過。

你會遇到個你愛的人。

不會的。

會的，好妹妹，會的。

可我不知道他會不會永遠愛下去，那倒更痛苦……

如果是那樣，我就悄悄離開，就同妹妹過……

姐姐，你哭了？

沒有……

我們多傻呀！

因為我們是女的。

女的就傻？

去你的。

天都黑了……還下著雨呢。

●

你愛雨？愛雪？愛月亮的純潔？愛它像一團夢？而夢並非都純潔。而女孩子們的夢想總是可愛的，正像她們一樣？生活中又並非一切都那麼可愛！也有痛苦，也有追求，也有幸福，當你戰勝了不幸的時候。雨依然下著，無聲無息洗滌世上的塵土。後來，她們就走了，冒著雨，啪嗒啪嗒的腳步聲，嘻笑著，消失在暮色中。你不曾見到她們的模樣，也沒見到她們的身影，更別說她們的容貌，這都無關緊要。要緊的是那兩個聲音，明亮的和甜蜜的，和唱著，你也沒有必要去加以區分，只是兩個沒有姓名的女孩子的聲音。你走在潮溼的陰冷的雨夜中，並不覺得颼颼涼意，是不是那兩個熟悉了的聲音總溫暖著你？

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六日於北京



# 路上

「走呀！」

「哪去？」

「往前走。」

「這冰天雪地，往死裡去！」

「那你就得在車上過夜？會凍死你的。」

「這得走多遠？」

「找到道班算罷。」

「這哪兒有道班？」

「這路咱也不常跑，摸著看。」

咱這麼說，他才離開座，裹著皮大衣，從車裡鑽出來了。咱修車那嚒，他就坐在車裡一根接一根地抽他那盒破烟。不是說，就是中華的，帶過濾嘴的，請咱也不抽。可你也讓一讓

呀，沒這習慣，人當官的，科長，芝麻大的官。首都來的呀，什麼部底下的什麼局的什麼處裡的什麼個科的科長，臭擺呢。這不是您北京，大柏油馬路盡您開，咱這是西藏，都說是全世界的屋頂，您在這屋頂上坐車，就算是把命交給咱開車的了。這裡的山路您叫內地的司機來開開看？沒完沒了的盤山路，不是塌方，就是泥石流，更甭提那雪崩了。就那一個急轉彎接著一個急轉彎，有的路面剛剛過一輛車的，眨巴下眼皮，您就下去了。就上個星期，部隊的一輛跟這一樣的北京吉普，把個團長和警衛員都擱下去了，連車的影子都沒找到，更別說人了。那還是大白天，去定日的路上，可咱這兒也是康巴拉呀，什麼雪古拉、冬古拉、藏話山就叫拉。咱這跑的是康巴拉，五千公尺，五千不算高，那喜馬拉雅，圍住那珠穆朗瑪，七千以上的山峰就幾十座。咱是跑車的，不是登山運動員，就這五千公尺高的山上跑，跑的是車，您當鬧著玩呢？

咱二十二歲進藏，今年整四十，從學車到開車也就跑了十八個年頭了，咱不像那年輕人，二楞子，油門一踩就撒開跑，咱有老婆孩子的人，自個兒身家性命不說，總不能把老婆孩子扔下不管吧？不說手藝不手藝的，總歸，開了十八年的車，大紕漏還沒出過。有回，也是夜車，拉了一車的藥品，往黑河趕，出了傳染病，人命關天，都等著藥救急，也這麼連夜趕。呵，真新鮮，路當間擋著一頭熊。咱一個急轉彎過來，車燈一照，它傻眼了，就愣住不動。又正是下坡。這老狗熊準是從山溝裡喝水剛爬上來，躲避不及，裡邊又是峭壁，也爬不上去。它就後腿一蹬，衝著車燈，舉著前爪子站起來了。咱也不是沒揪喇叭，熊不是人，它也慌神了，咱也繞不開。往裡打，得撞在岩石上，往外那還繞得？就是擦它個邊，這傢伙那麼大的

個兒，一撞，這車不也得到山溝裡喝水去？那時候也年輕，氣盛，跟這些三楞子也差不離，心想，去他媽的，撞了個正著！把這老小子的肚子都撞裂了，血濺得玻璃擋板上都是。下車就補了它兩槍。那時候，路上不安全，咱開車的也都發根槍。押車的還有個衛生局的，我就叫快掏熊膽呀！說是這活熊膽吃了大補！哈哈，心在心窩裡，可誰知道熊膽長哪兒呀！弄了一手的血。後來，費了好大的勁，總算把這傢伙抬上車了。可那回，也就夠玄乎的了，左邊的前輪就搭著點邊，再有那麼半寸，往下就是不見底的深淵。那小子狗熊，要不是站起來，真跟咱硬頂，這車就下去啦，今兒咱跟您也就甭扯這閑話。咱說的是，開車十八年，大事故沒出過，要說情況，可沒少遇上。

不是火燒眉毛，誰跑夜車？可人急著要回拉薩，人是北京來的科長，人視察完了，得趕回去匯報工作。誰知道他回去是抽烟還是喝茶呢。咱說這車得保養保養，今兒走不了。他非走不行。咱說到康巴拉就該黑天了。他硬說西藏天黑得晚，好像我騙他。人家是麝香、藏紅花都搞到手了，他這差也算出完了，硬得回去。人是科長，首都來的，你是開車的，能不聽嗎？咱拾掇拾掇就走吧。咱就發現這煞車有點毛病，一路上沒敢開快車。慢悠悠地總算爬到了康巴拉，雪山頂上都紅了，就那幾座峰尖子還在陽光裡，天上一縷縷的烟霞，紅得都發紫。這可不是好徵兆，要變天了。過了山頂上路邊的經幡，這藏族人，是凡河邊、山頂的路邊上，都碼起一堆堆的石頭，插上根棍子，掛滿了彩色布條，紅黃藍白都有，說是出門在外，圖個吉祥如意，經幡就這玩意。一個民族有一個民族的習慣。咱這車一過了山頂，天就暗了。一道道山的影子，灰黑灰黑的，您就好比進了那燈泡都叫彈皮弓打癟了的黑胡同，就靠車燈照

路。您走過這山路？沒有吧？您就算上過廬山，那是避暑勝地，雖說也是盤山上去，可那是柏油澆的馬路，您小臥車，大轎子車放心開好了。您經過秦嶺？坐在火車頭兩節望得見車尾，像一條蟠龍，再吃著成都買的蜜柑，夠愜意的。自古通天一條道。其實，這秦嶺算個啥？小意思。要說險，還是黃山上那道，是不好走，可有鐵鏈子攔著，您走暈乎了，扶著鐵鏈呀！您就是掉下去了，那峭壁上石縫裡都長的是彎彎曲曲的老松樹，弄巧了，您也就來個倒掛金鈎。可這西藏，這山裡，大部分地區，別說長棵樹了，連根草毛都不長。這康巴拉就這樣，除了石頭還是石頭。對，還有風沙。前頭跑個車，後面一、兩公里，一條灰龍騰地起，您就跟著吃灰吧。當然也還有雪，一場大雪就封山了，那您也就甭走了。這就是康巴拉。

您大科長。我不是說您在座的，我是說坐車的那主。您視察完了就要走，咱開車的得為您服務呀。咱不是那號調皮的人，調皮的司機有的是。他要想治治人，您還真沒轍。大花樣不要，路上那坑坑窪窪的，顛顛您，一天車坐下來，您骨頭就得散架，就這路面。咱不是那號人，再說，這也不是耍脾氣的地方。咱這人，只要接下了任務，叫出車，咱就得安全送到，這是咱開車的職責。再使性子也不能拿工作開玩笑，您說是吧？

咱這一路上出來，過了下午四五點，就沒遇上別的車。誰吃飽了撐的跑這夜車？一翻過大嶺，這說著，就到夜裡了。山風嗚嗚地在窗邊吼。就這車前兩道光，一個急轉彎接著個急轉彎，您就屏住氣，喘口氣的工夫也不敢有。往常，咱總是到了前面拐彎處十來米的地方，踩一下煞車，就勢往下出溜。到了下一個拐彎處再踩一下煞車，就又這麼出溜下去。要是大白天開這車，百十來公里的下山道，咱就這麼一氣溜到底。可誰知道，咱剛拐過彎，順著彎

道滑下去，突然車燈前十來米的地方，路當中擋著塊大石頭！我一踩煞車，壞了！煞車失靈！那石頭足有半米多高，是上頭岩壁塌方滾到公路上來的。這麼大塊石頭，就是擦個邊，這車也得翻到山溝裡去餵禿鷹！他也看見啦，剛喊出一聲不好！咱就把方向盤往裡一打，貼著斜坡就朝山上撞上去了！

車停下來了。

「好險哪！張師傅，虧得你了。」

「甭這時候張師傅了，」我就回了他一句。「聽我的在縣裡過夜就好了。」

我下去摸了摸車，保險桿彎了。右手的車燈也碎了。山風吹來，咱這一頭一身的汗也都成冰淇淋了，冷得直打哆嗦。這夜裡總有零下二十來度。咱檢查了一下車，水箱壞了。

「這車沒法再起動啦。走吧！」我說。

這大山裡，就頭頂上，灰濛濛的一線天，連星光也沒有了，山裡的天氣孩子的臉，說變就變。得趕緊走。

他總算從車上下來了，裹上他那件皮大衣，嘴裡叼著的烟，在黑暗中一閃一閃的。

「哪兒有道班呀？」

「鬼知道，往前走罷。」

他好歹跟來了，嘴裡嘟嘟囔囔的。我懶得理他，大步往前趕，得找個地方過夜呀。走了一截子，他又在後面喊：

「慢點——」

人是科長呀，總不能把他甩在野地裡，只好站住等他。他這才呼哧呼哧喘著氣，跟上來了。  
「要有個過路車就好了。」

叫你煩得，人是科長呀，要是我兒子，早給他一巴掌了。

「歇一會，喘口氣。」他就這麼呼哧呼哧地。

倒也是，他哪走過這夜路？就這地段，沒五千公尺也有四千八，缺氧呀。咱就說了：

「這高原上開車，比不上辦公室裡抽煙喝茶。」

您肯定也見過這號子科長、股長的，點個頭簽個字的事他也得嚶啊個半天。您再問，他就白眼一翻，再研究研究，那副官腔能氣得您吐血。他就有那麼點權。好不容易熬過了一個星期，您只好又找到他辦公室裡去。科長，您研究了沒有？還得朝他點個頭。噢，沒呢，他正眼都不望你一下，好像你是來要飯的。

「張師傅，抽根煙吧。」他哆哆嗦嗦地把煙盒塞到我手裡。

「不是抽煙的地方。」

那山風颳過來，還抽煙？就那一股子寒氣能叫您肚腸子凍得打結。

「這離道班還有多遠？」

「得看運氣。」

白天開車還好辦點，哪兒有那麼點綠蔭蔭的，哪兒就有道班。人離得開人，人離不開樹，我這話您不相信。您在內地，誰家門前沒幾棵樹？您就是住大樓套間房的，您不養金魚也得養兩盆花呀。可您要是長年在這山裡幹道班的，出門除了飛沙走石，就是白晃晃的雪，刺得

您眼睛都發疼，哪見得到一點綠色？成年累月在這灰不溜秋的大山裡當養路工的，都愛在門前倒騰，種上那麼幾棵樹。扒拉扒拉，弄那麼點土，從山底下的河灘裡砍來幾根楊樹枝，栽上，周圍再碼上一人多高的一圈石頭，擋風沙呀。您沒事就瞅瞅，樹皮返青了沒有？長骨朵兒了沒有？等到出了那麼一星半點綠芽，您就一天瞅三遍，那麼新鮮。您甭小看了這點綠，在這死石頭山上，就是生命。您這荒山裡要找個人家，就得先找這點意思。咱平時在這樣的大山裡走車，什麼時候眼前出現這麼一簇綠瑩瑩的，比經幡還惹眼。那大太陽底下，綠瑩瑩的就像一汪碧水，晶瑩透亮。您要是看著，從眼裡到心裡，那分清爽，那分舒坦，比喝啤酒還解渴，還真沒說的。您沒這體會，沒法子有！

這都快四月，內地都春天了。萬紫千紅，鶯歌燕舞，用作詩的那詞兒，心花都怒放。可咱這兒，甭提了，就見到這麼點綠芽兒，您就有地方歇腳，有地方喝水，那作報告的詞兒，叫大有希望，您就是翻車了，也能得救。可這眼面前，前後左右，黑黝黝的山影，有那麼幾處灰白的暗光，也是山溝裡的積雪和冰。您那兒去找那麼點綠色呀？按藏民的習慣，過路的見到了那經幡就吉祥如意了。咱這山裡開車的，見到點綠樹枝條就算是經幡，可您哪兒去找您那吉祥如意呀？您就摸黑走吧！

他也不言語了，跟在我後頭，跌跌撞撞地。

「唉——唉——」

嚇了我一跳。他叫開了，像頭驢，嗓門還真不小。我說：

「你叫什麼？」

「說不定有人能聽見。」

「你甭叫喚了，」我說，「這山裡別說沒人家，就狼也不來做窩。」

您就聽那風吼吧，嗚嗚的，都不帶喘氣的。這寒氣就不打一處起，從腳板心到頭頂，您就哆嗦吧。

「走呀！」我說。

「找個地方避避風吧，」他說。

這八面來風，沒避風處。您要歇著，有那麼十來分鐘，您就別動彈了，您就成冰棍了。越歇越冷，您就只有往前走的分。

「擦根火柴吧？說不定道班能看見呢？」他又出餒主意了。

「你擦呀，只要你擦得著，」我說。這風口子裡擦火柴，瞎掰。就這樣跌跌撞撞地，半個鐘點，興許一個鐘點，誰知道這會幾點了。那錶也沒帶夜光，聽聲，總歸在走。

「走吧，走哪兒算哪兒，總不能在這裡凍死。」

您叫喚也罷，不叫喚也罷，走吧。要是有點月光也好，這哪兒去找道班呢？走吧，走到哪兒算哪兒，走到天亮，咱就得救啦。天亮就找得到道班，天亮太陽出來也就暖和些，也就會有來車。堅持到底就是勝利，這老話您不也沒少說過？您就堅持吧，堅持到天亮。您就勝利了，咱就得救了。

下雪啦！這雪也特冷，落在臉上像冰碴子扎。幾個彎道一拐。它就鋪天蓋地來了，這雪。三、五步遠就不見人影。我回頭，真沒他影了。咱只好回來找他去。總不能把個大科長撿在



路上餓熊瞎子去。回頭，拐過彎，他正靠在石壁上，喘氣哪。

「再喘也得走，甭這麼靠著，」咱說。

「我還是回車裡去，等天亮再說。」

「幹嗎回車裡去？」我問。

「總暖和些。」

「蜷在車裡不動彈更冷，」咱這是老經驗，「凍僵了，您再想動彈都動彈不了。走吧！」他說什麼也不肯往前走了。

「我還是回車裡去。」

人是科長，咱開車的能命令他？

「會凍死的。」

他還是不聽，轉身走了。咱就望著他，一步一步，像個羅鍋。其實個兒不小，可腦袋縮在大衣領子裡，就矮了一大截。您別小看人這腦袋，再高的個兒，要少了這麼一截子，那就夠瞧的了。他往回頭路去了。

「您得不不停地活動呀！」咱衝著他那方向喊，誰知道他聽見沒有？

咱終歸不能往回走那老路。沒他了，咱一個人倒輕快了，順著山勢，就小跑著。雖說咱進藏也十八年了，終究不如藏族人，照樣也高山反應呀。過一會，就上氣不接下氣，腿腳也不聽使喚了，踩棉花樣的，就深一腳，淺一腳，東倒西歪的。又缺氧，腦袋也糊塗了，像凍了的漿子。可有一點咱清楚，往前走，絕不能停下來！咱也試著叫喚了兩聲，那迎面來的風

就把你堵回去，五臟六腑就都給冰鎮了。咱也就半閉著眼，跟那電視上的醉八仙也就差不多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雪就沒停過。路上這會倒白濛濛的，有那麼點反光，咱瞅瞅錶，還是看不清。可它照樣走，滴滴答答，這機器倒是不怕凍，鋼比人精神。腳都麻木了，成鐵鑄的了。人腳要真成了鐵的，像機器那樣倒騰倒也不錯。可就不聽使喚啦，咱也就一下子栽在雪地裡，也記不清有多大的工夫，臉扎在石頭子上都沒知覺。咱想動動臉皮子，看扎破了沒有呀？也動彈不了，就連這張皮也不是自己的了。您看見我這會笑了，可那會你想哭都哭不出來。我只是想到了老婆孩子，他們這會哪知道我趴在康巴拉路上？我老婆要知道，準得急瘋了。不，我得爬起來！我就使勁用手掌撐著地。咱開車的手可不是嬌皮嫩肉的，可你撐著，就覺得你手掌貼在什麼上揭不開。我就又用胳膊肘撐著，隔著衣服倒還有那麼點感覺。得爬呀，咱不能凍死在這半道上，找道班去！就是爬也得往前走，咱也記不清是爬起來走了一程，還是就這樣爬著往前走。只有一點咱是認準了的，咱不能死在這半道上，這算什麼呀！腦袋裡就這麼點游思還活動著，就像手錶裡的那根游絲，頭髮絲那麼細，就老轉悠不息。

就這樣迷迷糊糊的，眼前好像晃悠悠的有那麼棵白楊樹的影子，綠瑩瑩得透亮，是往常開車經過道班前留下的印象，那就是盼頭，那就是得救，那就是大有希望，那就是活生生的性命，它就在你眼前晃悠，不，你閉著眼、睜著半閉著眼、閉著半睜著眼、什麼也看不清、一片漆黑、還有雪、不冷不熱地落在眼皮上、沒知覺的雪、那綠瑩瑩的光亮、性命的火、其實不在你眼前、在你腦袋瓜裡、在你心裡、你就衝它爬去、是生還是死、生生死死、死死生、你捨不得你這條命，捨不得、得活著、往前走、往生裡爬……

也不知又過了多久，雪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停的，你就糊里糊塗地爬著，在康巴拉盤山公路上，對了，你記起來了，你撞了車，車擱在半路上，你找道班去，道班在哪兒？道班在山坡上，你就往山坡上瞅著，可不，你就看見了石頭壘起的一趟房子，結結實實，矮矮墩墩的，有窗戶有門，你不是做夢，貨真價實的道班的房子，它就在你眼面前，門口還有團團圍住的石頭堆子，當中間伸出來的是樹，灰灰的樹枝的影子，光禿禿的還沒長葉子呢，可也是人栽的！你就朝它爬去吧，你就叫喚，你就想哭，你還就真哭了，淚水是溫的，你這麼大的人了，早記不起眼淚還有味，鹹的，流在你嘴角，你就快爬吧，狗也叫了，大黑狗，狼種，舌頭是紅的，哎呀，你小子也不撲過來……

咱靠在卡墊上，屋子裡暖烘烘的，一股酥油的香味。進藏這些年了，咱就聞不得那味，可這會灌著你酥油茶，這東西說有多香還就有多香。你也聽不懂那藏話，幾個養路工圍著你噤里咕嚕的，比你在內地多年不見的咱那兄弟的聲音還中聽。半壺酥油茶灌下肚子，腸子熱乎了，手腳也能伸曲了，一口氣緩過來了，我就說：

「咱後頭車上還有個科長呢。」

這話他們都懂，藏話裡科長也是這詞兒，就跟講拖拉機、電影一樣，藏話裡不帶翻譯的。咱就聽見這幾位噤里咕嚕的藏話裡夾生的那科長科長科長的。他們就出去牽了馬。我掙扎爬起來，他們不讓我動。我說：

「不，咱得跟你們去找，把科長丟了咱回去不好交差呀。」

他們就把我扶上馬，不，抬上馬。有馬這就省事啦，我揮揮手，用不著他們再扶。山頂

上又紅了，太陽該出來了。走不多遠，我一路上爬來的印子經風一吹，也沒影了。路上一層潔白的雪，像鋪上了羊毛毯一樣平整。在馬背上小顛小跑了一程，這畜牲真精神，鼻子裡呼呼地噴著白氣，兩腿夾著的馬肚子也透著熱氣，到底是高原上的種。

好，路當中隆起一堆雪，露出條藏藍的邊，這不是咱科長的皮大衣嗎？嘿，他把大衣也扔了。再走近，連忙翻下馬，扒開一看。您猜怎麼著？大衣裹著的正是咱那位科長！頭還縮在大衣領子裡，縮成一團，凍得硬邦邦的，早沒氣啦。人到了這分上，要死也別死在回頭的半道上呀，您說說看，窩心不窩心！

一九八二年於北京

## 二十五年後

他絕沒有想到，這樣快，就結束了，前後不過十來分鐘光景，不，也就整整十分鐘。他在傳達室填寫了會客單，神經質地看了下錶，十點零七分。他按照傳達室老頭的指點，從走廊進去，左手對面第三個門，這樣明確，不難找到。辦公室的房門敞開著。這正是做工間操的時間，滿院子裡的人在做第四套，不，第五套廣播體操。而他認識她的時候，才在推廣第一套廣播體操，他剛進大學。離他們分別的那年，一九五七年，也已經整整二十五年了，四分之一個世紀。這就是人生。是的，是的，誰能想到還能見面？可二十五年來，他就一直期待這次會見。

辦公室房門敞開，人都到院子裡去做操了，只有一位剪短髮的中年婦女背對著房門，坐在臨窗的一張辦公桌前。他戰兢兢地問道：「請問，馮亦萍同志在嗎？」

這女人轉身，用詫異的目光，是的，是的，用詫異的目光打量著他。

「你找她有什麼事？」

她就是馮亦萍，那怕再過二十五年，他也還能認出她那雙眼睛，那雙使他不改正視的眼睛，當然，也還有她那輪廓分明的嘴角，如今已經鬆弛了，可畢竟還是分明的，尤其是那時候，當她出聲傻笑的時候，那是非常鮮明的。

他還是鼓足了勇氣說：「不認識我了？我是你大學時代的老同學啊！」

她噢了一聲。她回憶起來了。儘管也老了，講話還是那麼快，聲音還是那麼明亮。她連忙給他拉椅子。

「我以為再也見不到你了。」他鬆了口氣，說著便坐下。他不能這樣站著，得坐下，從頭說起。

他來得正好，他是選好了這工間操時間到的。他在街上已經轉了十多分鐘，就為的等這工間操時間到。這時候大家都休息，辦公室裡也好談話呀。或者，她萬一出來到街上買菜，他知道城裡上班的人都好利用這時間買菜什麼的。他在大門口外轉了幾分鐘，沒見到她出來，十點零五分，他便向傳達室走去。

「噢，你現在在哪兒呀？」她問。

可他怎麼說起呢？他說他「改正」了。

「噢，總算，」她說。

「是的，是的，總算改正了，」他笑道，「二十五年了。」

「啊，可不，五七、六七、七七……可不，二十五年啦！」

「要不是這樣，我也不會來看你的，」他說。

「過去了的就讓它過去了，」她嘆息道。

「那當然，不這樣，有什麼法子呢？總算過去了，也連累了你。」他必須首先表達這番歉意。

「噢，我沒事，」她立即說。

「不，我很對不起你，這些年來，我一直——」他打斷她的話。

「對我沒多大影響，不就是畫了個『中右』嗎？這後來我才知道的，在我的檔案裡，畫了個『中右』。」

「當時你可為我講了話，」他堅持道。他必須把這分歉意表達到。

「那時候，大家都還是孩子，懂什麼呀？」她說。

「可我總記得當時班裡對我的批判會上你說的那幾句話。」

「說什麼了？我都不記得了，」她笑道，甩了一下頭髮。她年輕的時候，在班裡當眾講話時總是這樣。

「你是我們的好班長，我們老同學們見到，都這麼談起你，」他說。

「是嗎？」她很高興。

「是的，」他說，「唉，二十五年啦……」他不應該嘆息，可這成了習慣，成了毛病。他立刻收斂，他得高興才對。二十五年來，他不就盼這個時刻嗎？談談「反右鬥爭」之前，談談那些年大學生活中的美好的回憶。啊，那時候女同學都穿布拉吉，男女同學們在宿舍裡經常一塊兒唱「山楂樹」，還有「小路」，啊，還有每星期六的舞會，張燈結綵的，哪像現在跳舞還好好像是不怎麼正經似的。那時候都是由青年團、學生會出面組織，堂而皇之，在大

禮堂裡，掛著彩帶，像過節似的。

「你還帶我跳過舞呢！」他說。

「這會兒都成老太婆了。」她笑了。

那眼神神采煥發，她依然是她，盡管鬢角也有了銀絲。可他知道自己自己的頭髮早都花白了。

「你畢業後分到哪裡去了？」她問。

「我沒畢業，」他說。

「噢，我知道，我是說你後來分到哪兒了？」她連忙解釋道。

「在一個農場勞動了兩年，後來就在附近的一個農村中學教書。」

「以後呢？」

「以後一直在農村。」

她也嘆了一口氣，便不再問了。

不，他要把這一切都告訴她！這些年來他所以能支撐下來，全是因為她。他至今還保留著當時寫給她又沒有勇氣交給她的那封信。而他這次來看她並沒有別的意思，他早已在農村結婚了，也早有了孩子。他還要說，他的妻子是個善良的農村婦女，他要說她當時不願他戴著右派分子的帽子，肯同他結婚，也是他這些年來極大的安慰。他妻子是個善良而且通達的女人，他保留的那封信，他妻子也知道。他還珍藏她那幾張照片，不，應該說是同學們大家郊遊時拍的有她在一起的照片。他指給他妻子看過，他妻子也知道他懷念她，不，別打斷，讓他說下去，他要說，他妻子也還知道她在批判他的會上為他辯解過，因此受到了連累，也



倒了楣。他當然知道她已經結婚了，她不能不結婚，她應該結婚，應該找到個她理想的人。他希望她幸福，他絕不會來打擾她的家庭的幸福。再說，這怎麼可能呢？他已經深深紮根農村了，他是個農民。不過，他要說他如今沒有政治包袱了，他也並不指望再回來過城裡人的生活。他們家有自己的菜園子，吃的都是新鮮菜，不像城市裡蔬菜這麼貴。他有兩個孩子，負擔夠重的了，像城裡人那樣生活他負擔不起。不過，去年他調了一級，是在承認他大學畢業的資格的基礎上再調了一級。他現在可以說一身輕快，他希望大兒子能考上大學，女兒能念完中學，將來找到個工作，他就心滿意足了。生活就是生活，你沒法抱怨。各人有各人自己的命運，他不是個不安分守己的人。如今，夜裡要是聽不見他家後門池塘裡青蛙的叫聲，他還睡不著覺呢。他這次出來是參加省裡的中學教材會議的。去年，他從小胖子那裡打聽到她的下落。

「胖子你還記得嗎？」他問。

「小胖子啊，他在班上最調皮了，」她回答道。

「剛粉碎『四人幫』的那年，他來過，為他自己的事平反奔波，他的問題現在解決了嗎？」

「早解決了，當上了研究室的副主任啦！他吃虧就在於不接受五七年的教訓，」她說。

「這些年，你還好嗎？」他又問。

「總算平平安安的。」

「這就好，」他說。

她淡淡地笑了。這倒使他不知所措。他怎麼說呢？這些年來他不就期待這樣的笑容嗎？

就期待能見她一面！二十五年來，她帶著她的笑容就一直生活在他心裡。他拎著舖蓋捲離開學校的時候，都沒告訴她一聲，他不會給她留下地址的，因為他自己都不知道要到什麼地方去，也就根本沒那種非分的妄想。可當時卻沒敢去看她一眼。他這些年來對她的思念，她當然無從知道。她也不知道他曾經偷偷地愛她，而他未敢遞出的那封信因為漏雨，因為潮濕發霉，也早已變得黃迹斑斑。但這畢竟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回憶。

他從家動身的前一天晚上，鼓足勇氣對他妻子說，他想想便彎道去看一看她，這事他不能瞞著同他共過患難的妻子。妻子卻不加思索地說：「也該去看看人家，你現在不是沒事了嗎？」他本想帶點鄉裡的土產，他們那裡的紅棗是出名的甜。再就是香油，聽說城市裡的人過春節的時候才配給二兩，香油對城裡人是珍貴的。他到縣裡去託人辦事的時候，總帶上斤把自家種的芝麻磨的香油。但是，臨出門，他突然覺得拎著這些東西去看她，土氣，會被人覺得寒酸。他不能以這種面目出現在她面前，便把妻子準備好的紅棗和香油都留在桌上了。

他應該問她丈夫的情況，這是禮節。再有，要問問她的孩子，她應該有孩子了。也許都已經上了大學，城市裡的孩子受教育的條件比鄉裡好得多，她不會不抓緊自己孩子的教育。但是他都沒有問。他不知道為什麼沒有問，他不知道該問些什麼，他甚至不知道此刻談什麼才好。他不知道為什麼來看她，他不清楚。可這之前，在她那淡淡的一笑之前，這一切都是清清楚楚的，深思熟慮過的。此刻，他卻不知所措了。他只好一笑，後來他說，那是一種苦笑，因為他的眼角、額頭到臉上都布滿了皺紋，他知道他不笑的時候倒更好看一些。

走廊裡熙熙攘攘，做工間操的人都回到辦公室裡來了。第四套還是第五套廣播體操？又何必去管它是第幾套呢？總之，生活又回到了它的軌道上來了。啊，生活！

「二十五年了，」他吶吶道。

「可不，二十五年啦，」她回答著。

人們都回到自己的辦公桌前坐下。他立即站起來讓座，因為他坐了別人的座。這人向他擺擺手，說：「你坐，你坐。」

「不，我沒事，我該走了，」他對她說。

「你是出差來的？」她問。

「順便來看看。」

「你再坐一會。」可她也起身了。

「你們都忙啊，我走了！」他肯定地說。

「你在這裡還要待幾天吧？」她問。

「不，明天就走，學校裡還有事，」他補充道。「你留步吧，見你了就很高興，」他又說。

「你難得來呀，送送你，」她堅持道。

他默默地走著。

她默默地送著。

到了機關大門口，她大聲說：「怎麼走得這樣急？老李，下回再來，可得到我們家去作

客呀。」

他說他也許聽錯了，不，他又說這兩個字他不會聽錯的，因為他並不姓李，他姓張。同學們當中，二十五年前，大家都叫他張圈。大家都愛起綽號，而他的姓名張志遠一念快了，念順了，就叫成了張圈，他說他們這位班長發號施令的時候就喊他「圈兒」，她是非常喜歡惡作劇的，那當然是二十五年前，如今連他的姓名都忘了。可這能怪人家嗎？你難道記得你二十五年前同班同學每一個人的姓名嗎？

他謝過了她，又說了些告別的話。她也對他說下次再來一定要到她家去吃飯，今天實在來不及了，下回一定得來，一起好好敘敘舊。他一再向她揮手告別，大聲請她回去。她始終含笑站在台階上，目送他。

後來，電車就來了。是那種兩節頭的很長很長的電車。當電車駛過大門口的時候，他就再也沒有回頭。他說他好像記得看了下錶，是無意識的，大概是十點十七分，因為他印象中，總共就待了十分鐘。就這樣同二十五年前告別了，同二十五年來一直縈繞在他心頭的夢告別了。這是荒謬的，又是真實的。他覺得空虛了，又覺得輕快了。

他停在一家百貨商店門前，他說，那大玻璃櫥窗裡陳列著襯出女人的身腰的各種時裝。他想要買點什麼。他突然覺得應該給他妻子買件這樣的新衣服。自從他們結婚後，他就沒有給妻子買過一件禮物。每月那點工資都如數交給了妻子。一家大小的衣服也都由她來做。他們曾經狠存了一陣子錢，為了買一台縫紉機。他決定要給妻子買一件做好了成衣，一件像

櫥窗裡陳列的漂亮的女式服裝。他身上帶著出差費，還有他妻子交給他路上花的五十塊錢。要給小女兒買一雙高統的雨鞋；再買一床染得像人造毛樣的棉毯，家裡那床舊的，大兒子帶走了，他在縣中寄宿讀書——而縣城裡賣的那種棉毯一洗就掉顏色；還要買兩盒點心送給縣教育局的王局長。這次出席省裡的中學教材會議，人家夠器重他的了。這都是妻子的囑託。但是他還是決定先要給妻子買一件新衣服，一件領子上紮了花邊的新衣服。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五日於北京

## 花環

「這花真美！」

小慧採了一朵花，那副歡喜的樣子。她把花插在胸前的鈕扣眼上。她自己就是一朵盛開的蓮花，穿著一件藕荷色的短袖衫，白白的臉蛋叫陽光晒得泛起了紅暈。尤其是她那雙精巧的耳朵，逆陽光看去，粉紅粉紅的。她哪知道她本人就比什麼花都美。

他躺在山坡上，仰望著他的未婚妻。她是他的驕傲，他的幸福。他把她帶回鄉下他舅舅家，也算是他的故鄉，因為他母親就出生在這裡。母親後來上縣城裡剛讀完了初中，便被父親看中了，說的媒，結了婚，住進了縣委大院裡。他也就出生在那個大院裡，算幹部子弟，可他還是寧願把種地的舅舅家作為他的故鄉。他如今才感覺到故鄉同家是兩回事，是兩個不同的概念，這倒不是因為他上了大學，學會了咬文嚼字的緣故。也不是因為他現在在大城市裡工作，坐的是高樓裡的辦公室，連在縣城裡也混上了幹部的老同學都羨慕地稱他為城裡人，他得故作點姿態，也得留點鄉土感情。不，故鄉所以不同於家，不只是詞意和概念上的差異，

還總有那麼一點令人懷念的說不清的那種惆悵。這種惆悵又同剛翻過的泥土的氣味、炊烟和霧……總之是聯繫在一起。

他過去並不體會這種情緒。小時候上學每到寒暑假，他都要同姥姥到舅舅家住幾天，比同縣委大院裡書記、部長們的孩子爭高低要有趣得多。父親雖說是個解放牌幹部，在那個大院裡總也升不上去。「文化大革命」中還倒楣了好一陣子，總算沒有從這大院裡掃地出門。他就在父親倒楣的時候趕上插隊落戶。母親當時就說，不如回老家去，人頭熟、吃不了虧。也就靠的在這老家，他被推荐上了大學。在這鄉裡，他總覺得比在那大院裡得意、自在。

「好看嗎？」小慧蹲在他身邊，胸前插著那枝石竹花，鮮紅得像她的嘴唇。

「你看什麼？」

「我看你。」他說。

「我讓你看花！」小慧回嗔了他一句。

她是他的驕傲，他的勝利，他不僅自己出人頭地，縣裡人眼裡都這麼看，還帶回了一位漂亮的城市姑娘。書記們也好，部長們也好，咱們這個大院裡還沒有過這麼漂亮的媳婦呢！母親就這麼說的。

小慧還從來沒有下過鄉，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那些年裡，她還小，又慶幸進了高中，畢業的時候也就沒這一說了，不久又趕上了分配工作，當然那陣子也托了好些關係，她畢竟是個幸運兒。農村對她來說，還是個新天地，什麼都覺得新鮮有趣。可他不知為什麼這次回到這鄉裡，卻沒有這分情趣，總覺得人們用另一種彷彿疏遠了的眼光看他，眾口讚譽之餘，又

有一層冷漠。反倒沒有回到縣委大院裡的那分得意。

「你給我做個花環吧，」小慧跪在草叢中，手撐著地，俯視著他，懇求道，「這兒好多花呢！」

「戴在頭上做新娘子？」他問，同時又覺得聲音過於平淡了，便趕緊翻身坐起。

小慧點點頭。野草叢中，山風吹過，紅的、黃的、白的、紫的、藍的，各種顏色的小花也頻頻點頭。最醒目的還數插在小慧胸前的那種石竹花。他把看到的周圍的石竹花都採了，小慧手掌裡捏了一小把。花瓣有紅得豔麗的，也有紫的華貴的。

「我還要那種一叢一叢的小黃花呢！」小慧叫道。

「那叫小丁花，」他更正她，給她採了幾枝。

「還要這種，這種，也是黃的。」

「這是雛菊。」

「這種紫色的小喇叭花！」

「這叫黃芩。」

「你瞎說，就是小喇叭花。」

「你才是小喇叭花呢，這是中藥，傻瓜。」她那種天真勁把他感染了。

「那你說，那種紫色的，橢圓形，長著大花蕊的，叫什麼？」小慧問。

「雙聯花。」

「什麼花？」



「雙聯，」他含糊地答道。

「哪兩個字？我一會找人核對去。」小慧更來勁了。

「都這麼叫。聯合的聯，一雙的雙，就這麼寫，成雙成對，像咱們倆。」他不能不逗逗她。

「你盡瞎說，我才不信呢。我一會問老鄉去。」

「你甬問，我就是這裡的老鄉。」

「去你的。」

「幹嗎去我的，這是我的故鄉，我在這裡長大的，你不問我，問誰去？」

「那你說，這種藕荷色的小花叫什麼？你可別唬我了。你說的這些花名我都記著呢。」

「總歸是花吧。」他看著小慧那副認真的樣子，哈哈笑了起來。

「我不信你的了，你盡騙人！」

「好了，好了，」他哄著她說，「我給你紮個花環，給我的新娘子。」

「在小事情上也不該騙人，要不你騙我將來就騙成習慣了。」

女孩子就是——他想說，又立即改口：「我沒騙你，叫得出名字的就說，叫不出的我不說，不信你問老鄉去，看是不是這麼叫的。」

「我真去。」

「你生氣了？」他關切地問。他不該敗了她的興致。

「我沒生氣。」

「別這樣。我同你鬧著玩的。」他趕忙從小慧手上接過那一大把野花，編起花環來。他

記得小時候就編過。

「我戴著好看嗎？」小慧把他編好的花環戴在頭上問他。

「好看，美極了。」

他們便偎依著從山坡上下來，走到小路上，路的下方是稍許平坦的坡地，種著白薯，行距間點種了一蓬蓬的黃豆。坡地的盡頭有個涼棚，坐著個婦女，大概是看瓜的。

「見到人，你可得把花環摘下來。」他胳膊離開了小慧的身子，提醒道。

「那有什麼？」小慧說。

「人會笑話的，這是在鄉裡，只有小孩子才這麼鬧著玩的。」

小慧把花環從頭上取下來，拿在手裡。他覺察到有些掃她的興，便解釋說：

「你不是說到鄉裡一切都聽我的？農村有農村的習慣。」

「我知道！」小慧說，即刻又溫順地望了他一眼，彷彿為了追回喪失了的興致，又快活地對他說：「我去問問這些花的名字好不？」

那麼一種期待的神情。他怎麼能讓她掃興呢？「問吧，」他說。

他們便向瓜棚走去。盤坐在涼棚下的婦女在納鞋底。每錐一針，都習慣地要在頭髮上抹一下錐子。涼棚邊上還站著個紮著兩隻髻角的小女孩。

「媽，買瓜的來了。」小女孩沒等他們走近便尖聲喊道。

他立刻感到有些不自在。在這裡，在自己的故鄉，他從來還沒買過瓜，可以要瓜、討瓜，甚至於搶個瓜吃，總之不必去買。這裡大家都是沾親帶故的鄉親，說來都熟識。他想止步，

可還是領著小慧朝前走，穿過白薯地，腳下是瓜田。綠油油的葉子中躺著一個個滾圓的西瓜。

「多好的西瓜，買個吃吧！」小慧也叫了起來，她還從未見過結在青藤子上的西瓜。

那婦女抬起頭，停下手中的活計，望著他們。

「喲。大寶來了，」那婦女也朝他們大聲招呼，「多漂亮的媳婦呀！」

大寶是他的小名。姥姥直到現在還這麼叫他。也是姥姥把他這個小名傳到村裡來的。他插隊落戶時就喜歡大家這麼叫，顯得不外，此刻卻有些不自在。小慧抿著嘴笑，可他卻一時叫不出對方的姓名，只覺得非常面熟。

「你可回來了，還沒忘記俺鄉裡人，都說你帶來了個漂亮媳婦，可不，真像是打電影裡出來的，多嗒辦喜事呀？」這婦女站起來，一邊笑著一邊直瞅著小慧。

「大嫂子，您好。」小慧按照他的囑咐，用鄉裡人的稱呼答道。受了這樣的誇獎，她自然十分高興。

這位壯實的婦女面孔和手臂都曬得又黃又黑，一對奶過孩子的乳房鼓脹脹地垂掛在寬大的褪了色的褂子裡，隨著她的動作晃動著。那粗大的眉眼的輪廓喚起了她少女時的模樣，紅潤的臉上一對羞澀又透著機靈的目光，細挑的身材，手腳總十分利索，那怕挑著一擔滿滿的糞桶，腳下也那麼敏捷，他認出來了。

「是春蘭吧，娃兒都這麼大了，有八、九年沒見了，」他說。

「這是老二，家裡還有兩個，老三還在吃奶呢。還不快叫叔！那叫姨。」

小女孩縮在她身後，一雙烏黑的眉眼直盯著小慧看。

「也不知道叫人。」春蘭把鞋底和錐子擱在葦席上說，「你們歇歇，我給你們挑瓜去。」

「又不是客。」他想攔住她，又不便去拉她。

「少見啊，」春蘭說著便到瓜地裡去了。

要是早先春蘭在看瓜，他會不等她開口，就毫不猶豫自己跑到瓜地裡揀大的挑。此刻他却感到難堪。小慧也像做了件錯事似的，負疚地望著他說：

「我們付錢吧？」

他沒有說話，瓜棚裡並不比太陽下來得涼快，小慧那緊腰身的藕荷色短袖衫和她手裡拿著的那個花環都顯得這樣不合時宜。紮著兩個髻角的小丫頭穿著雙腳趾頭上包了塊補丁的破花布鞋，就站在她面前，目不轉睛地望著他倆。尖細的鼻子和一張鼓起的小嘴，清秀中帶著俊俏，也還有那麼點倔強……

他記得好像是他剛進中學的那年夏天，小小的春蘭就站在村東頭的路上，剛剛哭過。他問她哭什麼？小女孩甩手不理他。不，那時候小春蘭要比這丫頭大一點。他想起他們相差不過兩歲。如今，已經是一位失去了青春且成熟過了的近乎中年的農村婦女。

「誰欺負了你？」

「不要你管！」

「我偏要管。」

「你走開！」

「我不走開，跟我回去吧。」

「我不回去。」

「那你一個人待在這裡幹嗎呢？」

「玩罷。」

「一個人有什麼好玩的？」

「冬玲她們不跟我玩。」

「幹嗎不跟你玩？」

「她們說我臭美。」

遙遠的童年時代的聲音。

「美就美罷！」春蘭是出眾的，女孩子們好嫉妒。他鼓足了勇氣說：「我跟你玩！」

「玩什麼？」

他彷彿看見她還濕著的眼睛笑了。

「我給你編個花環吧。」

遙遠的童年時代的花環……

她跟著他在路邊土坡上摘花。他之所以有這番記憶，大概是因為他當時說過：「回去別告人說是我給你做的」。那是個秘密，一個隱沒在記憶幽暗深處的祕密。後來，後來呢？後來倔強的小春蘭總對他那麼順從，聽他的指揮。再後來呢——

春蘭就捧著個大西瓜來了。她還記得那個花環嗎？但願她忘掉了。她一眼也沒看小慧手上的那個花環，只是用粗糙黧黑的大手抹去瓜上那層細白的粉末，西瓜便露出了碧綠的花紋。她又去拿鐵片做的三角刀子。

「別破了。」他急忙攔阻她，把三角瓜刀接過來。

「真的！別開了，」小慧也跟著說。

春蘭便把瓜遞到小慧手裡。小慧的兩手捧著，詢問地看了他一眼。他避開了她的目光。「你當家子的呢？」他不知道春蘭的丈夫是誰，含混地問道，總算找到了擺脫這種窘迫的話題。

「他進城賣瓜去了。」

「他還好吧？」他只能這樣說。

「好，俺鄉裡人沒災沒病，上頭的政策不變就好。這會多勞多得，種點瓜也掙幾個現錢。還圖什麼？日子好過多了。」她笑了笑，很實在。

他也輕鬆多了。她顯然已經完全忘記了童年時那遙遠的花環了。

「大嫂子，請問您這叫什麼花？」小慧可找到了她的話題。

「柴胡，」春蘭不加思索地答道。「是藥材，供銷站收購的。」

「這種呢？藕荷色的小花。」

「啊，這是遠志，也是中藥材。前些年除了糧食什麼都不叫種，要弄點錢只好到處挖藥

材。早先，這山坡上都挖得差不多了，這兩年才又長起來。你要是春天來，山上的花還多呢。」

「謝謝您，」小慧說。她總算問完了。

「這有什麼好謝的，」春蘭說。

「我們走吧？」小慧轉向他低聲問道。

「我們得走了，您忙吧！」他說，這話也是笨拙的。

「給人瓜錢呀！」小慧在他耳邊用更輕的聲音提醒道。

他卻大聲壓倒她：「我們走啦！」作為對小慧的一種責難。

「要是不嫌棄，帶新娘子來家坐坐，」春蘭也大聲答道。

他明白他是不會去的。都一去不復返了，連同那遙遠的兒時的回憶。他回頭趕緊走著，

小慧跟在他後面，依然嘟囔著：

「你幹嗎不給人瓜錢？多不好意思。」

「你不懂，走吧！」他在對自己發火。

回答他的是小慧咚咚的腳步聲。她跑回到瓜棚下，把手上的花環套在小丫頭的脖子上，親切地說：

「給你玩的，再見！」小慧向小丫頭擺擺手。

她們需要的不是花環，或者說，不僅僅是花環，還有比花環更重要的。他知道小慧趕上來跟在他後面。他沒有再回頭。

「媽，媽，我要吃老玉米。」

「走吧，回去，看大姥煮得了沒有？」那是春蘭的聲音，做母親的聲音。

他們默默地走在山坡上。路旁草叢中豔紅的石竹花挺拔地在風中搖晃。更多的是一簇簇的小黃花，布滿山坡，它們叫柴胡，也還有點點藕荷色的小花開在細細的草莖上，那是遠志。山風總是仁慈的。

原載《文匯》月刊一九八三年五月號



# 海上

我不知道你遇沒遇見過這樣一種人，在你的機關裡，甚至同一個辦公室，他的辦公桌就在你邊上，而他那張辦公桌很可能原先就同你的桌子面對面地放著。這樣放，辦公室裡也顯得順眼。你辦完公文，其實哪有那麼多公文好辦，過上一兩個鐘點，誰又不想扯兩句閑話，輕鬆輕鬆。女人們就講怎樣織毛衣，什麼針法，再就是她們的丈夫。姑娘們呢，不是不談，也想談談她們的對象啦，失戀啦，苦悶啦，還有她們那丁點兒不可告人的秘密。噥噥喳喳，當著你的面，可又不讓你聽見。我們也不去管她們女人們的事情。女人的事讓她們自己談去。我是說那麼一種人，你機關裡，哪怕甚至同你一個辦公室，說他要來，頭兒就在你座位對面安了張桌子。可他人一來，就把並著的桌子分開了，挪到牆角裡，或是面對牆壁，獨自坐著。你辦公室裡就沒有這種人？至少，每個單位裡都少不了有這麼一、兩個。

你同他哪怕每天見面，一塊兒工作，一晃就三、五年過去了，可你回想一下，這三、五年裡，他同你總共就沒講過幾句話。要不在一個辦公室的話，甚至不會有一句交談。他上班

來了，下班走了。他見你面，也許點個頭，也許壓根兒不點頭，彷彿彼此就根本不認識！我隔壁的辦公室裡就有這麼一位，叫王紹平的，你只知道他的姓名，也大致知道他多大年齡，他還沒結婚，家在外地，這裡就他一個人，住在機關的集體宿舍裡，表現一般，工作還可以，長得也平平常常，中等個兒，如此等等，再一般不過了。除了這些最一般的之外，你還知道他什麼呢？人要問起，你只能說，你單位裡是有這麼個人，是的，叫王紹平的，你能說得確切，就只有他的姓名。姓名算什麼？不過是個代號，代號不等於人。可他卻就活在你身邊。久而久之，你就習慣了，習慣了他這種只掛個姓名的存在。他從集體宿舍迎面走來，或是中午下班，去食堂吃飯，同你就一前一後走著，你沒有同他點過頭，更不曾有趕上一步或等他一步，並肩同他講句話的意思。他的存在就如同個零，光天化日下的一個影子。

去年夏天，機關裡分批組織到北戴河去度幾天假。當然優先照顧老的，你那單位裡也一樣？都有文件規定，四九年以前參加工作的。要都是四九年以前的老頭老太太，就他們到海邊去，到水裡去，出點問題呢？於是每批就得搭配個把年輕人。可機關裡那麼多中、青年，讓誰去呢？最公平的辦法是抓鬮，誰抓到了，誰運氣。可巧這批運氣就落在我和那個叫王紹平的手裡。要是別人抓上了也好呀，還偏偏是他！這不同多去個老頭、老太太一樣嗎？你當然也不會放棄這個機會，總歸是去北戴河，海濱那陽光、沙灘和海水，沒法不誘人。

你於是去了，幫行政部門帶隊的打下手的，自然是你，不會找到他。扶老頭、老太太上火車，給他們往行李架上擱旅行包，人當然也都找到你。你就聽這個叫小李，那個叫小李，大家對你來得格外親切。你還得陪他們聊天，聽他們回憶往事。五〇年代啦，六〇年代啦，

講到了七〇年代就沒有不搖頭的。可現今是八〇年代！而五〇年代那時候最好。你陪笑著，心裡沒法不膩味。

他倒好，一個人坐在車廂那頭，在不相識的外地旅客中間，靠在椅背上，望著窗口，車廂裡鬧哄哄的，就瞧他那分清閑自在，人可真是去度假。

下了火車換汽車，到了綠蔭叢中小樓林立的北戴河，來到招待所分配房間的時候，老頭們都招呼道，喂，小李呀，我們住一間吧。年紀越大的對你越熱情，也就越需要照顧。你就陪他們喝茶、下棋、聊天，買螃蟹，還得拎到當地居民家裡去煮，這招待所裡的服務員都是不管的。再就是睡午覺，到海邊上來睡午覺，就是難得下海！等他們午覺睡起來，再一個個房門挨著招呼，好歹都披上了浴巾，趺拉著塑料拖鞋，你還得扛著個打足了氣的膠皮車胎做的救生圈，大家搖搖晃晃來到了浴場，就下午三點半了，太陽都已偏西。海水曬了一天，也暖和啦。然後，就在齊壯臍深的海水裡泡泡。你也還不能游遠，行政處領隊的老張交給了你任務，你得負責他們的安全。

他呢？那王紹平影子都不見。只有早、中、晚三頓吃飯的時候，大家圍著圓桌子，點人頭掏飯票的那功夫，才見得到他的面。他一吃完。撂下筷子就走了。你就只有到下頓飯大家再坐到飯桌上湊人數的時候，才見他來。他真逍遙，叫你不得不羨慕。

直到第三天早晨，你才下決心甩開他們，讓他們下棋的下棋，打撲克的打撲克，喝茶的、聊天的、看書的，喝茶聊天看書去。你一個人到海濱浴場去了。這是機關幹部的專用浴場。防波堤那邊的公共浴場，遠看就像下餃子似的，密集得一個挨一個，紅、藍、綠、黃各色的

游泳衣褲在沙灘上排滿了，水裡則是點點的人頭。這專用浴場裡卻空蕩蕩的，只有幾個介乎老頭老太太與你我這樣的年輕人之間的發胖了的中年男女，在浮著一層黑沫子泥沙混濁的淺水裡撲騰。你終於可以暢暢快快地游一回了。早晨下水確實有些涼，身上都起雞皮疙瘩。等你走到海水齊胸處，在水裡浸浸頭，向前游去。也就不覺得冷了。

早晨退潮了，海水很平靜，你翻身仰泳著，稍許動動手腳，身體就飄浮著，挺舒坦的，引向海的深處。耀眼的陽光下，你細眯著眼睛，望著碧藍的天空。有幾絲白雲在天上游移著，又眼見它消融。你身體隨著海浪波動，望著浮游的白雲漸漸消融，那是非常快樂的。你會發現，那消融著白雲的藍天竟非常深邃，而且越來越藍，天空深處是一種青灰色，也像海水，而海水青得又有點透綠，不過更為實在，也更為有力地托浮著你。浪頭過來的時候，海水便從臉面上漫過來。

你吐著鹹澀的海水，有點噁人。你便翻轉身，迎著那隆起的像緞面一樣光滑的浪頭。這裡的海水顯然早已能沒頂了。你抬著腦袋，噴著水，扭頭看了一眼，原先在那渾黃的淺灘裡撲騰的幾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已經上岸了，分別躺在沙灘上，都變得很細小，肥胖的肚皮和胸脯都不顯了。

你可以感覺到海面上的風，清涼得沁人肺腑。前面有一隻小木船，木船背後是防鯊網上的浮標。當海浪過來，你隨著被托起的時候，那些灰黑的浮標就在水面上跳動著。海浪在船幫子上的拍打聲都聽得清清楚楚。遠處公共浴場喧鬧的人聲消失了，像被風掃淨了似的。現在只有捲起白色浪花的海濤聲和海水在船幫子上清脆的拍打聲。你游近了結滿青苔的船舷。

這木船還是不小的，足以擋住翻起的海浪。

你摸著滑溜溜的船身，抓住了船尾的一根鋼絲纜繩歇息，纜繩下面肯定是個鐵錨。船身也在跳躍，彷彿要掙脫纜繩的繫絆，海浪大而有力量。你沉浸在水裡，睜開眼睛，海水清明極了。你頭剛從水裡冒出來，便聽見一聲呼號，嚇了一跳。那確實是呼號，簡單像野獸在嗥叫。你立刻閃現個念頭，會不會是海狼？可即刻又意識到並沒有海狼這種怪物。但那確實是呼號，再聽又沒有了，只剩下嘩嘩的海浪聲和海水在船幫子上清脆的拍擊聲。在海濤和拍擊聲中你又聽見了一種沉吟，也還是野獸絕非魚類的聲音。你並不熟悉海，無法作出準確的判斷。你扒在船尾，把雙肩探出水面，凝神諦聽，真的有一種嗚嗚呀呀的聲音，來自上方，來自海風中。可這周圍水面上什麼也沒有，只見那隆起的波濤，波峰上跳躍著白色的浪花。伸向海裡的防波堤的頂端被海水漫過了。再往後，露在水面上的防波堤背後也是躍起的浪花。堤上什麼也沒有。你對海不由得產生了一種畏懼。在你游回去之前，要鎮定歇息一下。你便從船尾扒住船沿，爬上船去。

船尾在水面上跳動得厲害。要爬上手臂剛夠得上的船沿，整個身體脫離水面，還得費一番力氣。這長滿青苔光溜溜的船幫子實際上非常堅硬，還結附著一些尖利的東西，把你的膝蓋都劃破了。海水浸濕了，腌得傷口火辣辣的。你爬著總算翻進船裡，胸口上也被劃了一道通紅的口子。而他，那小子，正撐開四肢，仰面躺在船頭，望著你居然一動不動。你在船尾坐下喘息，他就在對面望著你，不，望著你上方，望著天。他目光中全然沒有你，就這麼個傢伙。你當然也不必向他打招呼，平素你就沒同他招呼過。他站起來，隨著搖動的船身晃了

晃，轉過身去，又開兩腿，站在船頭，雙手插著腰，一身皮膚黝黑得發亮，船頭濺起的水花落在身上則閃閃發光。他躺在船頭身上都曬乾了，上船顯然已經好一會了。

你這才明白，原來他每天就這樣一個人獨自待在這船裡，要不，絕不可能幾天就曬得這樣烏黑。

你也站起來，船顛簸得厲害。你只得彎腰去扶住船沿。這小子卻已經學會了獨立在船上，掌握了平衡。你對他不由得又有點佩服，佩服他那點傲氣，那副目中無人的樣子。

「啊——啊——」

風把他的聲音又送回來。原來是這傢伙在吊嗓子，真他媽想得出來。

「啊——啊——」

他的聲音在海風中飄散。他就獨立船頭，又著腿，手又插著腰，除了那條緊貼在屁股上的三角褲，混身黑黝黝的，像條泥鰍。

「啊——啊——」

他像是在唱歌，可五音不正，也沒個詞。鬼才知道他唱的什麼，這真是個怪人。他一定相當苦悶，一定有他的心事為外人所不知。他又不願意向任何人披露，對著大海在那裡發洩呢。你於是想主動招呼他，對他說句親切的話。你覺得他準是長期苦悶，需要有個人同他交流。

「喂！」你對他說。

他站在船頭，並不轉身，只是凝望著海。

「喂！喂——」你朝他大聲喊。

他回頭看你。你正要同他說話，他頭又轉了回去，還是站著不動。

一個寬闊的浪頭過來了，先從前面海面上顯現出，隆起，迅速地伸延開，一線幾十米，平穩地推移著，越來越高，快要接近船頭的時候，浪峰上便躍起一團水花，在陽光中飛濺著，像一道閃電。你連忙彎腰俯身，手抓住船沿，船被掀了起來，船身猛烈地搖晃。他依然站著，只是在全身將要傾倒的一剎那，插在腰上的右手即刻在船頭上搭了一把，就又站住了。浪頭過去了，船尾還晃動了兩下。你也跌跌撞撞地站了起來。

「喂——！喂——！」

你大聲朝他喊，是為了出氣？為了激怒他？還是你自己被激怒了？你也說不清楚。他這才回過頭來，嘴角分明掛著微笑，並不是得意，卻是友善的，讓你不容置疑。你便也笑了，全然發自內心，就像從海的深處湧起的浪花，真的，就那麼自然，不加思索地回報了他。

「啊——啊——」

他的吆喝聲又飄散在海風中。彷彿呼應似的，噼哩叭啦，海水在船幫子上清脆地拍擊聲。

「喂——喂——」

你也吆喝起來，你現在並不是向他吆喝了。

「啊——依——哦——鳴——」

他五音不全地高聲唱了起來，那是發自肺腑的向海的呼喚。

「喂——喂——喂——」

你也高聲呼喚著，向海，向那蒼莽生動的大自然。

前面不遠，防鯊網上的浮標這會兒不是灰黑的了，在陽光和海水銀亮的閃光中，一連串白色的圓球都想要掙脫海底的束縛，激盪地跳動著。

「啊——啾——啊——哈——哎——」

他不停地唱道，對著海，對著那生機蓬勃的大自然，對著那滾動著波濤浩豐無垠的天際。遠處，海天之間，有一隻銀白色的遠航輪，像個小小的玩具，似乎脫離了海面，懸在天空下，又難以察覺緩緩在移動。他舉起雙臂向它搖晃招呼，伴隨他那五音不全沒有詞的歌聲。海潮和海水在船幫子上清脆的拍擊聲響應著，越來越激勵，一線線白花花浪潮在翻騰，開始漲潮了……

不知道什麼時候他又坐到了船上，依然面對蒼莽生動不息的大海。遠洋航船在左前方只剩下點依稀可辨的影子。如果你視線不曾跟蹤過它，在渾然一片的海天之間是難以辨別的。你赤腳蹬著船沿，撲通一聲扎進海水裡，向岸邊游去，海潮推著你，你覺得你是輕快的，似乎你從來還沒有這麼輕快過……

後來？啊，後來又過了幾天，休假完了，就回去了。我們始終也沒講過一句話。後來回到機關裡，上班，下班，中午去食堂吃飯，差不多每天都照樣見到他，也還是沒有說過話。不過，你衝他點了一下頭，他呢，也朝你點一下頭，甚至也難以說得清是誰先點的頭。他嘴角還報以一笑，你也一樣，出於內心，發自自然。總之，分明是友善的。你也就不覺得這人怪了。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九日於北京



## 鞋匠和他的女兒

我們是早起到河邊上去看見大京子的，她已經死了。我到河邊去挑水，早起河水清爽，沒人洗洗涮涮的。張嬾子去淘米，她家就在河邊高坎子上。我站在搭板上，剛把水桶拎上來，一抬頭，見下頭水曲柳樹根下漂著一攤衣服，我當是上頭洗東西不當心叫水沖走了。回頭一看，只有張嬾子一個人在。我就叫：「張嬾子，你家的衣服叫水沖走啦！」她說：「沒有呀，我淘米呢。」我就把一擔水桶擱在岸上，走過去。「喲，嚇死我了！」我叫了一聲。張嬾子就跑過來，我們就跑過去。可不是個人嗎？哪是攤衣服？臉朝上，頭還浸在水裡，還是個姑娘——啊，不就是鞋匠的女兒，大京子嗎？我們腳都嚇軟了。

這一大清早，河灘上就我兩人。我們就喊：「來人啦，來人啦，淹死人了！」

先是陳嫂子從坡上下來，抱著被單子。她後來講，要不是她家的二毛尿床了，也不會這一大早下河來洗東西的。後來就是豆腐店的老李，他也聽見了。

「都站著看什麼？還不快把人拖上來！」是老李這麼叫的，我們就下水去拖人，鞋子都

顧不得脫。

可哪裡拖得動？頭髮叫樹根掛住了，她梳的一雙長辮子，多好的辮子，烏黑光溜的辮子，都成了一團亂麻。

「早沒氣啦！」這是老李說的。你還記得不？

等我們把人拖上來，這就人多了。大家夥都看見了，就是這樣，也就早起五點多鐘，頂多不過六點。天大亮了，太陽還沒出來，河那邊，棗樹林子上的天剛泛紅。

後來，就有人叫：「做人工呼吸呀！」

我們幾個女的都不會那兩下子，男的也沒動手的；人家是個黃花姑娘。

早就沒救啦，臉白得像張紙，嘴烏青烏青的，一點血色都沒有。肚子也鼓脹脹的，唉，幾可憐啊。多好的個姑娘，剛出挑，正是女孩兒家最好的年紀，也就十七八歲，一個規規矩矩、老老實實的姑娘，見到生人講話都臉紅的。那打打鬧鬧的事沒她的影，也沒見她瘋過。家裡洗衣做飯都是她，還要管她弟小寶子。

她娘大前年病死的。她前頭還有個姐姐，出嫁了，就她姐弟倆跟她老子過。這老鬼也真不是個東西，動不動就打！怎麼不是他親生的？她娘可真是個好人，跟我們都是老姐妹了。合作攤販賣菜的，把三個孩子拉扯大不容易啊。老頭子釘鞋掌的，能掙幾個錢？那些年都在「組織」裡，又不准接私活，叫那做搞資本主義！這老頭子又要喝酒。老酒灌多了，張口就罵，動手就打。鬧得街坊四鄰不得安寧，拿老婆孩子出氣呢。大京子她媽還沒過五十，就這麼熬乾了。老婆死了，這就又打女兒，兒子他是從來捨不得碰一下的。誰叫大京子命不好，

投個女胎呢。好像丫頭就是賠錢貨，鎮上就這風氣。人家城市裡可不這樣，年輕輕的姑娘都打扮得花枝招展，小丫頭都穿上了的確良。就沒見大京子穿過件花布褂子。說實在的，哪有做姑娘的不愛美呢？一個清清爽爽的姑娘，一雙烏黑光溜的大辮子，總是梳得光溜溜的。唉，講這些有什麼用？哪個叫她生在這麼個人家？

為什麼打她？飯燒糊了，天黑出來串個門子，在門口多站了一會，哪個小伙子找她講了句話，都少不了打罵。哪有這樣管教的？她娘一死，念到初中二年級就不讓念了。中學校的孫老師上她家去做工作，好說歹說，老頭子就是不吭氣。孫老師剛跨過門檻，老頭子就叫開了：「老子拿錢叫你瘋去！」學生排個節目跳個舞，他叫做瘋；還說念那麼多書有什麼用？早晚還不把給人家了事！你還同他有什麼好講的？

我們家丫頭同大京子原是坐一張課桌椅，小姐妹頂要好的。上大京子家找她去，說：「明天供銷社有拉生豬的車去縣裡，陪我進城看場電影去。我媽說了，讓我給你打票。」老頭子就發話了：「看什麼電影？別把心看野了。」說什麼那電影裡盡摟摟抱抱的，那上電影的都不是什麼好貨。看電影也是受教育呀，你們說呢？

還沒出這事的時候，你張嫂子就講過他：「就差沒打根鐵鍊子了。」剃頭店的小吳他家的菜園子同鞋匠家的連著。有回小吳澆園子，大京子去揀菜，兩人正在講話，叫老頭子回來撞見了，那一頓臭罵呀，要多難聽有多難聽。他不嫌髒嘴，人還嫌髒耳朵呢！姑娘這麼大了，臉哪裡擱去？

大京子來我們家，都街坊四鄰的，也得問兩句呀，你爹怎麼又打你了？她就哭，我們是

問都不好問的。

連書也不讓看，弄本書看都像在做賊樣的，掖在腰裡偷偷拿去，再偷偷送回來。有一回，叫本什麼書的？——對了，叫《中國青年》，是大本書，對，是雜誌。叫老頭子看見了，一把塞進灶膛裡，燒了。是我們家丫頭從學校圖書館借來的，還賠了幾角錢呢。這可是專門叫青年人學好的書！老頭子大字不識幾個，看到書皮上做體操的女學生的照片，說是露著大腿不穿褲子。我們丫頭跑去要他賠書，他就衝著我們丫頭這麼講的。還說：「你要再弄邪書給她看，就別進我家門！」這老鬼不是我們咒他，他這是活該，把女兒逼死了，自己也沒落得個好下場！

你們是問他鞋匠到現場了沒有？他當然去了。說什麼也是他女兒呀。總有人去叫他了，他跟著鞋就跑來了。一顛一顛的，他一隻腳有點癩，瘋癱過一次，老酒喝的。見他來了，沒一個人吭氣，都讓開了，看他父女怎麼相認。

老頭子腳一歪，撲通就跪在河灘石子上，爬不起來啦。他能不哭？是他自己親生女兒嘛。他哆哆嗦嗦，爬到他女兒跟前，捏住大京子的手就嗚嗚哭了。腦門子上青筋都暴起來了。人心都是肉長的。他活該！也怪可憐的。

後來，就找了塊鋪板，把大京子抬回家去。擱在他家堂屋裡，我們都勸說了幾句，也不好講別的呀，就都散了。從他家出來，可就沒那麼些好聽的了。街上都議論開了。隔壁油坊的會計大麻子和他那口子，就同我們講開了，是怎麼回事呢？

頭天夜裡，也就剛來電那會兒，就聽見老頭子又是捶桌子，又是罵呀。不都是木板房子嗎？隔塊板壁，什麼聽不見？老頭子不知聽的哪個碎嘴子，說是大京子在河邊紅柳林子裡，跟一個男的講話呢。他就捶桌子審他女兒。先罵她不要臉，要大京子報出來，這一天，什麼時辰到什麼時辰，哪裡去了，見了什麼人。後來就動手了，什麼騷貨、勾男人啦，還有那些更不入耳的話，學了都辦嘴。

一個女孩子家，哪受得了？隨後，就是大京子哭，老頭子打。麻子一家和左右鄰居沒不聽見的，你們都可以問去。可哪個出來勸？誰肯沾那分晦氣？也不知是哪個缺德鬼往老頭子耳裡灌這風。其實，大京子那姑娘，我們都是看著她長大的，八宗子沒那檔子事。就是同人講話了，姑娘這麼大了，背地裡訓誦不就完了？唉，投成姑娘胎真是遭罪喲。

怎麼死的？就這麼死的。我同張嫂子，我們大家在河邊上都看見的。壞人？沒聽說。噢，你們是問鞋匠，那老頭子？他不是壞人，不會幹那檔子事。這我們也不能瞎說，儘管人家死了；他是那天下午過世的。

人不是都散了嗎？屍首抬回來就停在他家堂屋裡。老頭子就守著屍首，坐在個小板凳上發愣。堂屋的門朝著街上，打街上過都看得見。街對面是雜貨舖子，姓田的大個子在站櫃台。都到中午了，鄉里上街的人都回去了，街上看熱鬧的也都回家吃飯去了。從大個子的櫃台後面就望得見鞋匠他家堂屋裡。老頭子坐著坐著，先是撞腦袋，像打瞌睡樣的，後來就身子一歪，倒在地上起不來了。大個子先沒理會，他也煩這老頭子。見他半天不爬起來，這才過街

進堂屋裡。扶起來一看，臉都紫得像豬肝樣了，嘴也歪了，這才喊人。等拖到木器社街那頭的醫院裡，也就沒救了。這大個子在場親眼見的，你們問他去好了。就這些了。

噢，小寶？小寶讓他出嫁了的大姐領走了。料理完後事，當天就走了。鞋匠那屋這會兒空的，門上掛著鎖呢。

你們呀，來調查調查也好，你們都是縣裡的幹部，有文化水平的人，又見過世面。你們說是不，城裡哪會出這事？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七日於北京

## 花豆

窗外的牽牛花藤蔓已經開始枯萎了，發黃的藤蔓上結著一顆顆水珠，到晶瑩飽滿了，便順著莖杆滾動，在一個葉柄結節處，落了下來。撲簌撲簌的聲音是水珠落下的聲響，而雨是無聲無息的。細雨濛濛，就像牽牛花藤還嫩綠的枝條上的絨毛。只有卷曲的莖蔓上還長著碧綠的葉子，有幾個花蕾，還可以開幾朵花。如今也養花了，挖了這麼一公尺見方的花壇，種著幾株玫瑰，都不見開花，只有這牽牛花，一直爬到陽台的水泥欄杆上，長得再茂盛不過。已經是秋天了，人近暮年才有興致養花，這都是老了的迹象。老了？可從來還沒有衰老的感覺。當然，要去趕公共汽車，跑幾步就上氣不接下氣。以前也頭暈過，睡個覺也就好了。看到大夫在診斷書上寫「高血壓，早期動脈硬化」，心是抽搐了一下，沒等問就給開上了病休的假條。當然，這不是什麼可怕的病症，卻不能不服老了。白露之前，那碧綠的莖蔓上也還會開幾朵牽牛花的。從來還沒有過這種閒逸，坐在家裡，望著窗外迷濛的秋雨，等著血脈降下來。

再過十天，十一月，就該五十歲了。人過半百是可以做壽的。五十大壽！你不也半百了，

剛被批准任命為總工程師。你信裡說這真有意思，可你並不特別高興，這來得太晚了一點。要是早十年呢？或者再早一些，你會興奮不已。你還有五年就該退休了。你不願意這麼早就退休，可你絕不會在五十五歲上還占著總工程師這個位置不放的，你信中說。是的，都像你這樣明智的話，生活也許會變得更輕鬆些。我們都老了，往後當然還有些歲月，路也許要平坦得多，不會再有太大的變動了吧？就這樣走下去。五十年是半個世紀，對人生來說，也就將近一生了。然後就該我們孫子輩出世了，先是光屁股洗澡，然後就不肯穿開襠褲，之後是友情，隨後又來了愛情的干擾，懵懵懂懂，男女孩子們的初戀，像這迷濛的秋雨，不，像春雨綿綿。

你還記得一個雨天，我們去法院旁聽？旁聽一起離婚案。那是哪一年的夏天？放暑假的時候，記起來了，是我們初中畢業的那個夏天，我們一起不知道是上哪去，或許是路上遇到的，那時候我們已經不像童年時無拘無束，在一塊兒玩，一塊手拉著手。在公眾場合，比如說，在學校裡，我們幾乎話都不講，免得引起同學們瞎議論。只有在家，我們還成天串門，你家我家隨便進進出出，並沒有少男少女那種羞澀的意識。

總之，我們是一起經過法院的門口，天正下著雨，是因為避雨還是好奇，就說不清了。那時候，法院的民事案件都是開庭的，哪天審理的哪些訴訟案子都要在黑板上公布。

我們進去了，也沒人阻攔，院子裡沒有人，很安靜。審判廳的門口都掛著牌子。我們溜進了一間敞著門的審判廳。法官、書記坐在前邊的台子上，台下有原告、被告和辯護律師，房間裡還坐著兩、三個人，都是與案件有關的證人。這是一件有關財產繼承權的案件。被告



和原告說起話來都囉里囉嗦，沒完沒了，而且都是些家長里短的糾紛。法官也沒有我們在外國電影上看到的那麼莊嚴，振振有詞，講起話來同樣也囉里囉嗦，翻來覆去問著幾個毫無趣味的問題。我們便出來了。隔壁一個審判廳掩著門，裡面的聲音卻很激烈，我們便悄悄地推開門，溜進去坐在最後一排緊靠門口的座位上，我還記得你的雨傘就靠在我坐的椅子上邊。地板上流了一灘水。這是一樁離婚案，男女雙方講話都很尖銳。法官的目光突然越過他們盯著我們倆，嚴厲地問：「你們來幹什麼的？你們也辦離婚嗎？」嚇得我們趕快逃出來，到了大門口，你才發現傘忘了拿。我又回去替你取了傘，撒腿就跑。我們在大街上足跑了一氣，鞋都濕透了，褲腳上濺的滿是泥水，傘好像也沒顧得上打。後來相互看看那副狼狽樣，都止不住傻笑，笑得腰都直不起來。可當時我不明白你的臉為什麼那樣紅，紅得連耳根都彷彿在發燒。

從那時候起，我才意識到你挺漂亮，更想同你接近，可你已開始同我保持一段距離，不再上我們家來一起做功課了。我也不明白什麼事得罪了你，你總是推託，說要洗衣服，要做飯，再不就是你媽媽病了。自然，我也不願意隨便再到你家去，我也有我的自尊心，我們從童年結成的友誼就這樣莫名其妙地中斷了。

童年，該是多麼遙遠了，像是迷茫的夢。從夢中醒來時，身體軟塌塌的，而夢還分明地留在腦海。

那是一個古舊的院落，一個天井套一個天井的老房子，從我家堂屋邊上的那個小門跨過高門檻，這是兒時的記憶，如今這院落還在的話，門檻也不會覺得高了。門檻後面就是你家住的那最後一個院子，裡面有一棵老柳樹。有一年夏天，叫雷劈了。從大樹叉子順著樹幹直

劈下來，倒下的時候把屋瓦都掃落了，躺了整整一院子，那是好大的一棵柳樹啊。大人們說那空朽樹幹裡準有隻蛇精，要不雷公不會無緣無故來劈的。花豆，你還記得嗎？我又叫你的小名啦，因為兒時你就帶著這個名字留在我的記憶裡。你同我一樣頭髮都花白了，還叫你花豆，你不覺得好笑嗎？啊，花豆，這是童年時的你，你穿著件斜開著領子、扣到肋下的褂子，鎖的都是布扣，如今哪有姑娘再穿這樣的衣服？只是在出口時裝廣告上還能看見，代替那些布扣的也該是拉鍊了。你當時幾歲？七歲、八歲、九歲，總歸不到十歲。如今說的是周歲，那時候叫的還都是虛歲，你看你那時候該多小啊。可你穿著那斜襟褂子，真像個小大人。你還記得嗎？你那件洗得褪盡了顏色的紅紫色褂子，好像還鑲了點藍底子，綴著點點的小黃花。而黃花的地方都洗得稀薄快通了，大概是那時候染料還不過關，黃顏色的染料腐蝕性大的緣故吧？你未必記得。可你此刻在我的記憶中跳出來最鮮明的印象就是這件褪色了的褂子，夏天你總是穿著它，天氣再熱你也不肯換上背心。說的不是孩子們現今穿的那種針織背心，那時候女孩子穿的背心都是布縫的，圓領口沒有袖子罷了。就連這樣的背心，你也不穿，完全像個大姑娘。真的，那時候我覺得你挺大，雖然我們倆同年，你不過比我早幾個月，可在眼裡你完全是個大姑娘。

你大概記不起了，有回我在天井裡洗澡，也是夏天，你從後院進我家堂屋裡來找我玩，我光著個屁股正在澡盆裡，真把我臊得不行。打這以後，我再也不肯在天井裡洗澡了。為這事我母親還發了脾氣，「看你把房裡弄得濕了一地！」我母親總是為這事罵我。屋裡都是鋪磚的土地，連層水泥也不抹，最多在床角撒點石灰，免得蟲子爬到床上來。

那時候，你倒比我大方得多，我們出了院子的後門，上池塘邊上玩去，你還拉著我的手，真像個做姐姐的樣子，我心裡特別溫暖，你還記得嗎？那個池塘總是長滿了浮萍，春天還可以在水邊上撈到小蝌蚪，大人澗馬桶也在那裡。那時候，上池塘邊上去玩就是出遠門了。

後來，就上小學了。你揹著書包從大門回來，經過我家堂屋，不，那時候還沒有揹的書包，都是手提的布書包。我真羨慕你，那學期我母親讓我休學，她給我在家補課，說是我剛生過一場大病，身體虛弱。所以我總不在你放學提著書包從我家堂屋過的時候叫你，甚至不願讓你看到我對你的那份羨慕。

你總說我好強，你說可你從來沒有覺得你比我強。你在生活中遇到困難、遇到痛苦的時侯，只要能來找我，總向我傾吐，在我面前哭，你不覺得有什麼難堪。是的，女人同男人不一樣，她們是弱者，她們總需要從親人、從朋友那裡得到安慰。但是，花豆，你不是弱者，從來也不是。你經歷過那麼多磨難，那許多不幸接二連三地落在你頭上，那麼重的擔子，家庭和工作的擔子夠沉重的了，就是男子漢也未必都擔當得起。

四十年多年過去了，你我都人到半百，老了，真老了。你我的孩子或是已經工作了，或是眼看就要大學畢業。你那當教員的老大都成了大小伙子了，比他父親志平個兒都高，長得真像他，說話的聲音都悶聲悶氣的一個調。他死得可太早了點。不過，孩子們都獨立成人啦。你那一姑娘小冬同我們家圓圓也就該畢業分配了。我們倒是該把生活的位置讓出來交給他們。是的，我們有知識、有經驗、更有教訓。而他們也會有他們的知識，他們的經驗。我們走過的路沒有必要他們再走一遍。他們自會走出他們的路。再有十年，你我不就都退休了？比起

我們走過的大半生，最後這些年，剩下的這點生命不會有多了不起的作為。你如今當上了總工程師，你說你絕不會把這位置占到退休，你要盡早讓給年富力強有作為的去幹，不必讓他們也再熬到氣喘吁吁頭髮花白的年紀。你我這些老頭、老太太的心也許還不甘衰老，可我們已經開始在回憶中過日子啦，這就是老的跡象。你不會認為我感傷吧？還真有這麼點，過去可不曾有過。因為是秋天，因為霧雨連綿，因為從來也沒這分閒暇想到童年，便勾起了這許多回憶，原先都沉睡在記憶裡，就不免喚起了難以盡言的種種感觸……。

細雨迷濛，無聲無息，帶來了一種惆悵，惆悵中又透著寧靜，只有撲簌撲簌的水滴聲，是落在枯黃了的牽牛花葉子上，而泥土吸吮雨水是不會有聲響的。一切都被雨水浸透了，病怏怏的，都打不起精神。只有那嫩綠的莖蔓上的絨毛還有附著雨水的力量，絨毛上的雨水亮晶晶的，又順著莖蔓，聚匯到葉柄處，成為晶瑩飽滿的水珠，越來越透亮，沉甸甸地，欲墮而不落。就在呼吸換氣的時候，它跌落了，發出撲簌的聲音。

從來還沒有這樣傾心回顧過往事。不是這次華純一再督促去醫院檢查，哪裡有這分閒暇？家裡安靜極了。星期天圓圓在家不說，還有她的那些男女同學，大聲地說笑，那麼熱鬧。平時華純也總是忙這忙那。她精力倒還旺盛，相差十歲，到底是年紀放在那裡。也終於享受了一回病假，一開就是一個月，無非是頭暈，沒什麼別的大不舒服，這真是一種富貴病，一種還沒享受過的奢侈。其實，真把工作一交，也就交了。地球離開了誰都照樣轉，說不定轉得更輕快一些呢。一個科室當了十八年的主任，也該換班了。曾經罷了幾年的官，這也算官。然後是落實政策，又官復原職，自己也很不服氣過，讓他們折騰去，看誰收拾這攤子？可又

收拾好了沒有？究竟怎樣才收拾好？還不是一大堆矛盾，工作就是解決矛盾。可這些矛盾同水電站有什麼關係？你是搞水電站設計的，不是學解決人事糾紛的。可這些年來，這類糾纏還少了嗎？還又摻合過一段政治，成天像熱鍋上的螞蟻，打聽到一點小道新聞，便焦慮，便激忿。是的，不是個學究，是個有血性的漢子！這一切好在終於過去了，可又得為圓圓的升學和前途操勞，又代勞得了嗎？圓圓就要大學畢業，也好像有朋友了，是的，男朋友。可不，二十三歲了，我們在這年紀都大學畢業早工作了，談戀愛就更早。讓她談去吧，總不能把女兒一輩子拴在身邊，為我們送終。他們有他們的事業，他們的路。可現今的年輕人那麼激烈，動不動就口出狂言。「那都扯淡！」這留著長鬢角叫大軍的小伙子該不會是我的將來的女婿吧？看得出来，圓圓挺崇拜他的，就崇拜他那分狂妄？話說回來我年輕的時候不也目空一切嗎？不是把系裡大名鼎鼎的教授說成是賣狗皮膏藥的？可又做出了多大的成就？那些大膽的設計今天看來不也都已經陳舊了？生活就這樣無情嘲弄人。我們生活的那一頁就這樣翻過去了，無法倒轉過來。我們以為已經懂得了的東西，付出了痛苦的代價終於弄懂了的東西，孩子們並不以為然，他們甚至沒有耐心聽我們講完。「爸爸，你那都是老黃曆了。」圓圓也對你這樣說話？可這些老黃曆似乎就在眼前，從記憶的深處總不斷湧上來，還是那樣生動……

老柳樹，那棵被雷劈斷了的老柳樹總在眼前，就不甘心死亡，照樣長出枝葉來。雨後，在半邊都空心的樹幹上照樣可以找到蛻了的蟬殼。滿院積水的土地上，那周圍光滑的小圓孔裡，把泥土摳開，用一根柳樹枝便可以釣出還沒有蛻殼的幼蟬。記得我還有次惡作劇，把一隻幼蟬放進你的頸脖子裡，你驚叫起來，又哭又跳。我把手伸進你頸脖子裡去，掏出來給

你看，不就是隻蟬嗎？可你還是傻哭，要告訴我母親去。我只好向你賠不是，保證以後不再這樣做了，只求你別對大人說，不管是我媽媽還是你母親和你外婆。事後，你果真對誰也沒說。打那以後，我就完全依賴你了。但是愛情絕不靠依賴。更純真、更持久的也還是這種友誼。男女孩子間的這種友誼是感情的波瀾摧毀不了的。這在人生的大動盪中尤為可貴。只有它才能支持人，在那種漫天的風暴之中。

「他們說我隱瞞了家庭出身，」你壓低了聲音對我說。

滿街都是串聯的紅衛兵，公共汽車上也用紅漆刷著大標語，卡車上押著掛牌子遊街的，空中飄著撒著傳單。我們就站在設計院的大門口，人來人往的，十分扎眼。

「這不是說話的地方，」我說。

你到設計院來找我，突然出現在我面前，形容憔悴。你是借這大串聯的機會來的，擠在水泄不通像沙丁魚罐頭的東廂裡，蹲坐在地上一天一夜了。

我把你領到家裡，你洗過臉，把頭髮梳理了一下，談起了你的身世。你說你的出身不能算資本家，你那個跑單幫做買賣的生父早就遺棄了你們母女，那還是在抗戰勝利之後的事。你從未同你這位生父有過聯繫，你根本不承認有這樣一位父親。你說我可以證明。

這之前，我並不明白你們家是怎樣生活的，儘管從小我們兩家就住在同一個院落裡。你

家在後院的拐角裡，只一間房間，用木板子隔開。外間算是堂屋，放著你外婆的床，裡間睡的是你和你母親。我確實從來沒有見到過你父親，你們家的生活總是很清苦。在我的印象中，你們家的飯碗還有補過的，那是用弓子在碎了的磁碗片上先打上孔，再用銅釘連接起來。如今是再也聽不見巷子裡「補碗——補鍋囉——」，那種帶唱腔的吆喝聲了，再貧苦的人家碗破了也不會去修補了。

我聽我母親說過你命苦。你母親是個可憐人，丈夫走時丟下了幾個錢，就再也沒有下落。是另娶了還是死了，都沒有音信。我也還記得你們家熱鬧過一陣，那已經是你上中學之後。經常來個禿頂了的男人，他總是戴著八角帽，那時候這帽子很時髦。他一來你母親和你外婆就忙亂起來，而你總縮在一邊。後來，他成了你新的父親。可我從來也沒聽你談過他。我知道你不喜歡這個人。他前妻死了，這是你後來告訴我的。他還有三個孩子，兩個年齡都比你大。你母親讓你住過去，你外婆不願意，怕你吃虧，受欺負。後來你母親就搬走了，只時不時來看看你們老小兩個。這大概就在我們初中畢業那年暑假之後。當時，你們家的事你一句也未談起過。

你上高中以後，放學好像就再也沒有從大門回來，穿過我們家的堂屋，回你家去。你總是走你們後院的後門進出。上學放學的路上你也總繞著道，從那個小雜貨舖子邊上的水巷繞到大道街上，很少再走三眼井後面的那條羊拐子巷，可那是去中學校的一條近道。偶爾碰見你，你也總是跟著女伴，有說有笑，彷彿根本就沒看見我，彷彿我們根本就不認識，我們小時候就不曾手拉手在池塘邊上玩過，彷彿你從未在我家堂屋裡做過功課，彷彿你也沒有借過

我的彩色鉛筆畫畫。不知你是怕我不經意叫出你的小名花豆，還是你不願意讓你的女同學們知道我們之間有過那麼一段童年的友誼。

那時候，我們中學裡男女生是分班的。我們男生班只有共同搞文娛活動的時候才同你們女生班有接觸。再就是組織晚會或舞會，而這些我一概不參加。我那時的志趣在足球場上，我經常踢的是右邊鋒。要是我踢進了一個球，那才是最得意的事情。可惜球賽的時候往往沒有什麼高年級的女孩子來看，不是我們組織的啦啦隊，就是低年級的孩子。

我們重新講話是「五一」節遊園的時候。我帶著還在上小學的我妹妹和我們那個院裡的一些孩子，領他們去公園遊園，打氣槍、猜謎語。後來，到了鞦韆跟前，他們又盪鞦韆。這時你和你的女伴們穿過籃球場走來，一個個都打扮得花枝招展，白襯衫、花裙子，抹了口紅，擦了胭脂，都化了粧，把辮子盤在頭上，你們是剛剛演出完畢。

我妹妹見到你便叫：「花豆姐姐，花豆姐姐！」孩子們跟著一齊嚷起來，都撲到你身前，拉住你的手。當時你可真像個大姐姐的樣子，把孩子們哄得團團轉。你還同我講話了，那麼隨便，自然，好像我們之間什麼隔閡也未曾有過。我們便替他們守住鞦韆，不讓別的孩子來玩，還把他們推得老高，一個個都尖聲怪叫。後來你說：

「我也來盪一會，你替我推一下。」

你登上了鞦韆，我推著你的後背，手碰到了你肩胛骨。可你說要我扶住你的腰。啊，你的腰肢可真柔軟。我小心翼翼地扶著你的腰，推著你，一直把你送到鞦韆的頂頭。你真淘氣，膽子也大，不像小姑娘那樣顫悠悠，而是一蹲一起，越盪越高。你高高盪起時，頭髮絲都在



閃光，逆著太陽光，身上的線條都顯了出來，尤其是你那雙雪白的腿。盪回來，裙子便像傘一樣張開了。我驚呆了，屏住了呼吸。你察覺到了，企圖用腿夾住裙子，但又騰不出手來，只好不再蹬腿，等著鞦韆停下來。我很想再扶一把你的腰，為讓鞦韆緩衝一下。你卻用責怪目光望了我一眼。我還清清楚楚記得你那眼神，分明是責怪的，緊了一下眉頭，那怕再細微，我也感覺得到。我肯定臉紅了，好一陣狼狽。你一直到出了公園大門，才同我說話。

這之後，你結婚之後的第二年，也許是三年，還是兩年之後？不對，不，不去管它。總之你結婚之後第一次回來看望你外婆和母親，你去找過我妹妹。那時候你大兒子已經去世了。你是來看我的，你以為我也會回來過春節，可我那年沒有回家。大壩就要合龍了，作為設計人員，我不能離開施工現場。你對我妹妹說，你當時並不想結婚。大學畢業前你給我寫了一封信。我在外地上大學，也正在等待分配工作。你信上說：你們學校的分配方案中有留市裡的名額，你想徵求我的意見。可又說：「故鄉的雨水流到臉上，落進嘴裡都是甜的。」我永遠記得你這句話，我當時回了一封信說：「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無論是高原的風還是北國的雪都是溫暖的。」我信手寫來，回了這封信，沒有想到更多，為什麼沒想到也很難說得清。也許是事業未就，何以成家？不，這也不是理由。我更沒想到，這以後你的信便中斷了。我知道你結婚也是妹妹告訴我的。

你那年是春節後到我們家去的。我們兩家早都不住在那古老的大院裡了。你來的時候，我父母親都出去拜年了，只有妹妹在家。你對她說，畢業之後，你真的去大西北了，高原上的風，是的，你就是這樣對她說的，迎著高原上的風去建設新的城市。你這次帶著個剛滿歲

的兒子回來，你非常喜歡你的兒子，還說你丈夫也不錯，他真心愛你，你就這樣對我妹妹說，對那個還在上高中的丫頭片子說。你說你總想再見到我。你同她談起了「五一」節那次一起盪鞦韆，還談到了我握著你的腰推到半空中，你都記得，當然也會記得我那窘迫的樣子。你說不知為什麼總忘不了。你哭了，你同我妹妹說，你是收到了我那封信之後，高原的風，啊，總是高原的風，你才答應你愛人求婚的。他是你同班同學，他懇求了兩天兩夜。從星期六的晚上起，你們就談，你說你到大西北去，他說他跟你去。他真報名了。

星期六吃過晚飯，他到你宿舍裡，宿舍裡的同學回家的回家，外出的外出，只有你們兩人。他一直苦苦哀求，到夜裡十二點多鐘你把他趕走了。可早晨七點，他又來敲你的門。又待了整整一個白天。他訴說了他的身世、他的孤獨和對你的愛慕。他是個孤兒，也沒有親屬，只有個姨媽在香港，只要你答應，他願意同你到任何艱苦的地方去。他還發誓婚後絕不會虧待你，欺負你，甚至在你床前下跪。這並不是你需要的，可他卻跪下了。直到星期一的凌晨，你哭著答應了他。這不是愛情，這是憐憫，你說。你丈夫確實愛你，你也很照顧他，但你總忘不了我們的童年和少年時代，只想再見我一面，並沒有別的想法。你以後再也不會回到家鄉來了，你哭著說。妹妹來信說她也止不住陪你哭了。你還說你要把你外婆接到身邊去，請外婆幫著照看小孩，你就在高原上安下了家。往事的回憶就這樣縈繞人心，又令人惆悵。其實，我們之間並沒有熱戀過，甚至並沒有真正談過戀愛。也許太熟悉了，太親近了，倒反而不利於助長這種感情。「五一」節之後，我們之間是有過朦朧的感情，可從來也不曾分明。記得我們還一起去看過電影。那是我給妹妹買的票，快到鐘點了她還沒回來。我便去後

院問你，你欣然同意去。我們匆匆趕到電影院，已經開演了。我們沒有看到片頭，也記不得講的是什麼故事。碰碰撞撞摸到了兩個空位子，黑暗中我碰到了你的手，溫暖、柔軟的手臂，你始終也沒有挪開。我就迷迷糊糊沉醉在這種幸福和激動之中，想必你也如此。至於銀幕上演的什麼，全然沒有留下任何印象。我們臂膀挨著臂膀，一直到亮燈影片結束。出了電影院，我們默默走著，路上什麼話也說不出來。再說，那時是不需要語言的，任何語言也許都太粗俗了，都有損於它的聖潔。但是，我們再也沒敢一塊兒去看電影。

你是否記得？有一次我去找你，你正在裡屋洗澡。外屋你外婆也不在家。我即刻要走，你卻隔著板壁叫我等一下。你說你一會就洗完。

「你可以拿桌上的《普希金文集》看。」

我卻心神不安翻閱著普希金的那些純真的詩句，板壁後面響動著水聲和擦肥皂的聲音，任何聲響都聽得一清二楚。裡外間只垂著一塊遮擋不周全的布簾。你那樣信賴我，我非常感動，坐著不敢挪動一下腳步。你披著一頭散開的濕髮，端著澡盆從裡屋出來了，倒了水，在我對面坐下，梳著頭，紮著辮子。我不知哪來的勇氣，從你梳子上摘下來一根你的長髮，那是一根很細、很細、光潔的褐黃色的長髮，不像垂在你胸前的辮子那般烏黑。我把它攪在食指上，你微微地笑了。那是種僅能覺察的凝結在嘴角上的笑意，你面孔紅潤，長著細小毫毛的皮膚那般新鮮，鮮紅的嘴唇上有一條條紋路，瞳仁是褐色的，閃著詭譎的光。你突然站起來後退著說：

「你想吃玉米嗎？」

我點點頭。你便轉身從鍋裡拿了一根黃澄澄煮熟的玉米遞給我。我把纏在手指上的那根頭髮絲取下來，夾進《普希金文集》裡。你裝做並未看見的樣子，但我敢肯定你看見了。後來你就坐在你外婆的木板床上，離我遠遠的，還把裙子緊緊包住膝蓋，聽我胡說八道。我也不知胡扯了些什麼，臨走時把《普希金文集》帶走了。

我曾經把這根頭髮珍藏起來，之後卻不知放到那兒去了。可這種柔情也沒有發展成為愛情。我後來想過這是為什麼，始終也弄不清楚。是因為這種感情太純潔了？是因為你對我太信賴了，以至於我任何輕舉妄動都怕會損傷了我在你心中的形象？還是愛情對我來說成熟得太晚了？愛情就是這樣難以解釋，它是一種信賴，又不完全是。我同華純經常鬧彘，那怕在我們結婚之前談戀愛的時候。她是我妹妹的同學和好朋友。我把什麼都告訴她了，可我們還是經常有誤會。嫉妒是女人的天性，但是你從來沒有表露過這種嫉妒，這也就是我們無法從友誼發展到相愛的緣故吧？

嘖！嘖！

走呀！

哪裡去？

往前去。

幹嗎往前去？

就老死在這裡？在回憶中過日子？

誰在回憶中過日子？

你不沉浸在回憶中了？還不到這時候吧？

老啦！

別這麼頹喪。

沒法呀，心沒老可心血管已經老化了。

那你就準備到此了結？就不能振作起來嗎？

倒想回到年輕的時候，從頭幹起。好像還沒有真心生活過。

別瞎說了，女兒都快大學畢業了。

要能回到這個年紀該多好呀，那將從頭做起。

你大小設計過五個水電站。

我想設計十個！

五個就不少啦，你有五座不朽的紀念碑，只不過沒刻上你的名字。

幸虧沒刻上，有一座基本上是擺設，另一座三個機組只有一個機組能發七、八個月的電。

水文地區資料不全，這不是你的過錯。

我沒有阻止。

你想當權威？

當學術上的權威。

你該知足了，你好歹已經是個室主任了，已發表過上百篇論文。

我沒一本著作。

你寫呀！

寫不了了，老啦，再說都已經過時了。

你怎麼這樣不知足呢？

我要重新開始，重新生活！

可憐的人……

窗外那條枯黃了的藤蔓上，雨水在往下流動，急速地，在葉柄結節的地方立刻形成了一顆水珠，還不等流過那個結節，就飽滿得晶瑩透亮，便墜落了。又一線雨水在莖杆上往下跑，剛到葉柄結節處就膨脹成為一顆水珠，滴落了。綠蔓上的絨毛也看不見了，都流淌著雨水。現在到處都在掉水點，就連枯萎了的葉尖上也在滴水。撲簌撲簌的兩點聲此起彼伏，互相呼應似的，呼應都來不及，竟相催促。往前看，飄飄的雨絲，一條一條的細麻線。對面樓房變得灰暗了。此刻有三點鐘了？四點、五點、六點、六點半，華純下班才能回來。從來也沒有

這樣清靜過。

想到哪裡去了？想到童年、少年時代，隨著我們那個院落新修馬路要拆除，少年時代也就這樣結束了。那氣味古舊而潮溼的院落也早該拆除了，都盼著修新馬路好搬遷到乾燥的水泥地面的有自來水的新樓房裡去。熱鬧的大學生活，強烈的求知欲，新生活的創造者。青年時代也那樣遙遠了，不，彷彿就在昨天。

畢業前等待分配的那個暑假我回去了，之前我給你寫了封信。你從東城跑來，你和你外婆在東城分了一間房，離我們家好遠。我不巧出去看一位同學去了，你在我家從下午起一直坐著等我。先是我妹妹陪著你，隨後我父母親下班也陸續回來了。你後來對我說，我父母親那天簡直把你當作上賓，始終陪坐著，妹妹下的廚房。你往常在我家隨便得像家裡人一樣，所以弄得你極不自在。我卻在一位同學家吃過飯，晚上九點鐘才回到家裡。我一進房門，大家都站起來了，好像我倒是什麼重要的客人。我母親鬆了口氣說：「你可回來了，豆兒從下午起就等你！」

我母親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就叫你豆兒的，那是你外婆的叫法。我父親也責怪我出去不回家裡說一聲，不在家吃飯也不留話。他忘了我上哪裡去是從來也不打招呼的，家裡從來也不

過問。你端端正正坐在一張藤靠背椅上，桌上擺著瓜子和糖果，我妹妹還一個勁地給你倒茶。那是我們之間最客套的一次談話，完全是外交式的，不斷變化話題，不讓有一刻冷場。可就你我明白，全是乏味的新聞，純粹找話談。臨了，你才說明來意，星期六你們學院為畢業班、舉行隆重的晚會，學校的領導都來參加，也歡迎畢業生的家長和親友出席。你來當我們全家的面發出邀請，花豆你這真是辦外交呢。我們全家送你到大門外，禮儀就是這樣隆重。你走了之後，母親把父親和妹妹支開，單刀直入地問我：

「你覺得豆兒怎樣？」

「很好啊，」我說。

「你們就要畢業分配了。」

「是的，」我說。

「你不打算回家來嗎？」

「我服從國家的分配，哪裡需要去哪裡。」我志願表上也確實是這樣填寫的。我為什麼非回到家鄉來不可？這天地太小了。母親嘆了口氣，在椅子上坐半下。

「豆兒可是個很好的姑娘，長得也不錯，學習好，也肯勞動，你還挑別人家什麼呢？」

我吃了一驚，問：

「她來提這事了？」

「沒有，」母親說，「這還用說。你自己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說我還沒有想過這問題，我說這事對我還太早，我還沒工作，我不願意現在就陷入小



家庭生活中去，母親便再也沒有提這事了。

星期六我去了。你說好在宿舍裡等我。走廊裡靜悄悄的，都到晚會上去了，只有你房裡還亮著燈。門虛掩著，留了一線縫。我敲門，你立刻出來了。我說：

「晚會已經開始了？」

「不要緊，先是學校領導講話，」你說。

你讓我在覺得整整齊齊的你的床上坐下。你是靠助學金上學的，這我知道。沒有一分多餘的閒錢花，床單是洗得發白的舊被裡子做的。枕頭也是你自己縫的，還綉了花。你給我端來滿滿一搪瓷缸子的濃茶，在我對面的舖位上坐下。你顯然剛梳過頭，胸前垂著一條梳得光溜溜的大長辮子，身上穿了一件剛換上還帶著折印子的花襯衫，一條藍紫色新的綢裙子，我從來沒有見過。我們先說了些話，突然沒話了，默默相望。你連忙問我：

「你看我的照相冊嗎？」

你便忙著去翻抽屜。像所有的女生宿舍一樣，牆上貼著許多小貓、小狗、花兒和電影明星的照片，又十分整潔，到處顯示出姑娘們的精細。還有一種脂粉的微香，最令人受不了的是鐵絲上晾著的女孩子貼身的衣物。我只覺得周身極不自在。你趕忙低頭翻照相本給我看。那是一種紅臘光紙面子的只有書的開本大小最廉價的照相簿，處處都顯出你的清貧。照相簿裡有你母親、外婆和你，一些發黃了的照片。新的大都是你和大學裡的同學外出實習和文娛活動的合影，但都未放大，只能認得出哪個人頭是你。這本小小的照相簿很快就翻完了。我也越發感覺到你的窘迫和慌張。你頸脖子上有一顆痣，這我小時候就有印象，微微隆起在你

細白豐潤的脖子上。你才笨拙呢，花豆，你不該把只能見個人影的照片給我看，你應該談談你自己，或者乾脆就向我表白，也許生活會是另一番模樣。你大概感覺到我在看你，你更慌張了。你說：

「我們去吧，舞會該開始了。」

校園裡，清涼的晚風中，我克服了這陣迷茫，禮堂那邊傳來了音樂，我的心也變得輕鬆了。但是，花豆，你是那樣不走運，你不該帶我到這種舞會上來，那麼蹩腳的樂隊還不如放唱片呢。簡直像馬戲班子裡的伴奏，同我那個大學裡的樂隊根本無法相比。再說，演奏的大都是廣東樂曲，什麼「步步高」、「彩雲追月」，太俗氣了。當然也挺熱鬧的，但這絕不是傾吐感情的地方。還有舞場上的那些英雄，我就不明白他們為什麼要抹頭油，大背頭甩到後腦勺上，還有邀請女生跳舞時的那分油滑，處處要顯不出他們是情場上的老手，真俗不可耐。他們還來邀請你，你沒有跳，只是陪我坐著。你還記得嗎？一個長著馬臉的短腿的小子不斷向你鞠躬，你不得已還是跟他跳了。隨後，你就回不到座位上來，他們接二連三像蒼蠅似的把你盯住。你呼吸急促地終於回到我們的座位上來，用手帕擦著汗。又有人來請你了，他沒有擦頭油，也不那麼可憎。他目光中藏著哀求，我當時不知道這就是你未來的丈夫志平，你向他抱歉地笑了笑，說你累了。他便乖乖地退到一邊，老望著你和我，也不進舞場裡去，我當然明白這是你的追求者。又有油汗閃光的老手來請你跳舞了。你說：

「我們跳一會吧。」

我拉起你的手，你的手軟弱無力。我不知道你當時是什麼心情，可我只覺得這裡灰塵撲

撲，熱氣騰騰。我感到一種歉意，應該帶你轉圈，那怕再熱。有一對撞上我們了，我感到你的胸脯很高，很柔軟，手指扶著的你的脊背卻很結實。燈光下，迷蒙的灰塵，滑石粉撒得過多，這一切都令我窒息。音樂一完，我就說：「我們出去走走吧。」

你跟著我從禮堂裡出來了。花豆，你那天晚上為什麼不留我在寂靜的校園裡散步？卻說：「你到我家裡去坐坐，外婆特別想見你。」

「改天再去吧，太晚了，」我說。

花豆，也許命中注定了，那天晚上你喚不起我的愛情，不知是什麼緣故，你溫馨的青春，少女的美，又有過一同度過的童年，可惜你當時沒能喚起我那些回憶。也許是你那本可憐的照相簿，這敗興的舞會，我不知是什麼在潛意識中阻擋我向你貼近。是那種清貧的生活在你身上留下的影子？其實我家的生活也夠不上富裕。也許恰恰是你的倔強，你堅持要上學，要在生活中取得自己的人格和地位。我們那個大院落裡，前面的小四子，讀完初中就進工廠了。大頭的姐姐大金子，才讀了個小學，十六、七歲就說定了婆家，後來到一家竹器社編竹籃子去了。就我們所知，那個大院裡的住戶，前前後後上了大學的也只有我們倆。像你這樣家境的女孩子更是不容易。你後來同我談到過，你高中畢業的時候，你繼父就不同意你再考大學，他要給你介紹個對象把你嫁出去。還有個什麼股長，穿著一身料子服來你家相親過。你氣得跑出去，一天沒回家吃飯，一個人躲在漆黑的教室裡哭，是學校的老陳老師夜裡把你送回去的。這之後，你考上了大學，你繼父才罷休。

你完全是你自己掙扎出讀完大學的，繼父不給你一分錢，母親得供養你外婆。整個大學

期間，靠的都是國家的助學金。你當時還不願意進師範學院，師範學院的學生的生活都由國家包下來。可你不願意當教師，你需要尋求更寬闊的生活道路。你學的是機械製造。女孩子學機械製造的很少有，你就這樣為自己闖出了一條路。

你如今是車輛段的總工程師，笨重的車輛與鋼鐵的撞擊聲在你身後叮叮噹噹。你從容地跨過鐵路岔道，滿臉絡腮鬍子的司機探出頭來向你這個頭髮花白的女人招手，你不覺得驕傲嗎？你肯定習以為常，沒有這種感覺了。生活並不容易呀，那種坐在牆角下敞開著衣襟奶孩子的婦女還少嗎？那種成天圍著鍋台轉，忙完上頓趕下頓，不知生活還有別的意義的婦女還少嗎？那種看著丈夫的眼色行事，或仰仗丈夫一官半職的威風，到處叫罵喳呼並且以此為榮耀的婦女還少嗎？你從我們那個古舊、潮濕的院落裡走了出來，人們在拆除舊院落修新馬路的時候，並沒有都剷除這種生活。

你奔跑著，喘息著，吃力地卻不顧一切地往前跑著，跑著，兩隻手不斷地撥開擋在面前的枝條、藤蔓。也還有幾乎把你絆倒的荊棘，你回頭望了一下，停住了腳步，抽出腳來，顧不得劃開的傷痕，又跑著，不停地跑，你要永遠擺脫舊生活的影子的追跡。而那影子彷彿總也在後面追跡著你，你不能停步，儘管疲倦了，你還是在跑，撥開左右的藤葛和枝條，這都

是非常惱人的。在陽光下，田野裡，也還有山風，你照樣跑著，雖然疲憊不堪，腳步卻仍不停歇……那是很美的，花豆，那就是你。

可是我當時卻不懂得你身上孕育的這種美，只注意到了你身後的影子。那是已經上大學之後，有一年寒假我回家過春節。你家也搬到一幢現在稱之為簡易的二層樓房裡去了。從紅磚砌的樓梯口上去，緊靠著樓梯的一間。門口放了個煤球爐子。走廊簷下掛了竹杆，晾著洗過的衣服。冬天，陰冷冷的，房裡也沒有火。你外婆病了，穿著棉襖靠在床上，腿和腰圍著棉被。臨窗口，搭著你睡的那個床板。你忙著張羅，又要給外婆灌銅燙壺給她暖腳，又要給我泡茶。我隨手翻了翻你床頭的書，有本《孽海花》，這就是我後來總不太願意上你家去的原因吧？我沒有看過這本小說，但我知道這類書講的不外乎女戲子或妓女被強納為妾，還有硝強水毀容，肺癆病咳血，像陰冷的冬天一樣。對這類陳舊的故事我十分反感，我不明白你為什麼愛看這種書？也許就是這種未經思索的印象在我的潛意識中，所以我拒絕了你的愛情。如今回想起來，覺得可笑，又有些悵惘。我已經老了，對人變得那麼苛求了，更多的諒解，更多的寬容，同時也認識到年輕時的幼稚與單純。我們一廂情願地以為是新生活的主人，卻不願意承認，也看不見那舊生活的影響還根深柢固，要掙脫它的束縛又那麼不容易。但是，你掙脫出來了，你是弱者中的強者，你畢竟成了你自己命運的主人。沒有拆除的那種院落也還有，那裡面的人們如今怎樣生活就不知道了。舊生活的影子也還在追隨著人，不曾聽說了的不自由的婚姻和婚姻的買賣又一度死灰復燃。可花豆你終於從那個陰冷的院落中掙脫出來

了，這要費多大的氣力！

如今，被童年的記憶溫暖著的同時，我又感覺到，觸摸到了那層陰冷。那棵被雷公劈了的樹，據說是裡面藏著個蛇精，我曾經好一段時間不敢到後院裡去。而後門的那個老頭說這蛇精足有扁擔粗。大頭的媽說，在她懷著大金子的時候，臨盆前幾天，這蛇精就屋樑上掛下來，直舔她的肚子，她當時正躺在竹床上納涼，似還未睡著。所以大金子一生下來她就不喜歡她。要不是後來不准買賣人口，大金子也早賣給人家去了。在我們剛上初中的時候，就又有有人來要領她走，她哭著在地上打滾，也還是被婆家領走了。這就是我們這個大院裡那時候女孩子家的命運。就連我們家這樣開明，小時候我生病，母親還請了算命先生。他擺開了我的生辰八字，用他那長著像鬼爪子樣的長指甲的乾瘦手指，扒扒招招，閉上眼睛，嘴裡念念有詞。然後，說我前世的父母要把我領走，我只有夜裡裹著魚網才能逃生，弄得我母親慌了手腳，又是燒香，又是燒紙錢，求我前世父母放過我這條小命。由於我父親堅持，才沒有潛逃，發著高燒更無從潛逃，花了些錢請來醫生，打了針，吃了藥。可那天晚上，母親還是請鄰居幫忙借來了魚網披掛在我身上，房門口又放了把抹了雞血的菜刀，父親硬是坐在房門口守了一夜。母親則把我抱在懷裡，她說她真看見了兩個沒頭的人滾了進來，在門口打了個圈，才出去的。就連她多少受過些洋學堂堂教育的也相信這種鬼話。這就是我們那個冬天陰冷，夏

天潮濕，屋樑裡飛出白螞蟻，陰溝裡長著苔蘚的大院。

童年、童年，陰冷的、溫暖的、溫暖又陰冷的、潮濕又古舊的、又惆悵、又親切、神秘而分明的童年的記憶，一旦被喚醒，就都浮現到眼前。

花豆，你準還記得，院裡第二進天井上方的閣樓上，那間總是鎖著的房間，都說是房東的二姑娘還沒有出嫁就吊死在裡面。這裡有長著白鬍子的老頭和大仙，夜裡有腳步聲和種種音響，我們總提著膽子偷偷爬到閣樓上去，從門縫裡張望，卻只看見了塵土和蜘蛛網。童年，關於這院落的房東有那麼多傳說，有多少佣人，有多少小老婆，玩雞鬥狗，又破落了，可誰也沒有見過他。每月末收房租的是個在什麼錢莊裡做事的穿馬褂的麻子，而這裡的住戶有小學校裡的窮老師，有穿綠制服送信的郵差，也有像我父親這樣的在輪船公司裡供職的小公務員，有你母親這樣被遺棄了的老少三代，也還有小四子父親那樣說不清做什麼買賣的生意人，一年總有大半年不在。也還住過兩個穿高跟鞋的女大學生，我同你到她們房裡吃過餅乾。她們的全部家當一人只有一隻小皮箱，可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那麼多書，堆在床上和桌子上。但她們很快就飛走了，只有她們才給這個陰冷的院落帶來過明亮。她們會唱我們從來沒有聽過的好聽的歌。以後這個大院裡再沒有像她們這樣可愛的人啦。母親也不讓我再到大門裡她們住過的那間房裡去了。裡面住了一個婊子，背後大家都這樣叫她。我有回也這麼叫，我母親劈手打了我一巴掌，那時候我才知道婊子是最壞的女人。女人們一吵架帶上了這個字，就非動手揪頭髮扯衣服不可。後來她也不見了，這個院落裡便冷清了不少，再也沒有女人間那些交頭接耳，鄰居間女人們吵架也不揪頭髮了。其實，我倒覺得那女人怪可憐的，看上去

比我母親還年輕，可眼泡總是胖的，老像哭過了一樣。

這個院落裡前後後還住過好些人，都住不長久，還沒弄清楚是幹什麼的就搬走了。花豆，你那後院裡就住過一個男的，樣子很兇，早起就喝酒，是你告訴我的他手上有一條龍，他抓花生米給你吃你看見的，你害怕就跑回家了。你告訴了我，我告訴了我母親。她不讓我再到後院去，說是拐小孩的，我又告訴了你，你還記得嗎？我們的童年就在這個院落裡度過，並不像遙遠的夢，我原以為都在記憶中消失了，此刻都回來了，又都遠去了……

屋檐上落下的一串串雨水，接二連三，彷彿在空中跳躍，但即刻墜落了，又像是斷斷續續的線，白色的和灰色的。連續，又跳斷了。排水溝該漲水了，渾濁的水流，落葉和香煙盒該在下水道口子上打圈圈，生活像一條渾濁的河流，總也沒有清明的時候，總是那麼急促地向什麼地方奔去。瞬間又轟響一下，那麼多混雜的印象同時湧來，來不及看清楚就閃過去了，只能留下那最主要的，不，也未必是主要的，也有那麼多毫無意義的細微末節。總之留下的只能是最鮮明的，當注意力集中捕捉住它，就鮮明起來了，音響、色彩、視象，有的其實是想像，未必是真實的回憶。它們就這樣奔流著、碰撞著、有聲有色的，像香煙盒子、枯樹葉子、一塊碎木片，還有流進下水道汨汨聲響，就又混濁了。

陽光和你的一張臉。你的嘴角已經有了皺紋，不是一道是兩道。你坐在椅子上，陽光照



著你的臉，在我家裡，不是現在這個家，我十年前、十五年前的那個家。你坐在外間，面對著窗子，那時候也有兩間房，後來下放回來只給一間房，現在又搬進這兩間一套的房子了。你瘦得很厲害，像害了一場大病。

「我還好，要緊的是孩子。我真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你的聲音也變得有些沙啞，是你的聲音嗎？你放下了，到戰備三線的第一線上去，要修一條鐵路支線，你並不是搞鐵路施工的，學的是機器製造，幹的是車輛的維修和製造，你熟悉各種車輛，從偽滿時代的悶罐子老爺破車到新建造的軟席臥車和專列，每顆螺絲釘，每處焊接和鉚合你都一清二楚，但是你不能不離開你的車輛段，得到鐵路施工工地去接受改造。因為你剛審查結束，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對你落實了政策，你自由了，你願意到最艱苦的地方去。丈夫已經「畏罪自殺」了，大兒子也已插隊落戶了，老外婆也已病故，只有小冬沒處寄養。你帶著她去勞動改造。你我面對面坐著。我們家的圓圓同小冬去看根據京劇樣板戲「紅燈記」拍攝的影片「紅燈記」去了。華純醫院裡星期天加班，辦最新指示的學習班。

你那雙眼睛是憂鬱的，像一灣秋水，別這麼說，不如說是明淨的，秋天也是明淨的，說的是有陽光的時候。房裡很明亮，陽光下你面容憔悴，你有白頭髮了，幾根亮閃閃的銀絲，是陽光的反光？你的痛楚也一樣動人，真的。秋天的陽光。你的聲音卻十分平淡，講述的彷彿是別人的事情。你談到志平，你的丈夫，他曾經在你床邊跪下懇求你，這不是你對我說的，但是你同我妹妹說過，這也不必忌諱，他人已經死了。革委會清隊辦公室通知你的時候說是「畏罪自殺」。他的罪名是，鍋爐爆炸的時候正當他值夜班。他從工業局下放到廠裡勞動，

人都不願意值夜班，他值，因為可以少同人打交道，少同人說話。他害怕開會學習多說話，在工業局受到批判就因為平時學習會上他那些過頭話。值夜班可以不參加集體學習。他為什麼那樣熱中值夜班？這就只有你知道。鍋爐就在他值班的時候爆炸了。不錯，看鍋爐的工人是個新手，人睡著了，可人受傷了。要是搞破壞也不會把自己炸成重傷的。再說，志平是「紅革總」的，他們這派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被壓垮了。再說，困難時期，他多年不曾聯繫過的在香港的一個姨媽給他們寄過罐頭。他收下了，還回過信。前後不就一筒豬肉罐頭？還是國產的，兩筒樂可福，還有一罐奶粉。沒有這些就不能過了？他說為的是老二，小冬剛生下來不滿周歲，需要營養。你說你當時就主張退回去，不為別的，怕的是對國家的影響不好。再說，你是有些浮腫，但不是沒有奶水。再有，再有就是爆炸發生在新生的政權革委會成立的第二天，這就不僅僅是事故，而是一起蓄意製造的重大反革命案件。他被隔離了，當天晚上來抄的家。二十天以後他就死了。這期間，你說你送過一次衣服，沒有讓你們見面。三個月後，六月十一日，你記得這一天的報紙，你就被隔離審查了。

「小孩子怎麼辦？小孩子有什麼罪？」你問。

「我不能把小冬送給我母親那裡去，你知道我那位繼父，我同他沒有任何來往，」你說。「我母親要能退休的話，她倒能來照看些日子，可運動中又不辦退休。問題是孩子，老大第一批就下鄉插隊落戶了。小冬呢？小孩子有什麼罪？」你問。

陽光中你憔悴的面容，秋天的陽光，你嘴角那兩道分明的紋路，苦楚的印痕。

「把小冬留下吧，」我說。

「你們……」你望著我，望著，望著，嘴角的印痕抽動著。

「目前還沒有清到我們，」我轉過臉去。

早晚也免不了的，目前室裡的工作都是我頂著。室裡二十來人不是受審查的，就是抽去搞專案審查別人。華純因為同造反派頭頭有點私交，要不也得到五七幹校去。可我不能這麼說。你嘴角的兩道皺紋收攏了，我知道你期待的是什麼。

「華純不會不同意的，我替他作主了！」我說。這點忙都幫不了，人世間還有什麼情誼可言？如果這也沒有了，生活豈不太冰涼了？

你嗚咽了。你手捂住臉，眼淚從手指縫裡流出來。我慌張了，連忙去拿手巾。你身子伏在膝蓋上，抽噎著，又白白努力去抑制，肩膀抽動不已，我從來未見過你這樣，不知如何是好，實在我找不出能安慰你的話。

「要哭，就放聲哭吧！」

我不能安慰你，無法安慰你，花豆！啊，你上黃山去看過日出嗎？我爬過十八盤，那是離黃山不遠的一座山，原計畫在這裡修個水庫，建座發電站，這裡雨季長，山洪爆發流量大。十八盤又叫好漢盤，比爬黃山還吃力。那天剛下過雨，路很滑，皮鞋上沾滿了泥，又沒有歇腳的地方，不往上爬就往下滑溜。領路的老鄉早已上去了。在半山腰上，往下看，幽幽山谷，

山風吹來，都好像會叫人吹落下去。上下不得，又不能停住，腿肚子都哆嗦。人生就有這麼些料想不到的艱難時刻，當時拉肚子，人覺得特別虛弱。一下閃過這樣的念頭，要滑下去呢？意志稍許鬆懈，就此交代了這一生也很容易。此時此刻，別無選擇，誰也無法給以切實的援助，就只有自己去走完這段路，真實的路和內心的里程，全靠自己來完成。過後還無法炫耀，充其量不過是一千六、七百公尺的高度，同西藏高原無法比擬，那裡一般的河谷也在三千五百公尺以上。五千公尺的雪線以上照樣騎馬。沒有什麼可誇耀的，不過自己走過了難走又得走的路。

「真難啊，」你擦乾了眼淚，長長噓了口氣。

「是的，是的，」我重複著。

你接過我剛給你的熱茶，大口喝道。你鎮定下來了。

「他們審查了我。」

「審查你什麼？」

「我自己沒有料到。這之前，志平出事之前，我一直參加運動。你知道我一向很積極，領導怎麼說我就怎麼做，而且老是賣力去做，雖然有些事我也弄不清楚，橫豎我是響應號召，沒有什麼別的用心。當然我也得罪過人，也同別人爭辯過，各講各的觀點，那有什麼？可志平被揪出來，去世了，我就成了人家注意的目標。他們審查了我，六月十一日那天的下午，上午我還抄大字報來的。我不能就消沉下去，不能讓人看出來我同他劃不清界線，兩個孩子都還沒有成人，擔子落在我一個人身上，我不能不強打精神支撐著。下午是批判大會。中午

回家的時候路過菜場，看見有新鮮的毛豆，我買了一斤豆和兩角錢的肉末，回去給孩子們炒了一個菜，晚上他們好下麵條吃，晚上還要政治學習，不知幾點回來。吃完午飯又抓緊時間把衣服洗了。批判會我遲去了半個小時，因為是開大會，人家不一定注意到我。會場上已經坐滿了，我在邊上撿了塊磚，從提包裡拿出當天的報紙墊著，我沒有顧得看上一眼，平時我還是很當心的，用舊報紙包東西我都要看看有沒有領袖像。這種事聽說出了好多起了，我專門叮嚀過兩個孩子，不許他們在有領袖像的紙上亂寫亂畫。就在散會的時候，我忘了把坐著的報紙撿起來，我就聽見周圍的人亂哄哄的，我還沒有理會，我不知道我當時在想什麼，還往外走，一直到我背後有人喊，就是她，別讓她跑了，我還沒有明白過來是怎麼回事，就覺得被人圍在當中。接著就有人喊，打倒——我只覺得眼前一黑，手腳冰涼，同時也意識到了，可也已經回不去了，一句解釋的話也講不出來，被人推推搡搡地帶到了清查組。揭發我的那人姓宋，平時見面還點個頭，我同他無怨無仇……」

「可花豆，你怎麼就不明白？那完全是一種恐懼心理，誰都怕被懷疑，誰都怕受牽連，他不揭發，別人也會告發的，你實在太不當心了！」

「就圍著我，推我、搯我……」

我知道，知道，你不講我也能想像的出那種場合，你被拉扯著，推來推去，頭髮散亂，衣服的扣子也被扯掉了，你想辯解，臉色蒼白，嘴哆嗦著，但那是個不容辯解的時代呀！

「我一下子就成了敵人，我怎麼會是敵人呢？我想說我不是故意的，真的，不是……」  
花豆，別說了，那是說不清楚的，那是不容你說清楚的，那種場合沒有人能聽你辯解，

你丈夫自殺了，你當然就滿懷仇恨。

「我也沒有必要這樣……」

是的，你不當心，可你為什麼就那麼粗心呢？

「我怎麼就那麼糊塗……恍恍惚惚的……」

這種時候最要緊的是精神上的安定，你不該做笨，你不該洗衣服，你中午應該睡一下，那怕十分鐘也好，你應該神智總保持清醒。

「為什麼對我這樣，對我這樣一個女人……」

是的，生活真難啊，尤其是對一個孤苦無靠的女人……

「我一下全沒有了，沒有了丈夫，沒有了自由，扭到清查組就不准我回去了，我不能見到孩子……」

你當時哭了……

「是的，後來我一個人歇斯底裡大哭，實在控制不住了，生活為什麼偏對我這樣殘酷……」  
我又看見了你，就在我們家天井裡，我看見你穿了件紫紅藍底子黃花斜襟的，鎖著布鈕扣的褂子，黃花的地方布都洗得稀薄快透了，你牽著我的手，像小姐姐那樣，拉著找到你們家後院去，那裡遍地開著蕎麥花，沒有那棵被雷劈了的老柳樹。陽光明媚極了，蜜蜂、蝴蝶好像都飛舞在蕎麥花叢中，那是個淡紫色的夢，為什麼是淡紫色的，我說不清楚。總之，非常美，非常明亮，我們還說著話，說的什麼真記不起來了，只記得腦子裡分明地重複著花豆，花豆，你的小名，那是一種說不清的溫暖的情緒，沒有我們那個大院落裡潮濕的陰冷，空氣

明潔極了，對了，那是在田野裡，在一個土坡上，蕎麥花就長在高高隆起的土坡上……

醒來，我對華純說，我夢見了一個小女孩，穿著什麼樣的衣服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繫著兩個小辮子，是個鵝蛋臉，眉清目秀，還有個名字叫花豆。我只是沒有告訴她花豆就是你。華純說，這可以理解，童年總是美好的。我還想同她談這個夢喚起的我們童年時的那許多回憶。「噢，不行了，得趕緊起床上班了，」她坐了起來。

等晚上睡覺的時候她又問起了你。「這花豆現在在哪兒？」我說這只是個夢，並不是真有其人，可她說：「不，有。你不肯告訴我。」女人就這樣敏感。我笑了，說真沒有。「我不信，你不肯告訴我，」她撒嬌地說。噢，那時候圓圓還沒有出世。

「你見過她，」我開玩笑說。

「你別同我瞎編，你說真的，我不會生氣，這沒有什麼氣好生。」

我當時沒有說明花豆就是你。我談起了童年，她仰著臉躺在枕頭上，想了想，說：「不是她，她不是鵝蛋臉。」

我又仔細地回憶夢境，那個小女孩確實又不十分像你，我也說不出那確切的模樣，夢總是朦朧的，可又好像確實穿的那件紫紅藍底帶小黃花的斜襟褂子。我便同她講起了我們的那些往事，甚至連你寫給我的那封信以及我怎樣回信的都告訴了她。她說：

「我見過她。」

「你怎麼見過她？」我問。

「她是不是剪個運動員樣的短髮？」

我搖了搖頭，隨後便記起來了，你上大學的那兩年裡，剪過短髮。你好像對我說過，你在學校的工廠裡實習，要開各種機床，怕留長辮子出事故，剪短髮安全。是的，她記得真清楚。她眼神一轉，故意望著我說：

「她脖子上有顆痣。」

「這就怪了，你怎麼知道的？」我問。

「我在你家見過。」

我可記不起來了，你們怎麼見面的。不過，這很可能。那時候，她是我妹妹的好同學，常來我家，你們碰上過這也可能。可她那時在我眼裡還是個毛丫頭，初中還沒有畢業。

「你喜歡她那顆痣？」

「你吃醋了，這沒有必要。」我摟著她說。

「你老看她那顆痣，你喜歡她。」

「真要這樣我又怎麼拒絕她了呢？」我有點急了。

「噢，別這樣，我說著玩的。」她堵住了我的嘴。

這以後，我們時不時談起你，你偶爾來的信，我都給她看，沒有必要向她隱瞞什麼。後來，你那次出差路過我們這裡，來我們家做客，你還記得嗎？她那樣熱心張羅，專門到大菜市場去買了活魚。我們一起吃的晚飯，還喝了酒。你祝我們幸福，我們祝你生了女兒，就是你這個小冬。你一點沒有感到驚扭吧？大家一直說到十點多鐘。你坐末班車回招待所去，我



們一起把你送到大門口，華純她就回去了，讓我陪你到車站。但我們之間什麼多餘的話也沒講。你一個勁誇獎華純，說我有個好妻子，說我生活得很幸福，還開玩笑說下次來希望看到我們抱個胖小子。回到家裡，她把你補送給我們婚禮的禮物——一對貼花枕套打開說：「我夠好的吧？」又說：「這麼晚了，又不好到鄰居家去借用軍床，總不能讓人家睡地舖。」我沒有讓她繼續說下去。她也挺喜歡你的，你那時確實有了很大的變化，變得很能幹，話也多，不停地談著你的工作，你熱愛你的工作，有一種自豪感。還動不動就你那口子如何如何，我感到你們生活得滿幸福，也不那麼內疚了。你顯然胖了，不再是姑娘時的模樣，人很精神，也有些氣派，甚至過於開朗了，第一代女工程師，新生活的主人。

你不承認那個把你們母女拋棄了的跑買賣的人給你打上的階級烙印，不承認你丈夫製造反革命破壞事件：「畏罪自殺」，不承認你自己是蓄意誣蔑。可你不這樣認罪，就是態度不老實。你一個人被關在落滿了灰塵的圖書資料室裡，夜晚，寒風從玻璃破了的窗外吹進來，嗚嗚地響，你伏在桌子上。桌上放的是送進來的窩頭，一根鹹蘿蔔和只開了個頭的認罪書……。你不停地講著，六月十一日，這一天的報紙，你從辦公室拿了根本還沒有看過，你說你不應該去買毛豆的，剝豆非常費時間，你更不該洗衣服，中午你要睡一會就好了，那怕合上眼睛一會，你就不會那麼恍恍惚惚，你把報紙舖在磚上的時候就會留神，你不停地講著，並不看著我。你只需要有個人聽著，對一個你可以仰賴的人傾吐……

華純回來了，我在廚房裡把這些情況告訴了她，說到了把小冬留下來的，她立刻頂了

我一句：「我有個圓圓就夠了。」我明白她夠了是什麼意思，我明白做母親的辛苦和操勞。我像是做了件錯事，在廚房裡恭順地圍著她轉，替她遞盤子，拿菜刀。

「這裡用不著你，礙手礙腳的！」她惱怒道。我同時也明白她接受了，她不會當你的面給我難堪。

吃完了晚飯，她支使我洗碗去。她陪你坐著。我乖乖地到廚房裡去了，倒覺得她這樣更像女主人的樣子。我碗洗得特別乾淨，還把抹布用肥皂搓洗了兩遍，我很少幹這種活，更別說這麼仔細。讓她們談去，女人是富於同情心的。我回到房裡，悄悄坐在角落裡的一張椅子上，聽你們談話。女人們之間，一旦談到了不幸，那種交流便楚楚動人。我是不抽煙的，用煙票買的一盒好煙專侍待客。我也點上了一支，看它燒著，不時抽兩口，吐著煙圈。你向她重新講起了這些不幸，那是急切的，像流水一樣，毫不假思索，又談到了你被隔離審查。女人同女人有女人的談法。

你說你放出來的時候，從房裡走出來，從背陽的拐角處走進陽光裡，北方的天氣總是那樣好，你回家去，走過鐵路岔道，那鐵軌上亮錚錚的反光，像針扎一樣，叫你睜不開眼，頭昏目眩，眼前一片漆黑，金星直冒，你簡直站不住。你聽見拖著入庫的車廂的機車過來了，你還是走不開，一陣滾燙的風從你面前過去，蒸汽都撲到你臉上，司機從窗口探出半個身子，揮手朝你叫罵……你說關在那間堆滿了書刊和舊報紙的屋子裡，到處是灰塵，厚厚地一層，窗上的玻璃都蒙著一層油煙子，除了那塊破了一角，往外看都看不清。平時不覺得，空氣

汙染就這麼嚴重。屋裡的那張桌子，是你睡覺、吃飯、寫交代的地方，怎麼也擦不乾淨。你是個愛乾淨的人，哪個女人又不愛乾淨呢？你在那廢紙擦過了卻依然灰撲撲的桌子前，一個字也寫不出來，你說你不敢想孩子，可還是想到你老大，怕他撒野，怕他出事，你看見了小冬抓得滿是墨迹的小手，你就伏在灰撲撲的桌上哭了，歇斯底里，號啕大哭，你說你想像得出兩個沒有父親，沒有母親的孤兒，你母親從來也保護不了你，總是那樣順從可憐。你說你想到了志平，雖然他沒有多大出息，畢竟是個男子漢，他能容忍你的抱怨，無端發脾氣的時候他便默不作聲，只是事後才說你兩句，他的肩膀是硬的，他扛得起，可他自殺了。你說你始終也不相信他是自殺的。堆在屋裡的那些發黃的落滿灰塵的書報，你覺得就要倒在你身上，你喘不過氣來，你覺得你像個孩子樣的受了欺侮，可是外婆也不會來給你擦眼淚了，她乾瘦冰涼地躺在床上，得你來收屍。你覺得都像一場惡夢，生活好像才剛剛建立起來，有了丈夫，有了孩子，兒子和女兒，不多不少，一個完滿的家庭，雖不富裕，可並不感到有什麼難處，你還有個滿意的工作，工作中你充滿自信，沒有什麼你應付不了的，你還覺得到處受人尊敬，你到哪兒都可以挺著腰桿走路，和同事們說笑，也沒有人背後指點，你沒有可指點的瑕疵，除了希望得到表揚，也沒有更多的追求，不，你隱約地想當個總工程師，你希望得到這分榮耀。可是剎那間全完了，像小孩玩骨牌，一倒全毀，這都是為了什麼呢？怎麼會弄成這樣呢？你從透明的窗玻璃上看見了自己的影子，頭髮蓬亂，臉色煞白，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活著又有什麼意思？可又怎麼能丟下兩個孩子？

負責你這案子的是專政隊的一個姓何的，這是個流氓，你說，每天是他給你拿窩頭和鹹菜來。他問你為什麼還不寫。「這很好辦嘛，有一頁紙就夠了，你是大學畢業，工程師，寫一篇認罪書還有什麼難的？人證物證俱在，你這問題最好辦了，用不著內查外調。人都明明看見你壓在屁股底下，人喊了你你還不撿起來，你不是故意的是什麼？你就是心懷不滿嘛；你只要承認了，就給你從寬，放你回家去，帽子也不戴，還讓你工作，給你重新做人的機會。你這案子都研究了好幾次，上邊要找個從寬的典型，貫徹政策，好教育大家，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就給你戴上個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你還有什麼可說的？誰想開脫你都包庇不了的。我都給你交底了。」他就在房裡走來走去，一根接一根地抽著烟。後來他把門插上了，你說「別插門！」他就走過來，厚顏無恥地說：「就你我兩個人在，都下班了，夜班廠房裡機器聲轟轟響，你叫也聽不見，這種事就你我兩個人知道，找不到第三者，看你襯衫都髒成這樣，也該回去換換了。」說著他就動手，這畜牲！那話就更下流了，「你要再嚷，就說你腐蝕我，看是聽你的還是聽我的？」他瘋了，你說你倒更清醒了，你使勁抓住他的手，推開他，說，「這有什麼意思？讓我想想，你出去一會，我跑不了的。請你出去一下，讓我想一想，」你平靜地說。他猶豫了一下，還是出去了。你立刻衝到房門口，把門插上，你就靠在門上了，華純聽著聽著哭了，可你沒有哭。

「應該告他，這個混蛋！」我忍不住說。

你說你不願意弄髒了自己。你說你當晚寫了認罪書，卻沒有揭發他。你考慮來考慮去，

自己這樣的身分，再惹上這種事，他反咬你一口，你是無法洗清的。政治上你已經完了，為了孩子還得保持自己人格上的清白。「真難，我真難啊！」你說。

都過去了，潮溼陰冷的和滿是灰塵的汙染了的生活。

「你們總是說過去，過去，過去，真膩味。」圓圓說。

沒有過去哪兒來你們呢？

「伯父，世界已經進入微電子時代，」圓圓的朋友——男朋友說。

小伙子，就這長鬚角、包屁股的喇叭口褲子，好，就算是筒褲，我想到哪兒去了？我未來的女婿，可生活畢竟是他們的，我們真老啦。真老了嗎？

我想去喜馬拉雅山，看一看珠穆朗瑪峰，可這一輩子再也不可能了。連在遠處遙望也不可能，更別說像登山運動員那樣攀登。但是，我們這一代人攀登過，首先登上去的就是我們這一代人，我不是說我，我是說我們之中的佼佼者。我也並不是沒有過這樣的願望。我至少是到過這高原的，這上面有一座小小的水電站，雅魯藏布江的一條支流上，流量小得都可憐，或者叫發電所也好，但這畢竟是這高原上的第一個，有我參與設計。我不是不想登到世界的屋脊上去，親眼那怕遙望一下。但是我們考察勘探的馬隊只走到了薩迦，這個被世人遺忘了

的沈睡了上千年的王國，那裡的法王曾經去京城朝拜過忽烈，帶回的元代的瓷器和佛像還封存在那座古寺廟裡未曾遭到洗劫嗎？那天下午，起風了，寺廟塔上的鈴當像警報樣的不停地噹噹作響，後來便漫天飛雪。據藏族嚮導說，往南再有半天的路程，從這河谷翻上山去，便可以看到那珠穆朗瑪峰，要天氣晴朗，而珠峰地區也沒有風暴的時候。不能不引以為終身的遺憾，都近在眼前了，卻就是不能夠望見。

這雨，活見鬼，老也不停，浙浙瀝瀝，大滴大滴的雨水從樓上陽台上落下來，先還看得清，快到牽牛花藤的地方，就急速地成了白的一線，而稍遠一些的雨水則灰濛濛沒有一點光彩。一種連綿不斷的沙嘎聲，也不知從哪來的。雨水落在溼透了的土地上沒有聲響，除非是滂沱大雨。屋頂上，這樓房，隔了這麼多層，那點在屋瓦上的聲響難道能聽得見？不比水庫工地上那鐵皮房子，一下雨就叮咚作響，那才好聽呢？像誰在開個惡意的玩笑，在房頂上撒豆。噢，去年下冰雹，打在玻璃窗上，噼噼叭叭，院子裡白嘩嘩的一片，樟腦丸樣的小球就在地面上直跳。有一回，有一回呀，你怎麼啦？疲倦了，是疲倦了……

躺在黑暗中，房裡點了燈，躺在硬梆梆的地舖上。小冬和我們的小丫頭圓圓擠在小房裡那張單人床上，華純和你睡這房裡的大床。她沒有讓你走，你說已經找下了旅館，最後你還是留下了，你需要我們家庭的這點溫暖，我們也不能放你走。外面在颯風，沙沙的樹葉聲又像是下雨。你發出磨牙的聲音，華純睡著的時候是不磨牙的。翻身的聲音，還伴隨著一聲深深的吸氣。你剛剛走過了一段艱難的路，要緊的是信心，也包括對親人的愛，更重要的是自

愛，而友誼所能給予的照顧只是些許微弱的支持，我們能做的不多，我們接受了小冬。她是個不難帶的孩子，挺懂事，總讓著我們那嬌慣的小丫頭，有時還會幫著做點家務事。只是後來變得有點怪里怪氣，總偷偷地跑出去，看街上的那些男孩子玩，我們有些擔心，你便來信把她接走了。

小冬如今也大學快畢業了。她同我們家的圓圓一樣，都是恢復高考制度以來憑成績進入大學的。今年暑期她剛同她的男朋友一起來這裡玩了幾天，他們還要到黃山去。「不是那個時代了，」她同圓圓唱一個調。她們還唆使圓圓一起到黃山去，當然也得帶上男朋友吧？生活就這樣無疑義地翻過了我們這一頁，該他們爬山了。

「你們也要登珠穆朗瑪峰？」我這話也許是刻薄的。

「為什麼不？」圓圓總不放過一個同我頂嘴的機會。

「叔叔，你看過《鄧肯傳》嗎？」

「你說是林肯吧？」林肯是美國總統，他廢除了黑奴制。

「鄧肯是舞蹈家，現代舞蹈的創造人。」她們詭譎地笑了。她們有她們的書，她們的偶像，她們的語言。

眼睛發黑，細微的星星就在眼前直舞，視網膜上藍色的、深藍、墨藍、墨黑得透藍。疲倦了，閉上眼睛。細微的金星重新在飛舞，帶著綠色閃光的邊。紅色的正方形的亮斑，悠游著，又定住了，又還在移動，一閃一閃，剛在下方消失，又出現在上方，正方形的，一個、兩個、三個，有一個接受屏，未構成的印象在這裡都得到了顯示，人不過是架機器，一架任性的老出故障難以調配的機器、仿生學、優生學，反動的學問。一個衰老了的被淘汰了的劣種，還想做最後的衝刺？心慌，心悸，一開就是一個月的假期。現在是五點——六點？光線昏暗，華純該下班回來了。

喂，走呀，

哪兒去？

去珠峰。

別開玩笑。

那是冰雪的世界。晶瑩潔白的冰川，像流水，凝固了的迴旋、倒流，大扭曲的河彎，細鱗鱗的波紋，又一瀉而下，聽得見轟響嗎？像一千噸炸藥爆破，烟塵漫天，等落下來的時候，一座山丘就不見了，溢洪道打開了。呼吸急促。高山反應？你不能在這裡停留！生命在於運動。氣功、養生之道，去他的。你們笑什麼？叔叔，你看過《鄧肯傳》嗎？她創立了赤腳跳的現代舞，爸爸你是不跳舞的。愛因斯坦是對的，時間也有相對性。自由落體，那是牛頓的古典物理。你們是在地球上，不在宇宙飛行。你還能幹嗎，花豆？你走過來了。現在到哪裡



去？你也想看珠峰嗎？

「你怎麼不開燈？」是華純的聲音。

「你回來了？幾點了？」

「你不舒服？」

「沒有。外面還在下雨？」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四日於北京

## 圓恩寺

我們完全陶醉在幸福之中了，在伴隨新婚蜜月旅行的那分渴望、迷戀、柔情和溫存之中，雖然我們只有半個月的假，十天婚假加上一個星期的事假。可不，結婚是人生大事，對我們來說，還沒有比這更為重大的事情，怎麼能不再請幾天事假？我那位吝嗇的主任，誰要去請假都得斤斤計較一番，沒爽快過。我原先假條上寫的是兩星期的事假，他改為一個星期，把星期天也算在內，還面有難色地說：「希望你們能按時回來上班。」「當然，當然，」我說，「泡長了我們那點工資也負擔不起。」他這才大筆一揮，簽了個字，算是准假了。

我不再是單身漢了，我有了個家。說實在的，這趟旅行我同方方還是籌畫了又籌畫。從現在起我們就成家了，我再也不能月初開工資的時候便上飯館，請朋友，隨手就花，到了月底寒酸得連買包烟的錢也掏不出，得搜衣兜、翻抽屜底找硬幣湊數。這都且不去說它，我是說，我——我們是幸福的。我們這短短的一生中，幸福本來就不多。無論是我，還是方方，我們都經歷過那些經風雨、見世面的年代。在那個民族大災難的歲月裡，我們的家庭，我們

自己都吃過多少苦，遭遇到多少不幸，對我們這一代人的命運，又有過多少抱怨。這些也不去說它，要緊的是，我們現在總算是幸福的。

我們是足有半個月的假期，即使這蜜月只有一半，對我們來說，也再甜蜜不過了。這分甜蜜我也不去說它，你們都是過來人，都有這種體會，況且這分甜蜜完全屬於我們自己。我要同你們講的是圓恩寺，團圓的圓，恩情的恩。這廟的名字也無關緊要，是一個荒廢了的破廟，絕不是什麼遊覽勝地。除了當地人，誰也不知道。就是當地人，知道這廟的名字的人恐怕也不多。總之，是一座廟宇，一座沒人燒香，沒人朝拜，也沒人管理的破廟，偶然叫我們碰上了。要不是像我們那樣細細琢磨砌在抽水泵的水槽裡的那塊字跡都模糊了的石碑，我們也不知道這廟還有個名字。當地人就叫它大廟。不過，同杭州的靈隱寺，北京的碧雲寺來比，那簡直算不了什麼。無非是縣城城郊的山崗子上，有那麼一座有兩層飛檐的古老建築，前面還剩下個石砌的山門。周圍的院牆都坍塌了。圍牆的磚石，也不知哪年哪月，早就被附近的農民弄走了，不是蓋房子，就是壘豬圈了，只剩下一圈土坯，也長滿了荒草。

從縣城的那條街上，遠遠望去，陽光下，山崗上那一片黃燦燦的琉璃瓦倒是惹人注目，很有點誘人的情趣。我們來到這座縣城也完全是偶然的。火車停在站台上，已經過了開車的時間，大概在等一趙晚點了的特別快車。上下車的旅客也都忙停當了，站台上空蕩蕩的，乘務員還待在車廂門口站台上聊天。站台背後，山谷裡，躺著一片灰色的瓦頂。再遠些，便是連綿的山巒，葱葱鬱鬱，這古舊的小縣城便顯得分外安祥寧靜了。

我突然閃過一個念頭，便說：

「我們到縣城裡轉轉去怎樣？」

方方坐在我對面，正溫順地望著我，微微點了點頭，她那雙眼睛真會說話。我們的交感神經跳動著同樣的頻率的電波。二話沒說，我們匆忙從行李架上拿下提包，便朝車門口跑去，跳到站台上，我們就都笑了。我說：

「我們乘下趟車再走。」

「不走也可以，」方方接著就說。

當然，我們是旅行結婚。我們愛上哪裡，就上哪裡，我們愛在哪裡住下，就在哪裡住下。新婚的幸福隨時隨地伴隨著我們。我們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了，自由自在，方方挎著我，我就挎著旅行包。我們就是要讓站台上的乘務員，車窗裡無數雙眼睛，都羨慕地望著我們。

我們再也不必為了回城上調到處找關係，求爺爺告奶奶，再也不必為戶口、為工作發愁。我們又有了自己的一間房，雖然不大，卻布置得滿舒服。我們總算有了自己的家，我有了你，你有了我，我知道方方你要說什麼了，德性！這有什麼？我們就是要大家分享我們的幸福。我們煩惱夠了，我們也麻煩過你們，你們也都為我們操過心。我們拿什麼報答你們？就那麼幾塊喜糖，幾根喜烟？我們報答你們的是我們的幸福，我說的哪點不對？

就這樣，我們來到了小縣城，這座安安靜靜躺在山谷中的古舊的小縣城。這縣城其實一點也不像我們從車窗裡望見的那樣寧靜。灰色的瓦頂下面，街巷裡熙熙攘攘，好不熱鬧。這正是早晨九點來鐘，賣菜的，賣西瓜、香瓜的，剛摘下來的蘋果、梨子也都上市了。本來就不寬敞的這種縣城的街道上，騾馬車、卡車都堵在一起，趕牲口的鞭子和吆喝聲此起彼伏，

卡車的高音喇叭也揪個不停。

如今，我們的心境同下鄉插隊時進縣城的時候可大不一樣。我們是這座小縣城的過路客人，是旅遊者，內心的苦惱和種種人事糾葛都同我們無關。可小城裡那種生活氣息，卡車馳過時揚起的塵土，菜攤子旁邊潑的泔水，扔在地上的瓜皮，還有被買主提在手裡翅膀直撲的母雞，飛起的雞毛和咯咯的叫聲，都使我們感到親切。我們的這種感受，對當地居民來說，可說是一種侈奢。所以，我們又不由得產生了一種生活在大城市裡的人來到這裡的那種優越感。方方緊接著我的手臂，我也緊挨著她。我們感到人們的目光都落在我們身上。可我們不是這縣城裡的人，而是來自另一個世界。我們從他們身邊走過去，背後卻沒有竊竊的議論，他們議論的只能是自己身邊的人物。

就這樣，我們走到了街的盡頭，沒有菜攤子了，街上的人也稀稀落落，市場上那種喧嘩和嘈雜都留在我們身後了。我看了看錶，從車站到穿過縣城的這條大街，只不過花了半個小時，時間還早。就回到車站去乾等下趟客車未免掃興，方方還準備在這裡過夜呢！

她沒有說話，我看得出來她有些失望。迎面走來了一位幹部模樣的人，從他走路的那派頭就看得出來，大模大樣擺著手。

「請問，縣招待所在哪裡？」我問。

他打量了一下我和方方，便熱心地指點給我看，從哪裡到哪裡，左手往東，見到的那幢紅磚砌的三層樓房，便是縣委招待所。他又問我們找誰，要為我們領路的樣子。我們說明來意，是路過來遊覽的，問他有什麼地方可去。他拍拍腦袋，這倒難為他了。他想了想說：

「這縣裡沒什麼風景。要去，只有座大廟，在城西的山頭上，得爬山，路且不好走呢！」

「行啊，我們就是來爬山的！」我說。

方方也連忙說：「是啊，爬山我們不怕。」

於是，他把我們帶到街頭的一個拐角，指點給我們看，前面山坡上，山頭那座古廟，黃色的琉璃瓦在陽光下閃閃發亮。

「啊，太好了，謝謝。」

可他卻看了看方方腳上穿的那雙高跟鞋，說：「要蹣水過河呢！」

「水深嗎？」我問。

「過不了膝蓋。」

我望了望方方。

「這沒什麼，我過得了。」方方可不願意讓我掃興。

我們謝了他，朝指點的方向走去。上了灰撲撲的泥土路，我不得又望了一下方方腳上穿的那雙新買的細帶子的高跟皮鞋，有些歉意。可她依然挺起勁地朝前走。

「真是個小瘋子，」我說。

「只要跟你在一起。」還記得嗎，方方？你偎依著我說。

我們於是向河灘走去。兩旁地裡長著挺直的玉米，高過人頭，一條小路鑽進青紗帳裡，前後都沒有人影。我抱住方方，輕輕地吻了她一下。啊，這有什麼？好，她不讓我說，我們還是回到圓恩寺上來吧。它就在河谷對岸的山坡頂上。黃燦燦的琉璃瓦之間，長著的一簇簇

野草，都分明可見。

河水清涼。我一手提著方方的高跟鞋和我自己的皮涼鞋。一手牽著她的手，她另一隻手提著裙子。我們在河水中赤腳摸索著前進。好久沒有赤腳走路了，就連河床上光滑的石子也覺得扎腳。

「扎腳嗎？」我問方方。

「我喜歡，」你輕聲回答。在我們的蜜月，就連扎腳也是種幸福的感覺。而人世間的一切不幸都彷彿在我們的腳踝間流走了。我們也彷彿回到了童年時代，赤著腳，像淘氣的孩子一般戲水。

方方從一塊石頭跳到另一塊石頭上，我一直牽著她的手，還時不時斷斷續續地哼著歌。過了河灘，我們就又笑著叫著往山坡上跑。方方又扎破了腳，我心疼得了不得，她又安慰我說，沒關係，穿上鞋就沒事了。我說都是我不好，她說只要我快樂她就願意，扎破腳也情願。行了，我不說了。因為你們是我們最要好的朋友，為我們分擔過憂患，我們的幸福也應該讓你們分享……

就這樣，我們終於爬到了山崗上，到了廟前那座白石砌的山門下。倒塌了的院牆內有一條水渠，水渠裡流著排灌站的水管抽上來的清清的流水。斷牆內，寺廟原先的大院裡，有一片菜地。緊挨著菜地還有個糞窖。我們又想到在農村插隊落戶時掏糞坑的歲月，如今，那些艱難的日子都隨著涓涓流水淌走了，只剩下有些憂傷卻也甜蜜的回憶，還有我們的愛情。在這明朗的陽光照耀下，我們這有了保障的愛情誰也不能再干涉，誰也再傷害不了我們。

大廟跟前還有個鐵香爐，它大概是太沉重了，無法搬得走，又那般厚實，砸也砸不爛，就一直陪伴著這座破廟，守候在它門前。廟門緊閉著，上了鐵鎖。朽爛的窗檯上，釘著的木條也都快朽了。這裡現在大概作為生產隊的倉庫了。

四周沒有別人，安靜極了。可以聽見山風在廟前那幾棵古老的松樹間沉吟。沒有任何人來打擾，我們便躺在樹蔭裡的荒草地上休息。山風驅走了暑熱，帶來了一陣陣涼意。方方靠在我懷裡，我們便仰望著藍天上正在消融的一絲白雲。這是一種難以言傳的幸福，幸福得這樣寧靜。

我們本來可以在寧靜中陶醉下去，卻聽到了沉重的腳步聲。是腳步落在石板上的聲音，一下又一下。我起身抬頭望，果真有一個男人，正從山門裡朝我們躺著的廟前走來。方方也坐了起來。那人沿著正中的石板路走來，是個個子高大的中年人，頭髮蓬鬆，滿臉沒刮的絡腮鬍子，面色陰沉。滋出的眉毛下，一雙冷峻的目光打量著我們。

他依然朝前走來，一步又一步。山風在松樹間沉吟，身上覺得有些冷。他大概是發現我們疑慮的目光，便微微昂著頭，望著大廟。隨後，眯起眼睛，在看那藍天下閃光的琉璃瓦縫中搖動著的野草。

他在鐵香爐前站定，用手拍打著，鐵香爐便發出嗡嗡的聲音。他敲打著的手指像鑄鐵一樣，關節突出而粗糙。另一隻手上，拎著個破舊的黑漆布提包，不像是看菜園子的社員。他又打量著我們，看了看方方扔在草叢中的高跟鞋和我們的旅行包。方方立刻穿上了鞋。他卻出乎我們意料，向我們招呼道：



「外地來玩的？」

我點點頭。

「天氣很好啊。」他同我們交談。

濃眉下那雙眼睛也變得那麼冷峻了。看得出來他是善意的。他腳上穿的那雙輪胎底的皮鞋有地方已經開線了。褲腳溼的，顯然也是從城裡涉水過來的。

「也挺涼快，風景不錯，」我站起來說。

「你們坐，我一會兒就走。」

他的話裡帶著一種歉意，這也聽得出來。隨後，他自己也在石板旁的草地上坐下。他打開了提包，說：

「你們吃瓜吧？」他拿出了個香瓜。

「不，謝謝，」我連忙說。他卻把香瓜朝我扔了過來。我接住瓜要給他送回去。

「這算不了什麼，我這有半口袋呢，」他說。拎起沉甸甸的袋子向我示意，說著又拿出一個。

我不便拒絕，便從旅行包裡拿出一包點心，打開，送過去。「你也嘗嘗我們的點心吧，」我說。

他拿了一小塊蛋糕，放在他那提包上。

「夠了，你們吃吧。」他說著，用兩個大巴掌把手中的香瓜一捏，瓜挺脆，裂開了。

「都是乾淨的，在河裡洗過了。」他一手甩掉了瓜瓢子，便朝山門那邊喊道：

「歇會兒，來吃瓜呀！」

「這裡有蠅兒呢！」山門外傳來一個男孩子的聲音。

一個小男孩提著個鐵絲罩籠，出現在山坡上。

「有的是，一會兒我替你抓，」這人回答道。

那小男孩便連蹦帶跳朝我們跑來。

「休假呢？」我也同他搭訕著，也學他的樣子，把瓜使勁捏碎了。

「今天是星期天，帶他出來轉轉，」他回答道。

我們陶醉在自己的節日中，都忘了星期幾了。方方接過我捏碎的瓜，咬了一口，朝我笑。

那意思是，是個好人。世界上總還是好人多。

「吃吧，這是叔叔阿姨給的，」他對望著提包上的奶油蛋糕的那孩子說。

這縣城裡長大的孩子顯然沒見過這樣的蛋糕，立即抓起來就吃。

「您的兒子？」我問。

他沒有回答，卻對這孩子說：「把瓜拿去，一邊玩去，我一會兒給你抓蠅兒。」

小孩捧著瓜說：「我要捉五個！」

「行，捉五隻。」

小孩提著鐵絲罩籠跑開了。他望著孩子的背影，眼角一道道深深的皺紋。這嚴峻的外表下隱藏著一顆做父親的溫暖的心。

「他不是我的兒子，」他低頭掏出香烟，說。然後，擦著火柴，深深吸了一口氣。他感覺到我們的詫異，又補充道：「我堂兄弟的孩子。我想把他收做我的兒子，只要他肯跟我過。」

剎那間，我們都明白了，這嚴峻的漢子心裡正翻騰著感情的波瀾。

「您愛人呢？」方方止不住問了一句。他沒有回答，只是深深地吸著烟，起身走了。

我們又感到了山風的陰涼。黃燦燦的琉璃瓦頂上，春天才長起的青草和陳年的枯草一般高了，都在風中搖晃。藍天上，掛著飛檐的一角，有一朵白雲在浮動，給人造成宇宙傾斜了的感覺。飛檐前有一塊就要滑落下來的琉璃瓦，也許多少年來就如此，卻一直也未曾掉下來。

這男人站在斷牆的土坎上，良久地凝望著背後的山谷。遠處是起伏連綿的山脊，比我們所在的這個山崗更高，也陡峭些。山腳以上沒有梯田，也不見房舍。

「你不該問的，」我說。

「別說了。」方方一副委屈的樣子。

「這裡有隻蠅蠅兒！」山坡背後又傳來了男孩子的聲音，顯得很遙遠，卻十分清晰。

這男人大步向山坡走去。拎著提包的手大幅度地擺動著，裝著香瓜的提包則沉沉墜的。他下坡去了。我握著方方的胳膊，拉了她一把。

「別這樣。」她閃開我。

「你頭髮上有一根草，」我解釋說，把沾在她頭髮上的一根松莖摘下。

「那塊琉璃瓦要掉下來了，」方方說。她也看見了那塊黃燦燦的傾斜著將要墜落的殘缺了的琉璃瓦。

「要落下來就好了，要不會砸傷人的，」她喃喃地說。

「也許還得有些日子，」我說。

我們走到那人站過的土坎子上。山谷中一片農田，茂密的庄稼，綠油油的，有玉米也有黍子，正等著秋天的豐收呢。我們腳下，這邊平坦的坡地上，有幾間土屋，下半截塗著新刷上的雪白的石灰。下到山谷中去的那條小路就從屋邊經過。那人一手牽著那孩子，正沿著彎彎曲曲伸進庄稼裡去的那條小路朝前走著。男孩子突然像脫了繮繩的馬駒，蹦蹦顛顛，直往前衝，又轉過身來，退著走，彷彿還向他揮舞著手上的那個鐵絲罩籠。

「會給他抓蠅蠅嗎？」方方你記得嗎？你這樣問我。

「會的，」我說，「會的。」

「抓五隻！」你調皮地說。

喏，這就是我要告訴你們的我們在蜜月旅行中到過的圓恩寺。

## 母親

媽媽，你怎麼來了？哦不，你別走！我很久很久沒有見到你了，我幾乎都認不清你的模樣，二十多年了，還是我上大學二年級的那年夏天，往後就再也沒有見到過你，不，我還夢到過你一次，那夢也模糊不清了。你沒有變，你還是掛在我們家外間牆上那張發黃了的照片上的模樣，那是你剛生下我不久照的，你依著欄杆，欄杆上有一盆花。你穿著一件旗袍。你翻箱子整理東西的時候我見過這件旗袍。那是一件泡泡紗的，綠底子上點綴著黃花，布都洗薄了，像用過許多年頭的舊被裡子那樣稀薄。媽媽，我還是叫你母親吧，我都已經四十出頭了，二十三、四年來沒有叫過你媽媽了。每當別人問起，每當我談到你，都是說我母親如何如何……你離開我的時候，比我現在的年紀還小，你是一九六一——一年去世的，我連你去世時多大年紀都記不清了，我是你不孝的兒子！你不能原諒我嗎？真的，我很少想起過你，只有時腦子裡那麼一閃，也就過去了。有時，甚至多少年，都未曾潛心懷念過你一次。我把你墓地登記的單子都弄丟了，我沒敢告訴爸爸和弟弟，幸虧弟弟認識你的墓地。爸爸死後，給

你遷墓合葬的時候，在那土坡起伏的墳場，是弟弟找到了你的墳墓。那一大片墳場，我記得你的墓在路邊上，周圍的新墳還都是黃土，間或長點小草。以後，有一年我出差路過，在家待了幾天，正趕上清明節，我們又去給你掃墓，那時候你已經遠離路邊了，墳場向前伸延了許多，但也還不難找到，距今那也已經十五、六個年頭了。

你的墳頭怎麼竟那麼小，落在長滿荒草的墳塚之間，那塊墓碑又被一棵金鋼刺的蔓藤幾乎全擋住了，挑開才看得見你的名字，而我們兄弟倆的落款也一半陷進泥土中。連這塊墓碑我也沒有印象，怎麼會小得這樣可憐，露出地面只有一尺多高，可為了安葬你還等了三年。安葬你的時候我也不在，我是回家過春節的時候，初四還不知是初五，弟弟說，去看看媽媽吧，要不是他提醒，我也不會就去。母親，我是你不孝的兒子……可你在死前一定還想著我，你就是為我才死的，我卻總把你忘了，你生了個不孝的兒子。這些年來他一直在為自己奔波，心中什麼也沒有，只有他自己的事業，他是一個冷酷自私的人。是的，如今他成就了，他出了書，報刊上經常可以見到他的名字，他上了廣播和電視，他的戲好些地方同時上演，他如願成了一個作家。他從小就說他要當作家。媽媽，你還記得？那年暑假他從大學回來，他十八歲了，還像個孩子，你叫他躺在你身邊，給你講講學校裡的事。他說他正在寫一個劇本，他這個戲一旦上演。將一鳴驚人，媽媽，你一定要去看首次演出。當時你笑了，媽媽，你笑得都流出了眼淚，你有一個值得驕傲的大兒子。但是，他卻那麼早就把你送到了另一個世界，那陰冷黑暗的世界。他甚至連你的遺容都沒有看到。他正在圖書館裡借書，期終考試剛剛結束。他準備借一批書帶回家去暑期好讀。他有那麼大的閱讀計畫，求知欲旺盛，而心卻被堵

塞了。系辦公室的秘書走過來，對他說：「你什麼時候回家？」「已經訂票了，放假就走。」你竟然一點預感也沒有。家裡打來了電報，當然系裡老師沒有交給你，他們只是暗示了你快回去，你卻聽不出一點話音？你也沒有細問。你就那樣疏忽？你又花了一天時間進城上街去買書，只買了一盒蜜餞帶回家裡，那是一小盒的蜜餞，你把省下的那點零花錢全都用來買書了。你坐的還是給暑期回家的學生加的慢車，好多扣下點錢買書。而母親十天前提給你寄來的路費足夠你買張快車票的。

在那腳抵著腳，肩挨著肩的像沙丁魚罐頭那樣塞得滿滿的悶熱的車廂裡，大家輪流到行李架子上或座位底下捲曲著打個盹。車走走停停，兩個晚上又將近兩個白天。你背著兩大帆布書包，塞得滿滿的書，手裡拿著一根棗木拐杖，是你一位同學托你帶給他家老人的禮品。站台上你見到了弟弟，還站著一夥同你從小一起長大的左鄰右舍的夥伴，大家上前接過你的書包，簇擁著你，你揮舞著拐杖高聲說笑著，是那樣的得意。出了站台，他們已叫好了一輛三輪車，都是一幫小伙子，擠公共汽車的好手，往常是不會花這個閑錢的。夥伴們都騎著自行車，跟在三輪車的左右和後面，像個護衛的隊伍。他們還沒有一個像你這樣進得了名牌大學的，你是佼佼者，你覺得這種禮儀也理所當然。你坐在三輪車上依然同他們高談闊論，他們只偶爾應答一兩句，你還未察覺，你那樣遲鈍，一句也沒有問起母親。直到你進了家門，父親踉踉呼呼迎了出來，你才被雷劈了一樣，失聲痛哭。

暑天屍體存放不住，等了你兩天兩夜，在你還在車廂裡晃蕩到家的前一天，屍體就火化了。母親，我是你不孝的兒子！他心中只有他自己。是的，他要幹一番事業，轟轟烈烈的事

業，為你做母親的爭氣，為時代，為祖國，為民族，多麼豪壯，卻也正是他把自己的母親葬送了。連你墓地登記的紙片也丟失了。而你，為了多看幾眼兒子，他回來好多時候他幾天，給他做點好吃的，讓他補養補養，你省下了當時按戶口配給供應的好幾個月的那幾斤雞蛋，你那一分一個也沒捨得吃，還把那個月的肉票同鄰居換了，好等他回來全家加餐吃團圓飯。那是人災加天災的年代，你去世的前兩天，父親已經發現你浮腫。你從機關的農場回來，一個月你本來有四天假，你只在家待了一天，把家裡的髒衣服都洗了，連被子床單也都拆洗過，為的是兒子回來時家裡一切都乾乾淨淨，你可以同兒子多談談，多伺候伺候你寶貝的大兒子。你忙了整整一天，便提前趕回農場去了，攢下的三天假，好等你兒子回來一起過。你走的時候，眼圈都黑了，臉色也發黃。父親說，從來沒見你這樣疲憊過。你把農場分的幾條魚也醃了帶回來，什麼也捨不得吃，你熬盡了你自己。

你是自願下農場去的。一個辦公室的人都報了名，可誰也不真願意下去，不是推說有孩子的拖累，便是身體不好，去也只能輪到後幾批。只有你說你孩子都大了，身體也滿好，年紀也不大，還不到四十歲。你總是個積極分子，事事帶頭，你擔負的工作量也最大，歷年來的先進工作者，但你沒有能夠入黨，提拔幹部也沒你的分，因為你母親的成分有問題，弄不清是不是地主。可她從來未曾在農村待過，據說是早已病故了的外祖父有過地契。她守寡以後基本上同你過，老人家到了晚年脾氣越來越暴躁，鬧著要回家鄉去，你每個月還得給她寄去生活費。還得供養我們兄弟倆讀書，我上大學對家裡更是一筆沉重的負擔。弟弟又正當發育，你從黑市給他買來了貴得嚇人的子雞，你說我身體不壯實就是因為我發育時營養沒有跟



上，為此你一直後悔。

你忙完了一天的家務，第二天還未亮，你便趕清晨第一班車回農場去了。你在養雞場幹活，你從來沒有養過雞，你見不得養雞場裡到處是雞糞，你是個極愛乾淨的人，勞動起來也像幹家務一樣，只要你一上班，就把雞場裡沖洗得乾乾淨淨。那天值夜班的同事沒有按時從城裡回來，你便又接上了人家的夜班，也好補休時再多一天假，陪陪你的兒子。你回到農場，這樣又連續幹了一天一夜，清晨五點鐘下了班，你疲乏不堪，你實在太愛乾淨了，又回到宿舍拿了臉盆和毛巾，同房裡的人還在酣睡。天剛朦朧亮，將近黎明。你平時非常怕河水，你恐懼河水，因為你弟弟十五歲那年去江裡游泳淹死，你不准我學游泳。有一次和我同學偷偷游泳回來，晾在院子裡鉛絲上還溼的短褲，你下班回來發現了，你打了我一頓，把一根竹尺都打斷了。你從來還沒打過我，那是唯一的一次。你怕河水，你恐懼河水，可你又那麼愛乾淨。黎明前的河水想必是黑沉沉的。你只在岸上留下了個臉盆，早晨八點鐘，離農場三里遠的地方，放鴨子的社員在河面上發現了你……

媽媽，你冷嗎？你說過你夢見過你的弟弟，渾身溼淋淋的，站在你面前哆嗦著，說他冷，他冷啊……媽媽，你不該為了你這不孝的兒子過早離開了人世。你沒有看到他的作品，也沒有看到他的戲，他也沒有給你寫過一篇紀念的文字，你譴責我吧，我從你的目光中看得出來，你為什麼不說話呢？你罵我吧，打我也可以，狠狠地打，把竹尺打斷也是應該的，我是你的兒子呀，你的不孝的兒子呀！一個忘卻了母親的兒子。我夢見過許多人，愛過的和不愛的女孩子，認識和不認識的人，有關係和沒有關係的人，唯獨沒有你，我的母親。這二十幾年來，

你只在我夢中出現過一次，也是模模糊糊的，再也記不起還有哪些細節。也許我並沒有夢見你，只是這樣希望罷了，希望能得到你的一點寬恕。

我惱恨我自己這樣無情無義，在那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那場大革文化命命的時候，我把 myself 唯一的一張照片竟然燒掉了。你也是穿的旗袍，不是家裡父親在世時，外屋牆上掛的那一張，而是更早的時候照的。你那時同爸爸結婚後不久，你那麼年輕，那麼美，你同父親是十八歲結婚的，那時你也才十九歲，你說過你那時剛懷著我，我卻把你給燒掉了，把對母親珍貴的記憶燒掉了，連同我那些手稿。當時正大破「四舊」，到處在抄家。我怕我那些發不去的稿子給我惹來大禍。夜裡插上房門，只亮著檯燈，燈光也壓得很低。我打開火爐坐在爐前，把整卷整卷的稿子往爐膛裡塞。我還有成捆的讀書筆記，有康德、黑格爾、賀拉斯、愛森斯坦著作的摘錄，有關於太平天國和遠古神話研究的史料的摘抄，當然也還有自己的心得和隨想。可那年代只要掐頭去尾找出一句不當的話就可以上網，定下罪名。就在撕這些筆記本的時候，掉了你的照片。我從地上撿起，當時都沒有猶豫，就扔進了爐膛，照片痛苦捲曲著，迅速變黃，我想拿出來再看一眼，轟的一聲，它就著了。房門是插上了，爐火烤得臉滾燙，脊背在冒汗，我像是在犯罪，不是因為把母親留下的最珍貴的紀念燒了，而是怕被人發現我在銷毀罪證。可我又有什麼罪呢？我不是「黑五類」的狗崽子，母親你也不清清白白？外祖父是個銀行職員，也許算所謂高級職員吧，並不為貧困所迫，因為我沒有聽你說過。可高級職員也算不得黑五類，母親是清白的。你中學畢業，還參加過救亡運動，那個團體你說過還像是地下黨組織的外圍。同父親結婚以後，你便脫離了，父親不願你去冒

那些政治風險，他希望有個平平安安的家庭，他一生也是個平平常常的多少有些軟弱的好人。我總記得小時候你教我唱的那些救亡歌曲，《松花江上》、《鐵蹄下的歌女》，你還演過《放下你的鞭子》，在家也還教我和弟弟演戲，演《烏鴉與麻雀》，觀眾則只有坐在一旁笑瞇瞇地抽著烟的父親。可是就因為那件旗袍，你照片上穿的是件花絲絨的旗袍，旗袍當然算「四舊」，而且是花絲絨的，絕非是貧困的象徵，我便把對你最珍貴的記憶銷毀了，因為膽怯，因為一種莫名的恐懼，也並非是莫名的，怕被懷疑成狗崽子，兒子就把母親給銷毀了。

媽媽，這就是你用你自己的乳水餵養大的兒子。他從來不肯承認他懦弱，可他確實懦弱過！媽媽，你別這樣看著我，你不能原諒你這不孝的兒子？不應該原諒的過錯。你是這樣的憂鬱，一句話也沒有，就這樣望著我，坐在我眼前門旁的這張椅子上，你也還穿著旗袍，穿著父親生前家裡外屋牆上掛著的照片上穿的那件旗袍。你面頰消瘦，清澈的目光直視著我，你說句話吧，媽媽，你一定有很多話要說，死前在那黑沉沉的河水裡掙扎的時候一定還惦著你的兒子。他們說你不是遇害的，找過法醫檢驗過你的屍體，說你臉和頭髮上都有汙泥，據分析，是臨時性腦貧血，你蹲在河邊上涮洗，可能是站起來的時候，眼前一黑，一陣暈眩便栽進水裡。你懼怕河水，可你又那麼愛乾淨。你別走呀，你陪陪我，媽媽！我同你一樣，疲勞，疲勞極了。這些年來，在生活的漩渦中掙扎，上上下下，我也去過農村，也到過山鄉，也在嘩嘩的河水裡洗過衣服，也曾淹沒在深深的失望之中，又總算爬上了岸。媽媽，我需要重新得到你的寬慰，像小時候那樣，偎依在母親的懷抱裡。媽媽，你哪裡去？你已經再也不用操勞了，父親就睡在你身邊，是我親手把你們倆的骨灰盒放在一個墓穴裡的。你那個骨灰盒已經

散架了。給你起墳的時候，那口裝骨灰盒的陶甕缸裡滿滿地一缸積水浸泡著你。我和弟弟給你起墓同父親合葬的那天，陽光挺好，風很大。在墳塚間的一個窪地裡，找到了你的墓碑，被金剛刺的莖蔓擋著，就是這棵金剛刺的主根把陶甕缸蓋撐開了，它長在缸蓋的縫隙中，多年來，那條紫紅色的根長得有小手指那麼粗，雨水便滲透了進去，到將近齊缸口的地步。骨灰盒就浸在其中，盒蓋上玻璃底下你的照片已經泡得辨認不清了。那骨灰盒蓋也挪動了位置，像被打開過又未曾合上。掘墓人用鐵鍬剗著土，嘴上叼著根烟，鐵鍬碰著陶甕缸發出揪心的聲響。那是弟弟托了朋友，他在公墓管理處有熟人，除了交兩塊錢的掘墓費，作為公家的收入，還得另送掘墓人一包好烟。遠處有人吆喝，在這空曠的墳場上除了我們沒有別人，那吆喝聲顯然是沖著我們來的。一個戴草帽的人跨過一座一座墳頭，朝我們來了。

「你們這做什麼？」他氣勢洶洶地問。

弟弟趕緊向他遞過一支烟，他沒有要。

「你們通過誰了？」

「這不是公墓嗎？」我說。

「公墓也是生產隊的地。」他一副蠻橫的樣子。

「抽根烟吧！」弟弟把烟又遞過去，還立即掏了一塊錢。

「往後別不打招呼就動土！」他把錢塞進口袋，把烟夾在耳朵上，罵罵咧咧走了。

風依然很大。陽光也很明亮。鐵鍬碰到骨灰罐子的聲音，是沉悶的，缸已經破裂了。積水慢慢滲透進墳土裡。媽媽，你在這裡睡得很不安寧。我用一塊紅綢子包著你的骨灰盒，雙

手捧著，走在前面，弟弟跟在我身後，母親，我沒有能給你送葬，那是炎熱停不住屍體的盛夏。我們走在墳塚間的坡地上。風很大。我聽見你的骨頭在盒子裡響動的聲音。你不安寧啊！新的墳地又在路邊上，那是送葬的人的沉重的腳步踏出來的路。也還會隨著記憶的消失，再長滿荒草和金剛刺。

掘墓人打開了水泥做的新的墓穴，半米見方，一尺來深。勉強能並列擱下你和父親的兩個骨灰盒。合墓很迅速，穴位都事先準備好了的。路邊上也還有十多個安了水泥墓穴沒有蓋上的穴位。

「這是公墓最後的一塊地了，你們趕得早，再往後就得擱到新建的骨灰大樓裡去了。」掘墓人說。

墓地上放上了花圈，弟弟在擦火柴。風很大。他連連畫了幾根。紙花一下子被火苗舔著了，那淡淡的透明的火焰立刻在花圈上蔓延開來，他趕緊走到我身邊站著，低下頭。我想我應該跪下，跪下長長地叩拜生育我們的父母，跪拜在父母的墳前。那是一種心靈的需要。古人尚可以長歌當哭，那長歌的哭號也是必要的。但是我沒有跪下，也發不出哀號，這就又是我渺小之處。火烤著臉。在我焚燒懷著我的母親的照片的時候，火也烤著臉。扎花圈的竹條輕微的炸裂聲。風很大。呼呼的、淺黃的火焰中還有淺藍色的烟。有一個花圈橫立起來了，傾斜地滾動了，母親，那是你不安的靈魂，我就希冀它滾動著，帶著呼呼的火焰騰空飄起，來顯示對你不孝的長子的譴責。但是花圈傾倒了，掘墓人用鐵鍬把它鉤了回來，免得滾到別人的穴位上去，每個穴位只相距兩步遠。陰間也是擁擠的。我無法給你買一塊更為寬闊的墓

地，這都有規定。連墓碑的大小也有規定。最高的一米，我們就訂了一米的墓碑。

「沒有更大的了？」我問。

「沒有。」

一米長的墓碑比你原先墳上的那塊要大多了，可一米長的墓碑埋進土裡，剩下的也就不會有多高了。

後來我們就離開了墓地。沒有立碑，只是在水泥蓋子上用紅油漆寫上個標號，幾區幾號那一行數字我也沒有記住。

在掘墓人家的堂屋裡，他指給我看堆著的好幾種尚未刻寫的墓碑石，那一米的確實最大。刻碑文有兩種款式。我選擇了老式的，「父母親大人之墓」，因為我是你們的兒子，稱不上戰友。我又未能去給你們立墓碑，辦完喪事之後，又匆匆忙忙離家走了。因為刻一塊墓碑最快得半個月，還得託弟弟的朋友在公墓管理處的熟人，沒有這點關係，還不知拖到什麼時候交貨。而世界是為生者存在的。

母親，你白白過早離開了這個世界，你兒子沒能給你帶來多少慰藉，也難得想起你。如今他有了一點成就，聽到誇獎便沾沾自喜，並沒有想起是你最早教他識字的。他重病幾乎夭折時，你變賣了積攢的一點首飾，整夜整夜守候在醫院裡。解放前夕，父親失業，全靠你支撐著一家的生活，靠變賣和借債度日。你還不忘買來紙張，親手替他釘好本子，要他每天記一則日記。等他長大成了個小伙子，還總帶著他上街為他買布做衣服，他還嫌你選布料挑顏色耽誤了他可貴的時間，中途便發脾氣跑回家去。他是一個不通情理、冷酷的人！他永遠也

無法償還你用心血和生命給予的那分慈愛。

此刻，母親就站在我面前。我終於分明看見你了，還穿著那件父親在世時掛在家裡牆上的鏡框子裡的那張照片上穿的單薄的旗袍。照片已經發黃了，那旗袍的顏色也已泛黃。可我知道那是一件染著綠底黃花的泡泡紗旗袍，洗得如同舊被裡子那樣稀薄。你同父親合葬的時候我為什麼沒有叫弟弟把這件旗袍找出來，蓋到你的骨灰盒上？不對，你把我養育成人，我卻從未給你做過一件衣服，沒有孝敬過你一次。在你同父親合葬的時候，我為什麼沒有給你做一件暖和柔軟的衣服？為什麼不給你也做一件旗袍，一件黑絲絨的旗袍？可我燒掉的卻是你懷著我的時候穿的一件絲絨的花旗袍，後來生活困苦你把這件旗袍送到舊衣店賣了。我為什麼竟沒有想到給你做一件旗袍？媽媽，你無法原諒你這個不孝的兒子，你給了他一切，他卻什麼也未給予你。他如今居然也成了個人物，但他是渺小的！

你一句話也沒有，在那個陰暗的、潮溼的、見不到陽光的地方，你一定很冷。爸爸他還好嗎？他在發病去世的前一天還同來看望他的同事談起過我，掛牽著我。他不同意我寫作，他說這是個危險的工作，我說時代不同了，他卻總為我擔心，可我同樣一次也沒有夢見過他。你怎麼不說話呀？媽媽，你真一句話也沒有？你就走了，就這樣起身走了，消失在房門背後。

## 侮辱

車窗外，風挺大。可一上了車，前後左右人都擠著，像沙丁魚罐頭，一想到這她就笑了。她挺喜歡吃沙丁魚，油酥酥的沒骨頭，那麼小，一嘴可以吃一個。可人不是沙丁魚呀，沙丁魚也不穿大衣，她可不喜歡穿大衣。一穿大衣，人的線條就沒了，線條這詞兒真逗。她知道她自己的線條挺美，也知道人特別喜歡看她。她回家路過巷口的時候，有好幾回，那群男孩子就衝著她叫：「哟，美人兒！看哪！美人兒來了！」真忝不知恥，真野。可聽人說她美，心裡還是挺高興的。哪姑娘不喜歡人誇她美呢？

前兩年並不這樣。這是因為她有了工作，工資都不用交給爸爸媽媽，不必為了買件毛衣或是買條圍巾什麼的去求老太太了，她現在喜歡叫媽媽老太太，也不知是什麼毛病。那時候當然不能這麼叫。她是媽媽的女兒，她知道媽媽很愛她，可要是買件毛衣，或是就買那條淺藍色的圍脖吧，也得磨好長時間嘴。那淺藍色的圍脖現在也不戴了，給妹妹了，她又買了條紫紅的開司米圍脖，今天她也沒戴。她現在不太愛戴圍脖，除非天特冷的時候。她知道自己



兩頰紅撲撲的，樓下的南南捧著她的臉，就說：「真叫人嫉妒死了！」那個傻丫頭！

她覺得車上的人都在看她，又緊緊擠著她，前身貼著後身，就說隔著大衣吧，也叫人挺不自在。她把臉轉向窗口。她還拎著個提包，老絆著腳。她想擠到窗口去，扶住車窗上方的把手，這樣便可以臉朝外，避開那些討厭的目光。

她現在挺喜歡打扮自己，她有這個條件。自己掙錢自己花，想買什麼就買什麼，想到這些心裡就挺自在。她也喜歡打扮別人，打扮弟弟，弟弟的那雙滾邊的皮鞋就是她給買的。二十六元錢呢，一個月的大半工資。那是自己的弟弟呀！爸爸的那頂有隱條的呢帽子也是她給買的。「裝扮裝扮老頭兒，」她把新買來的帽子戴在他頭上的時候就這麼說的。媽媽腳上的高跟的絨布鞋也是她買的，當然媽媽後來給了她錢，可她買的時候並沒想到要媽媽給錢呀。她是一個好女兒、好姐姐。她把自己不穿的衣服都給妹妹了，妹妹將來工作了也可以自己掙錢打扮自己呀。她覺得她心地特別寬厚，她覺得她心裡有顆太陽，溫暖溫暖的，又明亮又不刺眼，像一個火紅圓球，滾動在地平線上——有天黃昏，她和同學們一起登山時看到的就這景象。她真想把它捧在手上，摟在懷裡，恨不得咬它一口。她出聲地笑了。

她覺得有人在掉轉臉看她，有什麼好看的！她心裡說。車窗外，十字路口，洗必太牙膏廣告牌子下面，有個男的，一手按住了差點被風吹走的帽子，她見了，想笑可又止住了沒笑。車外的風想必很大。幹嗎叫洗必太呀？她努力去想點別的事，瑪雅人文化，又想起《科技報》上關於考古的探險。她可不是瑪雅人，她是中國人，都說中國人窮。她可覺得自己挺富有的。她願意為大家花錢，工間操的時候同女伴們出去喝酸牛奶，總是她掏錢，她覺得這樣吃

酸牛奶才有味。她不欠任何人的情，寧願人總欠著她的情，覺得她那麼慷慨，那麼好，她就心滿意足了。那主兒又用手拉住帽沿兒，喂，喂！她正想朝他喊，車就過去了。

她眼睛特別好，總能看見些可笑的事，一點五的視力，她沒有一點缺陷。她野嗎？才不呢，她可規矩呢，好多男孩子都向她獻殷勤，邀她去看電影、聽音樂會，她才不單獨跟他們去。她沒那麼賤氣。但是，如果是東平的話，那又當別論。唉，她輕聲出了口氣。

她覺得背後有人在擠她，是故意的，有些人就那麼討厭！她背後就有幾個男孩子，她擠近窗口的時候，他們也跟著擠過來。她真想用胳膊肘往後捅一下，叫他們老實點，她可不是那麼好欺負的。可她怕把他們惹毛了，說些不乾不淨的話，那多丟人呀。她不願意在車上吵架，她還從來沒有在車上同人吵過架。她最看不慣有些女孩子那股潑勁兒，也蹦出那些粗話，真沒教養。對沒教養的人最好別理他，她覺得這是一句格言，她自個兒發明的，她挺喜歡這句格言，不，應該說是欣賞，多有分量，多莊重，又多力量。她不能同他們相比，不能失去自己的尊嚴，人活在世上就應該有點尊嚴。潔身自好就是最大的尊嚴。

劇場聯合售票處的小亭子過去了，綠色的塑料頂，新搭起來的。到站了。她朝中間的車門口擠過去，使勁拖著提包，她的提包被夾住了。她回頭，一個戴著皮帽子的高個子小伙子衝著她鬼笑，另一個蓬鬆著茅草窩似的頭髮，穿著件棉軍大衣，裝做若無其事的样子。提包就夾在他們倆之間。她瞪了他們一眼。嘟囔了一聲，她自己也沒聽清楚她說的什麼。那高個子小伙子就衝她來了：

「嘿，誰夾來著？」

流氓！她想說。

那「茅草窩」就格格笑了。她狠狠拽過提包，頭也不回，擠到了車門邊上，正要下去。

「你有票嗎？」售票員的聲音。那是個腫眼泡眉髮很濃的胖姑娘。

她沒有理會她，跳下車去。

「喂，你票呢？」售票員頭探出窗口，追問道。

「上車就買了，」她沒好氣地頂了一句，忙摘掉手套，在口袋裡掏票。沒有，又摸另一個口袋。

「把票拿出來！」售票員氣沖沖地拉住「茅草窩」。那高個子已經跳下車來。

「這不已經都買了？」高個子將手一晃，那茅草窩就乘這空子掙脫，溜下車，兩人便大步徑直朝前走去。

「票呢？有本事別走呀！」售票員尖叫道，也跳下車來。

「誰走來著？」她從另一個口袋裡掏出錢包和一把零錢，之中還有封信和前天晚上看電影的票根，也還有一張車票，不過是黑色的，一角的票，是她先頭坐車時買的。而剛買的這車票應該是五分的紅票，卻不知塞到哪裡去了。

車裡窗口邊的人都在望著她，她覺得臉有些發燙了。她覺得她特別笨拙，她討厭自己這麼笨拙，因為她明明買了票。她記得是剛擠上車時，在前門買的。

「不信，你問前門的售票員去。」她嘟嘟囔囔地說。

「看你這一身打扮，也不嫌丟人？」那尖刻的聲音。

「你說誰呢？」她抗議道。

「我就說你！」

她覺得心在跳，一隻手又伸進口袋裡摸索著。

「別裝模作樣了，補票吧！」售票員從她手上捏著的手套和一把零錢中，霍的抽出一張一角的，扯了張票，撕了，便跳上車。撕斷了的那張黑票，一段落在她腳前，另一段飄落到人行道上。

「我買票了……」她申辯著。呼的一聲，車門關上了。

「別看上去像個人樣的，一角錢都不值！」那尖刻的聲音像尖刀一樣刺痛著她。她聽見車上的人都在轟笑，她臉在發燒，她必須找到那張紅票，讓車上的人都知道，她不應該受到這種無端的侮辱，就是車已經開動了，她也得把票拿出來讓他們都看到。她忙亂摸索口袋。手套掉在地上，她又去撿手套。車已經開走了。她覺得走過的行人都在回頭看她，人都在心底竊竊的笑。她真怨恨自己！

風把人行道上的那段黑票吹著，在她面前飄動。她拎著提包走著，一手捏著手套，另一隻手仍然在口袋裡摸索著。但是這已經沒有必要。她已經無可挽回地受了侮辱，受了那個腫眼泡眉髮濃粗的胖丫頭靈巧的侮辱，她怎麼都沒詞反駁她？她明明記得她上車時就買了票，給的是五分錢的硬幣。

陽光下，寒風吹著她滾燙的臉，她覺得背脊心都出汗了，涼涼的。她怎麼這樣沒用？她的驕傲，她的尊嚴，剛才上車時的那種好心境都被糟蹋了。她一點興致也沒有，一點兒也沒

有！她恨死了她自己，恨她怎麼這樣無能，把個票究竟塞哪兒去了？她記得是用個五分的硬幣買的票呀！她不會記錯了吧？她本來還要去一個同事家的，程大姐對她總是特別關心，真像個好大姐。人病了，能不去看嗎？他們家五歲的小丁丁叫她阿姨叫得特別甜。她得記住在街口的那個食品店裡給丁丁買一塊巧克力。

「喂，哪去？」

那個戴皮帽子的高個子和茅草窩，正擋在她前面。小流氓，她心裡罵了一聲，但她不敢出聲。這星期天滿街都是人，光天化日之下她不怕，他們不敢拿她怎麼樣。她繞開他們。

「到底還是給補了票啊，」高個子又跟上來了，還有那個格格的笑。

真沒意思！她心裡說著，加快了步伐。

「喂，交個朋友吧，」高個子的聲音。

「幹嗎這麼著急呀？」另一個又在笑。

他們把我當成什麼人了？她心裡想。她走得更快了。

「想白蹭車，下回就得學油點！」

「我才不像你們那樣呢！」她憤怒地回頭，望了他們一眼，正碰上那高個子的目光。那是玩世不恭的、彷彿要把她看透了的眼光，還有那格格的笑聲，討厭極了，討厭極了！她不由自主小步跑了起來。

「白蹭車的主——」

她得逃開他們，趕忙鑽進路邊的食品商店，對，她應該買一塊巧克力，要那種大塊的，

一元一角五，零錢不夠，她打開錢包，拿出張五元的，給售貨員找。花錢要花得痛快！

她走出商店，覺得安慰些了，放慢了腳步。她現在可以從從容容到程大姐家去。

程大姐並沒有躺在床上，在洗衣服。

「啊，你忙吧，」她說。覺得來得真不是時候，彷彿撞見了別人的隱私一樣。

「我不洗，誰洗呀？攔了一個星期的髒衣服，」程大姐解釋著，就要去擦手。

「不，你洗吧。我沒事，就是來看小丁丁的。」她不好說來看程大姐的。

「丁丁上鄰居家玩去了！」做母親的說。

她拿了個小板凳，坐在程大姐身邊。她不是外人。她甚至想幫她洗，但是看到盆裡有程大姐丈夫的內衣褲，便沒有說出口。她覺得挺悶熱，想脫了外衣，可又想脫了外衣就不好馬上走。

程大姐問了她一些這幾天機關裡的事，她不過腦子地應答著，也不知道說了些什麼。樓上呼呼地響，是從水管子傳過來的，大概在剝餃子餡吧？這種套間的樓房也不隔音，沒有秘密。

「我剛才碰到件倒楣的事。」她心裡也藏不住秘密，哪怕是侮辱，她也需要找個人說說，發洩一下心中的苦楚。她把兩個小流氓追她的事也講了。

「往後上街穿衣服注意些，」程大姐說著嘆了口氣。

她沒穿什麼呀！

「人閒得無聊就好議論。要穿也別穿到機關裡去。其實那個姑娘不好美呀，誰年輕時都這樣。」

「都說些什麼呀？」她感到更煩躁了。

「也沒說什麼。」

不，這話裡有話，她得問個明白。

「無非說你好打扮，都是些沒意思的話。」

不！這話裡有意思，她得追問個明白，她到底怎麼不合適來著？當她的面，大家不是都對她挺好的？個個笑臉相迎，說她好看，說她聰明，說她活潑，說她熱情，好話說盡，可在背後都把她當作話碴兒，有意見幹嗎不當面說？

「他們倒都不是惡意，」程大姐解釋說。

「怎麼不是惡意？」

「你還太年輕，」程大姐笑了，把話題扯開。

可是，她想像得出他們會怎麼說，說她招惹人，說她不該見人就笑，說她不該那麼熱情，說她臉上不該有紅潤，可她就是再穿什麼破衣服也遮掩不了，她難道袒胸露懷過？她還沒有做過一件領口開得很低或是沒有袖口的連衣裙呢。她想起有次他們的科長找她談話，也是說她這好那好，學得快，工作能幹，人也活潑，不像我們機關裡那些老氣橫秋的。是的是的，他就是用的這個詞。可最後，談到了一點希望，他是領導，他說的希望當然就代表領導的希望，希望她對自己的要求今後要更嚴格一些，進步更快一些，不就是這個意思嗎？穿衣服同進步有什麼關係？那嚴格的背後意思是不是說她行為舉止上有什麼不檢點？真不明白！她覺得心都涼了，表面上大家都對她那麼友好，背轉身卻這樣看待她。

「阿姨——」小丁丁推開門進來了，甜甜叫了她一聲。她一把抱起了小丁丁。世界上只

有孩子是純潔可愛的。她放下丁丁，從提包裡拿出了巧克力。丁丁便伏在椅子上剝巧克力的錫紙了。

「也不謝謝阿姨？」做母親的嚴厲訓斥孩子。

「謝謝阿姨——」那謝謝此刻也不再甜蜜了。她走了。插上手套。左手的中指，不，無名指的指套裡有一角紙，還沒有搓軟，儘管塞到了盡頭。她知道這就是她先頭除去手套找來找去未曾找到的那張叫她丟盡了臉的五分錢的紅車票！她應該證實一下，可又沒有必要，她指尖動都沒有再動彈一下，最好是連這種觸覺也都麻木掉！

街上的人熙熙攘攘。總有那麼多人，總在忙碌，來來去去。她覺得這是個被糟蹋了的星期天。她們怎麼就不覺得這個世界並不那麼美好呢？他們也都在背後誣陷人吧？自己又被別人誣陷吧？

風捲著塵土，捲起從冰棍上剝下的紙。冬天她喜歡吃冰棍，她不怕冷，她年輕。可她現在看見包冰棍的紙在風中飄舞，都覺得涼颼颼的。她需要趕緊回家去。東平又偏不在，到什麼叫巴音賽克圖的地方去了。那地方更寒冷，荒涼的大草原，寒風肆無忌憚地在廣漠無垠的草原上呼號。她就願意到那大草原上去，一個人，誰也不需要，也不讓誰知道，就聽任寒風吹著，凍死在那裡。東平說草原上有狼群，飢餓的狼群是兇殘的，會把她的屍體撕成碎片。她願意去死，但不能死得這樣慘，不能死得血肉模糊。想到這兒，她就渾身打顫。

她回到家，沒有吃晚飯，關在自己房裡。母親來問她，是不是哪裡不舒服。父親又拿了個體溫表叫她試一試。



「別煩我了！」她對父親發火。她是她父親的女兒，她有權利撒嬌，也只有對父親。她熄了燈，躺在床上。弟弟是夜遊神。妹妹同父母在隔壁房裡看電視。「就不能把聲音放小點？」她想喊，可沒有叫。她把被子蒙住頭，後來她就覺得自己確實在發燒，迷迷糊糊的，渾身發燙。她於是把赤腳伸到被子外面……

他就來了，他，冷眼看著她的赤腳和腿。她不知道為什麼沒有氣力把腿抽回來，因為腿也是光裸著的。她覺得她有罪，那種罪孽感好像又來自於她偷了人一架照相機。她努力去回想那究竟是怎麼回事？似乎有那麼一架照相機放在桌子上，她就手拿了放進提包裡，還是放到別的什麼地方去了，就怎樣也想不起來了。她不是不想放回原處，可那雙眼睛，黑暗中閃著幽暗的光，惡狼一樣，洞察她心底的一切隱秘。她避開這目光，轉身走了，努力顯出高傲的樣子，像一個純潔的姑娘應有的那樣，目不斜視，走著自己的路。她卑視周圍投過來的目光，她知道那些目光都盯住她，他們希望她失足，她就不能失足。心裡卻又總有一種沉重的負擔，像照相機，不，又不像照相機，是一片陰影，在地上爬，陰影不會爬的，它漫延開來。最可怕的是那種漫延，悄悄的，把周圍的光明都又迅速吸吮了。她想要喊叫，又喊叫不出，壓抑極了，壓抑極了……

啊，她終於走到了一個光明之處，一個小屋子裡，四周都是人，都用詢問的目光望著她，默默的，一言不發。她好像在被提審，她不能辯駁，喃喃吶吶，也不知講的什麼。她聽不清自己的聲音，怎麼那樣微弱？她對自己這種狀況十分惱恨。她甚至都不敢抬起自己的眼睛。她怕接觸這些人的目光。她是沒有罪的呀，想喊而喊不出。她希冀她這種軟弱能贏來同情，

可周圍默默的眼睛，她感覺得到，都緊緊地盯在她身上，她難道真做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情？程大姐最清楚不過。她也在這人羣之中，那一雙憂鬱的眼睛卻又不像是程大姐的，一雙她不認識的人的冷漠的目光。她此刻算是孤立無援了。但是他們又都不訓斥她，甚至也不理會她的存在。她得悄悄溜走。但是，那烏黑的門洞裡，站著一個人，一雙眼睛在發光，而且是那種男人的，讓人心裡發毛的眼睛。她不敢看這雙眼睛。可這雙眼睛始終盯著她，這她知道。那是野性的、嘲弄的目光，她好像在哪裡見過，卻又記不起來了。她覺得那雙眼睛把她渾身上下穿透了，她羞辱極了。她又是那樣睏乏無力，躲避也躲避不開。在那雙目光的煎熬之中，她在受難，她徒然掙扎著，她要反抗！

她覺得人在拖著她，腳浸在冰冷的污泥濁水中。她被倒拖著，拖著，就這樣死去算了，卻又死不了。沒有知覺，只有意識是清醒的。她知道她不能就這樣死去，她才開始生活，她要活，她要得到愛撫，她要聽到親切的話，她要讓軀體溫暖過來。她就看見了自己，凌空，飄飄然，看見了將死未死的自己，只有意識的自己，看見了將死未死失去知覺的自己。於是，那凌空的、飄飄然，只有意識的另一個自己就向那汙染了的，失去知覺的自己的軀體掩面哭泣，眼淚流了出來，像一條長長的河，那麼快意，流瀉著，流瀉著……

她醒來了，還睡在床上，腳是冰涼的，被子一半滑到了地上。櫃子上的鬧鐘登登的響，窗簾上有馬路對面的街燈的投影。她慶幸她還活著，可她真想放聲大哭一場。

一九八三年一月二日於北京

## 河那邊

「喂——有人擺渡嗎？」

你朝河那邊大聲喊，聲音在空曠的河灘上很快散開，便消失了。綠悠悠的河水悄悄地流淌著。河中央是墨藍的，靠近水竹叢生的對岸，在夕陽的陰影裡，河水則是黝黑的一片。而那悠遠的嘩嘩的水聲在下游河灘處，少說還有三、四里路。那裡有一片鬼怪樣的紅柳林子，樹幹上都是扭曲的黑疙瘩，只有在樹梢才長出點稀疏的葉子。夕陽就掛在那上方。這河道你都熟悉，每個河灣都有它各自的調子，能喚起不同的情緒。十年前，你就在這裡度過了這一生中最艱難的那些日子。你出於懷舊，或者說要找尋一種新鮮感，從南方開會回來，換了一條路線。新修的鐵路線又正好經過這山鄉，你落難時待過的地方。你覺得你像陶淵明那樣要逃避亂世，想過悠然見南山的日子，來到了這個舉目無親的地方，逃脫了政治鬥爭的漩渦，逃脫了挨整，逃脫了整人，逃脫了互相整來整去那種無謂的、瘋狂的、朝不保夕而且不讓人喘息的生活。那又怎麼能叫做生活？可你想生活，不去干擾別人，別人也別干擾你，

你想有一間茅舍，哪怕為秋風所破，哪怕漏雨，只要能擱得下一張書桌，你便可以插上房門，在油燈下，打開你多年積攢的幾木箱子未曾燒掉的書。靠那些書來消磨一生，想點事情，也許還可以偷偷地寫點什麼，抒情遣興，借以休憩。你沒再打算回到那「軍管」、「工管」下的城市中去。於是你認識了他，而他保護了你。你想到正可以在這裡下車，就便去看看他。

這河那邊你從來也沒有去過。你在這裡避難的那幾年裡，無所事事，有那麼多時間，隨時都可以去河那邊溜溜，可你終於未曾去過。河這邊你已經非常熟悉了，每條小路，每個村莊，哪怕是某個竹園子後面有幾間房舍，只要一閉上眼睛，你都想像得出。可是現在你不是來看這些村落的，你也無意沿著這河灘重溫那些情緒，你來就是看他的，他如今就住在河的對岸。新修的只有幾間房的火車站上，檢票員說他就住在河那邊通靈峰腳下。

你自然一眼就望得見那通靈峰。他說過，山頂上曾經有座廟，被日本飛機炸毀了，什麼也沒有剩下，只有塊斷殘的石碑。根據碑文的記載可以判斷，那建廟的和尚有過一段驚心動魄的身世，這也是他告訴你的。好像是個落魄的秀才，參加過長毛造反，太平天國失敗之後，便隱居到這山裡來了。這和尚是什麼時候坐化或遠遊就不再回來，已無從查考了。那廟無後繼者便荒蕪了，爾後又被炸毀，又被人遺忘了，只有他還有那種興致。他同你不止一次談起過通靈峰上這座毀了的廟，現在他就住在通靈峰下，隔著這條平靜而幽深的河水。單調的、嘩嘩的水聲是從下游的淺灘傳來的。太陽眼看著落下去了，落到那像鬼怪一樣滿身都是黑疙瘩扭曲著的柳樹林子背後去了。

晚風嗚嗚地吹，這邊空曠的河灘上只有滾滾亂石，風沒有可以震盪作響的憑據。也許只

是你的一種心境，是心在作響吧？而心是不會有這種聲響的。那些年裡，你曾經觀察過在空曠的田野上風聲從何而來，你後來發現，風的聲響來自公路旁的電線杆子上，電線在風中震盪又引起了電線杆的共鳴。有時又來自支撐著草篷子的枯裂的竹竿，起風時那裂開的空竹便會嗚咽。你有一種悲涼的心境。是因為他老了，或是感傷他如今的孤獨？你說不清楚。

「喂——喂——！有擺渡的沒有？」你朝河對岸喊。不是要擺脫這種孤獨感，而是懷著一層喜悅，一種興奮。你要出奇不意地探望他，事先沒有給他去信。你也不想去離車站兩里路的小鎮上先過夜，找熟人給他送個口信。你想他會在的，即使不在，你只要來過了，對自己也就是一種安慰。所以你下了火車也不想到小鎮上找熟人給你帶路，否則他們就會把你留下，你也得一家家再去拜訪，那許多熟識的朋友便會硬拖你一家家去吃飯，一耽擱就一兩天，你沒有這許多時間。你需要立刻出乎他的意料，來到他面前，也給他這分喜悅。你覺得這也就是一種報答。因為他在你極端孤獨的歲月裡庇護了你，使你覺得這片陌生的土地你也可以生根，根鬚相通，你就會得到人了解，就可以免除一個城市裡的人落到這閉塞的山鄉來從而引起的種種猜疑，你就可以像插進稻田裡的一根禾苗，像山林中的一棵樹。

霧靄和晚風是同時升起的。令你在孤獨中感到平和的那層灰藍色的薄暮，從河面上，從水竹叢中，從對岸遠處的山林間升起了，帶著嗚嗚的風。

「喂！喂！」

你急切地喊著。對岸有隻船，應該有擺渡的。這山鄉幾千年來的習慣不會就改變了吧？這河遠近幾十里都沒有橋樑，生活在這裡的人總還得要交通，渡口既有繫著的船隻，就還會

有人以擺渡為生。霧靄中水聲響動，像魚躍水的聲音，聽得分明。有人打著篙撐船過來了。你於是連連大聲說著感謝的話。

嘯的一聲，船底擱在石頭上了。你趕忙跳上了船。擺渡的是位駝背的老人，對你並不理會。你就聽船幫子上河水的拍打聲，見他費力地把篙頂得彎彎的，逆流向上游河心撐去。起篙處是一個個黑黝黝的漩渦，船在像緞子一樣光滑的水面上滑過。你實實在在回到這些生活中來了，有種莫名的惆悵，又覺得十分親切，心也像河水一般寧靜，你立刻適應了，不再多話。

船靠岸了，乘老人套纜索的時候，你掏出一角錢，並不打算他找。你當然知道這鄉里當地人是不付船資的，你也知道外來的人以往付船資一人兩分錢罷了。一角錢足以顯示出你的慷慨。這在山鄉，沒有大碼頭上那種漫天要價。就是要價，你也得照付。他接過錢，你便問：

「方書記家怎麼走？還遠嗎？」

他這才抬頭打量你，那滿是老皮皺摺的手在你面前抖動了一下。

「拿去，」他說。

你惶惑地接過錢。

「你省裡來的？」他問，顯然不認為你是縣裡當地的幹部。你也就點著頭認可了這種身分。「跟我走吧。」他拿篙上坡，進竹叢後面的一間石塊砌起的草屋裡去了。

天眼看就要全黑了，你當然需要這種身分。這暮色正濃的山野裡你不能沒有個人帶路。你想到了不止一角錢的報酬。他放下篙出來了，在房門上套上把鐵鎖。你跟在他後面，又說了些感激的話。

他登登的腳步，很重，並不像他這年紀。這是山裡打柴人的腳步，能夠壓一擔柴禾，或是扛一根杉樹，你跟在後面也還得快步緊趕。

山崗上都是黑鴉鴉的松林。天晴未久，林子裡小路上的泥土沾腳，你皮鞋上很快就沾上了一層厚厚的泥巴，不能走得太快。你免不了可惜你這雙還新的皮鞋，你同時又討厭你這種城裡人的心理。你到山裡來了，好多年了沒有在山中走過夜路，沒有呼吸過這種帶著松脂香的清新的夜的氣息。你可以深深呼吸，這也是一種享受。什麼地方有落巢的野鴿子的咕嚕聲。深山聞鴉鳴，他真找到了個好地方，他依然是他。他早就對你說過，他要告老到山裡去安家，找個幽深的山谷，蓋上三間草房。那裡必須沒有汽車路相通，他便可以徹底避開縣裡幹部間的那些應酬，那些出於禮節、出於需要前來探望的干擾便統統可以免除，來的只會是朋友，且得爬山涉水，真心而來。「茅舍紫竹園，種菜讀文章」，你不由得記起了他以前信中的這兩句詩，是作為對你在「四人幫」剛跨台之後動員他出來工作的那封信的回答。「山中那許多好木頭都爛掉了，何在於我這根朽木？」他回信中這句辛酸的話總讓你想起他那副瘦骨嶙峋的樣子，粗大的指關節，手臂上盡是傷疤，游擊戰爭在他身上留下的印記。

●

「我殺過人。有敵人，也有我們隊伍裡的叛徒。我把他從家裡釣出來，叫貨棧的夥計傳

話給他，說是有一批細紗洋布要找他脫手。夜裡把他領到小河灘的柳樹林子裡，他起疑心了，不肯再走。我就從暗中出來，他聽出了是我的聲音，出溜就跪下了，叫：『方大哥，饒了我吧，我還有家小呀！』可誰沒有家人呢？我說：『你滾吧！』我不能打下跪求饒的人。他撒腿就跑，我背後抬手給了他一槍，他撲通一聲栽倒了。我看都沒再看一眼就走了。要打他，說實在的，也不容易下手。大家好歹都一同共過患難，後來這尋種骨頭軟，供出了游擊隊的聯絡點。大家要生存，就不能不除了他。那是戰爭的年代，可這年月，這種軟骨頭要都斃了的話，就不知其數囉。」

那是「大清查」的那年冬天，夜裡在他房裡，插上了房門，你同他圍著炭盆，烤火喝酒吃狗肉的時候，他對你說的。

眼前是一座漆黑的大山，在朦朧的天空下聳立著，像一道屏障，只有頂端，細看才辨別得出那一線奇雄的山峰。山下則墨黑一片，分不清那一層層連綿起伏、林木茂盛的山崗。黑暗中，突然閃現一點火星，再走兩步又消失了。

「那就到了。」領路的老頭說。

剛走幾步，那火星又出現了，閃亮了一下，又隱沒了。由於樹林隔擋的緣故。那燈光就



在林木的縫隙間時隱時現。對走夜路的人，這燈光總喚起許多遐想和希望。這時候，山路再黑，你也覺得是溫暖的，你就朝那燈光奔去。

突然，眼前一片開闊地，燈光之前，屏障都沒有了，只有些齊腰高的松樹苗和荒草，掃著手臂和膝蓋。走近了，才看見山影下屋脊的輪廓。你覺得那是一幢式樣奇特的房子，不像通常山裡人家的住屋。屋簷很低，那燈光彷彿伏在地面上，房子也許就蓋在山坡背後，從山坡的正面顯然是看不見的。草叢裡一陣竄動，帶著一聲沉吟，一隻高大的惡狗呼嘯著撲到跟前，你不由得嚇得一身冷汗，連連倒退。撐船的老頭也不敢上前，只是大聲喊叫：

「方書記，有客人來啦！」

這條惡犬就在你身旁竄來竄去，並不叫喚，卻隨時都可能向你撲來。

「嘿！嘿！」從房舍那邊傳來個低沉的聲音，這狗便輕捷地小跑了過去。

「我走了。」撐船的老頭說。

「等等，還沒給你船錢呢。」你說，你當然得有所感謝。

「不要啦。你是方書記的客人，他是個大好人呀。」老頭轉身便登登地消失在黑暗中。

「誰呀？」

那深沉的喉音正是他的。你一面提防著惡狗，向堵在亮著燈光的房門口那高大的身影走去。

「方書記！」你歡喜地喊道。

他果真沒有料到你。直到你走進房門，在昏黃的煤油燈光下，他仔細打量你的時候，

才把你認了出來。

「哦，你來了。」那聲音也還是平淡的，彷彿你就該來，彷彿你就住在附近，並非來自數千里之外。

狗也跟進屋裡來了，嗅著你的腿肚子，你還沒有從志忑不安中緩過氣來。

「去！去！」他腳踢著狗。這是一條毛色灰黑的大狼狗，乖乖地垂著腦袋出去了。他關上門。房屋中央放著一張方桌，背後是一張竹靠背椅。他讓你在方桌前的椅子上坐下，自己坐在竹靠背椅上。你感覺到煤油燈光後面他的目光正審視著你。

「你還沒有忘記我。」他的聲音是滿意的。

「你真隱居到這山裡來了？」你想說點輕鬆的俏皮話。

「這地方我活得自在，」他說。

「就你一個人？」你問。

「你能在這裡待多久？」他問。

「你需要我待多久？」你說。

「不耽誤你就行，」他說。

「真想看看你，」你說。

「我知道你早晚會來的，」他說。

你笑了，這笑容他是看得分明的。燈火撲撲地跳著，油裡有水分。你去捻燈捻子，你以

前在他家無領導與被領導之分，無長幼之分，無主客之分。你要回到過去同他的那種關係中去。

「不要叫我書記，早就罷了我的官，我也不要再掛個副書記的名。我打過仗，殺過人，又是僱工出身，替人放過牛。我十五歲就背把刀上山打游擊，歷史和出身都挖不出問題來。他們如今都亮相結合到領導班子裡了，不給我也安排個位置，他們怕坐得不舒服。」他曾經對你說過。

……

「你們這就講到點子上了，給我也安排個掛名的差事，你們好交帳。」

「那你看究竟幹什麼工作合適呢？」縣裡來的那位革委會辦公室主任問。

「退休，種田去。」

「你這意思當然很好。給你安排這個職務你也不用上班。願過問就過問一下，不願管，也可以到各處走走。」

「那又何必掛個虛名呢？」

「你還不到退休的年齡，才五十出頭，又是個老同志，我們不好交代呀。」

「你們讓我白掛個名義，凡事哼哈哈，我就好交代了？」

他當時當著你的面對他們這樣說。

●

你逐漸習慣了這昏暗的燈光。這是一間很大的堂屋，不同於山鄉人家的是有抹了石灰的天花板和水泥地面。可除了這張方桌、那個竹躺椅、幾把椅子和條凳，屋裡就什麼也沒有了，無怪他把方桌放在房屋當中。

「你什麼時候到這山裡來的？」你問。

「三年了。」

「你縣裡還掛著職務嗎？」

「總算免了，我又沒子女等著安排工作，我又不不要車子。做了個官，就抱著個頭銜一輩子到死，那是農民的心理。」

「這房子也是那時候蓋的？」

「我自己選的地方，不錯吧？不進這山窪子，山外是看不見的。」

「要找到你這地方來可真不容易呀！」

「你不也找來了嗎？」

他笑了，嘴角兩道很深的皺褶。你看到了那笑容，也就寬心了。於是，你也就覺得這裡是舒適的。

「吃水也方便，房後就有一股泉水。你喝茶吧，城市裡是喝不到這茶水的。」他站起來。  
「我自己來。」

「你還摸不到地方。住上兩天你就習慣了。」

你環顧著，除了他躺椅背後有個房門，你椅子背後也還有扇門。

「那是廚房，」他說。

你便起身跟著去看看。

「拿了燈，」他說。

你舉著燈，他卻不等你的燈光便進廚房裡去了。灶膛裡的爐火上坐著一把笨重的陶瓷壺。你於是聽見柴禾輕微的爆裂聲和窗外汨汨的流水聲。

他抓起一把茶葉扔進茶杯裡，給你泡了一杯茶。一些生活的用具，牙刷、牙膏、油瓶、鹽罐子、菜刀和刮鬍刀，都擱在灶台上。再就是到處堆著的木炭和柴禾，這就同山裡的人家完全一樣。你端著茶杯，跟著他回到堂屋裡。

「再看看那間房吧，」他說。

你又拿著燈跟著他，見他推開房門。有好幾級台階下去，這不是為退休老人設計的，你想。臥室比堂屋小多了，彷彿深深地陷了下去。牆上掛滿了卷軸和字畫。你把燈放在一張沒有油漆的寬大笨重的書桌上，桌上的一塊殘缺了一角的古舊的石硯，足有塊城牆磚大小。還有一部線裝的《本草綱目》，線都發黑了，不知是何許年間的版本。也還有一卷硬面精裝的戴高樂的《戰爭回憶錄》。靠牆兩個同樣厚實的也沒上油漆的書架上，堆著滿滿的書。

「這真是個讀書的地方！」你不勝感慨道。

床頭牆上卻又掛著兩桿獵槍，單筒的是根老槍，槍托都油烏的發亮。雙筒的那桿還看得清油漆的顏色，顯然是進山後買的。那張木床又是老式的兩頭帶箱櫃子的打法，也都沒上油漆。

「你晚上就睡在這裡，」他說。

你這才看清，床上舖的那張毛皮的墊子，一圈圈金黃的花紋。

「豹子皮？」你問。

「這暖和，山裡潮氣重。」

「你打的？」

「這裡沒豹子，大山裡老鄉送的。這裡只有狼，山林毀啦，再不育林保護，連狼都該絕迹了。」

那屋外坡地上的一片松苗看來是他種的，你想。

「那，你看。」他在床頭提起一把鐵柄。

「這是什麼？」你問。

「一把刀。」他鬆手，地上發出沉重的一響。

「這裡不安全嗎？」你問。

「平時用不上的，以備萬一就是了。」

「你不在這裡睡？」

「你一個人睡自在，我可以隨便到哪家過夜去。你是熬夜的人，這裡看書寫東西都安靜，

到多遲也行，外面看不見燈光的。只是這春天，屋外夜裡有時有狼叫，不去理會就是了。」

你這才發現，這房裡竟沒有一扇窗戶。他顯然明白了你的意思，把一張山水畫軸旁的繩子一拉，那軸畫便捲了上去，後面竟是個單扇的窗戶，安著鐵條。

「那頭也還有一扇。」他指著進房門的台階上掛著的一個草書卷軸。「白天都拉起來，房裡還是滿亮的。」

他拿起油燈，你跟著他回到堂屋裡坐下。他靠在躺椅上問：

「我自己設計的，是個看書寫東西的好地方吧？」他頗為得意。

「好極了！」這對你簡直是不可企及的天地，你讚嘆道。

「你願意在這裡待多久就待多久。」

你當然不便就說你還要趕回去，此行只是路過來看看他，你不能掃了老人的興致。你只好說：

「這真是神仙過的日子。」

「可神仙是不自己動手種菜做飯的，」他嘲笑道。

他終究按照自己的意願行事，到山林裡來了。



「我從山裡來，再回到山裡去，這你們有什麼好為難的？我生在山裡，將來也死在山裡。我又不要求埋在烈士陵園裡，我不是烈士，那些在戰爭中犧牲了的才稱得上烈士。如今當了

官，拿國家的俸祿，在辦公室軟皮椅子上坐著，偶爾來鄉下一趟，坐的也是吉普車，還前呼後擁一幫子人跟著，不信口開河瞎指揮給老百姓帶來災難就不錯了。老了，病了，死了，不過就盡了你那分公職，怎麼能同烈士躺在一起呢？我只要在山裡蓋幾間茅屋，比起你們縣革委會新蓋的那些大院、小院，不是好辦得多嗎？」你彷彿又聽見他當時對縣裡來的人這樣說。

「現在沒有人再扣你民主派的帽子了吧？」你笑著說。

「民主也成了罪名，革命要革得老百姓豬也不敢養了，雞都不肯下蛋，山林也禿了，這革命還是先革了的好。」

「那些整你的人也還在？」

「人不是樹木是草，哪邊風大就朝哪邊倒。風頭一過，照樣爬起來，照樣神氣，照樣招搖。你能把他們都連根鏟了？」他嘲笑道。

你是無法答覆他的。

門外狗叫聲。他仰頭諦聽。

「方書記！」

外面是山裡人的口音。他站起來了，拉開了房門。

「嘿！嘿！」他低聲喝道。

刷刷刷刷，狗在草叢和松苗間跑動的聲音。他回到房裡，後面跟進一個精瘦的中年農民，那狗跟在他後面嗅來嗅去。



「嘿，出去！」他喝斥道。

「嘿」便拖著尾巴出去了。它總想獵獲些什麼，這隻狼種。

「就等你啦，方書記，」來人說。

「我說了不去，」他說。

「賞個臉吧，方書記，喝一杯酒就行。噢，這位客人也一起去吧，」來人懇求道。

「不用啦，」他替你回絕了。

來人仍然站著不走，仍然懇求地望著他。

「老吳去了？」他問。

「也在呀！大家就等方書記了！」來人立刻接著說。

「你告訴他，我這裡來人了，夜裡我上他家睡去，」他說。

「你同這位客人一起來吧，我們也不是沒地方呀！」這人又轉向你，「方書記的客就是

我們的客。夜裡別走了，有你們睡的地方。」

「那太添麻煩了，」你說。

「咳，哪裡的話！方書記，你要不去我們老大還得來請！」這人又轉向他。

「好吧。」他望著你說。「你要不嫌累的話，也去看看？」

你出於好奇，出於新鮮，出於想領略山裡夜的氣氛，這沉寂的山鄉，夜裡居然也有熱鬧。

你也知道以往山裡天一黑便暗然無光，山裡人是入夜便睡覺的。你興致勃勃，答應了。

「累了，等會再叫他們送你回來，」他說。

來人興沖沖在前面領路。他這夜路也走慣了，不拿手電，大步走著，你卻摸索著跟在最後面。此刻，變得暗藍的夜空下，山影墨黑，星光也是模糊的，大概雲層濃厚了。四下寂然無聲，傍晚時的風也都在山谷裡歇息了。黑暗中說話的聲音格外清晰。

「老頭子安安靜靜走了，看到大家日子過好了，他也沒牽掛啦。他總是講，方書記人好，有難事就叫我們來求你。要是方書記當道，那些年也不會吃那許多苦。」

「我也擋不住啊。」

「如今，上頭是聽了你的話呀。」

「我的話管什麼用？大家都吃夠了苦，這才明白過來，可總還有人不明白的，他們不肯明白。」

夜是潮濕的。這潮濕的夜氣中彷彿有人在哀號。是一個男人的聲音，不完全像哭，那如歌般的呼號，一句接一句，尾音拖得長長的，又像是歌聲。越走近聽便越加分明，便越像是歌，又越加哀怨，一支男人的哀歌，還似乎有詞，卻又分辨不清。黑暗中循著一條依稀可辨的小道上坡，那哀歌便遠去了。可一翻過山坡，那憂怨的曲調一起一伏，又飄然而來，是那樣的熟悉，你好像在哪裡聽過。即刻你又醒悟到這正是前幾年剛開禁時電台裡時常播送的一首戀歌：

「草原上的人兒呀，  
你為什麼不到我身邊來……」

接著，你便看見了林子後面閃爍的光亮，還聽到了人聲，而且不止一個聲音，顯得十分熱鬧。你絕沒有想到這山裡的夜晚居然還有聚會，有歌聲，還有戀情。你當然也就興奮起來。

「老大，方書記到了！」

領路的朝燈光處叫道，山裡立刻起了一串深沉的回聲。而對於這回音的呼應，又是男男女女和小孩子的說話聲。大門敞開的堂屋裡吊著一盞亮堂堂的汽油燈。一個頭纏白布的漢子推開擠在屋門口的眾人，迎了出來。

「方書記，可把你請來了！」

這漢子駝著背，比他整整矮一頭，有五十來歲，仍很壯實，一把就拉住他的胳膊。這大概就是所謂的老大吧？

進了房門，中堂下停放著一口棺木，兩旁板壁上掛著紅紅綠綠的綢緞被面，作為孝幛，原來在做喪事。那嗚嗚啊啊草原上的戀歌正出自於一架電唱機，轉動的唱盤上有一張紅塑料薄膜的唱片。這是一架用電池的三用機，可以收聽、擴音、放唱片，大概是從山裡哪個小學校裡借來的吧？這山裡白喜事果真同紅喜事一樣，滿屋子裡鬧哄哄，人們都是高興的。

「老頭子走了，走得很安靜，走前還念著你方書記，」老大說。

而你是方書記的客人，也就是老大他們的客人。這老大便轉向你說：

「土改那年是方書記帶工作組分給了我們山林，折騰了這些年，山林又回到我們手裡。種山的吃山，不能把山林再毀了。老頭子閉眼的時候就這麼講的呀。」

老二端來了斟得滿滿的一碗酒。老大接過來，雙手捧著，對他說：

「方書記賞個臉吧。」

他接過碗，用手指沾了酒，彈指洒在棺木上，再端起碗，一飲而盡。老大撲通一聲，竟然跪倒在他腳下。

「起來吧！起來！」他扶著老大說。「你們自己好好幹吧，把林木蓄起來，叫豹子、野豬、羊獐子、豺狗都回來給老頭子守靈！」

他一句話喚起了眾人一片喝彩。老大爬起來，又對你嘟囔開了：

「要不是方書記發話，就這剩下的林子也保不住呀。上頭的大官講了，要砍了林子燒山種地，老頭子攔住死活不肯，叫民兵綁到縣裡去，要當典型。我求到方書記，要了他的一張條子，連夜翻山送到縣裡，才把人放了回來。方書記人家倒楣，為的什麼？為的我們山裡人呀！」

「草原上的人兒呀，

你為什麼不到我身邊來……」

那哀怨的戀歌代替了吹鼓手，就這一面唱片一遍又一遍地放著。大碗的酒菜都上了桌。

因為你是方書記的客人，你也就被拉到了主賓席上，你也就同這兒孫兩代和前來幫忙第二天出殯的男人們坐在一桌，在不再顯得哀怨的戀歌聲中，為那位你不曾見過的、如今安心死去的老人守靈，大碗喝酒，大塊吃肉。

夜裡，你為酒和興奮所陶醉，深一脚淺一腳，由那位老二把你送回到他的住處。你鎖上大門，又插上裡間的門栓，躺在豹皮墊子上，渾身發燙，你也無法入睡。你又想起了他床頭那把鋼刀。你便坐起，從床頭牆角抽了出來，足有二尺多長。刀鞘上有個銅扣，一按，刀便噌地彈出。你拔出這把鋼刀，一邊是厚厚的刀背，刀口則都開了刃，閃閃發亮。他莫非也有仇敵？你不安地想著。他是這山林的兒子，他保護著山林，山林也該會保護他。你吹熄了燈。從卷軸後面，傳來窗外山泉汨汨聲。隨後，一種細碎的、倉促的窸窣聲中夾雜著喘息，是「嘿」？又不是，它漸漸成為沙嘎聲，由遠及近，隨後便散漫了，舒張開來，又像是嘆息，大概在屋椽子上嗚咽了一聲，即刻止住了，便轉為嘩嘩的一片，成為無邊的聲潮……起風了，這是風的腳步。你不是這山林裡的人，它對於你自然是神秘的。你只是個過往的客人，你曾經在河對岸待過幾年，畢竟在戶外，也還是客居。你懷念這片土地，它對於你終究又是陌生的。明天你就要匆匆離去。你還會回到這裡來嗎？你想你應該回來，可你再來的時候他還在嗎？你無法得到解答。你也只是他的客人，他接待過你，保護過你。可狼要在這窗口下嗥叫的話，

你沒有這樣一顆能夠承受得了的靈魂。

醒來的時候，房裡一片昏暗。只是兩個卷軸邊上透出點白光，想必天已大亮。後來，你聽見堂屋裡有腳步聲，你連忙穿了衣服起來，開門。他果然已經回來了。

「睡得安穩嗎？」他問。

你笑了，你不好意思說你難以忍受那種孤寂。

「過你這樣的生活得有很強的毅力，」你說。

「習慣就好了，」他平淡地說。

你又問起昨夜老大給他下跪的事情。

「不是我這個人有什麼了不起，農民講究的是利益。要損害了農民的利益，他們當面不敢說，背後得吐你唾沫。可你只要給他們做過一件好事，他們就感恩戴德，會記住你一輩子。農民就和山林一樣，損害了他們，他們也會報復的。不能去榨取山林，山林對人也會報復的。」

你當然也還記得那年初夏，柳樹上的新葉剛舒張開了，蟬鳴了沒幾天，一天一夜的暴雨，

山洪下來了。你住的那小鎮，街上也成了河流，雨水漫進了房門，又從人家裡漂出來舊鞋子、掃帚和破布條。你披著雨衣，拿根竹竿探著水深，涉水到河岸的石堤上，樹梢上吊著盞汽油燈，沿河的閣樓和屋頂上趴滿了人，都呆呆地望著混濁的滾滾河水，除了漫天喧騰的水聲，便是死一般的沈寂。

「牛！」

「牛！」

「牛！」

你身邊的人紛紛喃啞著。你分辨不清那水面上漂淌來的一團模糊的影子是牛還是人的屍體。那輕輕的沙啞的聲音裡都透著恐懼，可在石堤上的人都凝滯不動。一個高高的身影緩緩走來了，褲腳挽到大腿上，帶著頂斗笠，你認出了是他。

「走！」他招呼著你，汽油燈下，臉色鐵灰。

「給你煮了豆漿。你洗臉去，」他對你說。他顯然見老了，卻有一種慈祥。他像親人一樣招呼著你，你怎麼能不覺得挺溫暖？

等你到屋後泉水邊漱洗完，從廚房後門進來，堂屋門口條凳上坐了位生人，穿著一雙帆布的山襪，腰間繫著一條寬皮帶，皮帶上還有個插砍刀的木匣子，一看便是從山裡來的。說

不清他有多大年紀，但絕不會比他年長。那人並不起身向你招呼，他也不向你介紹。

桌上擱著一海碗熱氣騰騰的濃厚的豆漿，成乳黃色，還漂著三個雞蛋。

「你呢？」

「我已經吃過了。」他說。

你一邊吃，一邊聽著他同來人不著邊際地談話。這人來得悄然，狗也不叫。看來是他這裡的常客。他們之間的交談都只有片言隻語，斷斷續續，說的都是山裡的土話，你也聽不很明白。

「猴子呢？」

「青石坑去了。」

「下井拉弓？」

「草還不深，再過個把月。」

「一支花挖得？」

「不好找，過擦樹嶺才行。」

「頭茶呢？」

「開春一場雪，過三五天回來就有了。」

「走張村上去？」

「怕路不好。」來人瞥了你一眼，那是種蔑視和不信任的目光。而你是插不上話的。

「磐石打不到羊獐子？」

「這季節皮不好了。」



他們看來在為你商量一條打獵的路線。

「那就走老溝。」

「這兩天上頭水大。打窩場轉也行。」

「就走窩場吧。行。」他見你吃完了，便對你說：「走！帶你到山裡轉幾天去。」

「是打獵嗎？」你問。

「碰到就打，打不上就看看山裡的風光、人情，串串人家。」

「得好幾天？」你問。

「就看你的興致，三五天也行，十天半個月也行。」

這當然是非常有誘惑力的，可你公務在身，你還得趕回去，你不是個什麼重要人物，那一大堆具體事務卻都得等你去辦。

「能見到你就如願了，我今天就得往回趕。」你不得不說明了。「為的是同你聊聊啊，」你又補充道。而你沒有說出的是此行就為了對他表示感激，感激他在你最艱難的那些年裡對你的庇護，你自然也不能像老大那樣對他跪拜，可心情不也是同樣的嗎？這都是用語言無法說得明白的。還是不動聲色地接過了你的話：

「你不像我，你現在是忙人，正是幹事業的年紀，不能再耽誤了，我明白。你說吧，你能待到什麼時候？」

「天黑前回到河那邊去，能趕上晚班的火車就行。」你努力顯得挺輕快。

「那就去通靈峰吧，這附近沒什麼好去處，我帶你看看那座破廟，一路上走走聊聊。」

他收拾著桌上的碗筷。

「老方，我走啦。」來人說著也就起身。

「多謝你了，」你說。

「不謝。有空再來，只要老方告訴一聲，就來替你帶路。」這人點了個頭，便出門大步走了。

「這就是老吳？」你問，因為你昨天聽到過這個姓。

「不，一個朋友。」他說。

他在這山裡顯然有許多這樣的朋友，他們對他並不以書記相稱。

「你也不打兩槍？」他收拾完了，問。

你能不受他感染嗎？你便背上桿單筒獵槍，跟他出門了。你打過汽槍，打過麻雀，民兵訓練時用半自動步槍打過靶，可你這輩子還沒打過獵。

鮮明的陽光中，草上的露水還沒有蒸發掉，沒走上幾步，褲腳就全打溼了。不知道什麼地方竄出的那「嘿」，大概是見到了烏亮的槍筒，在你前面歡蹦亂跳著，朝山上的草叢裡跑去，還不時回頭向你張望。

他大步走在你身邊，那滿是皺褶的冷峻的臉在陽光下也變得柔和了。他是山林的兒子，

也是山林的主人。

登高望遠，天藍的河流那邊，一塊塊田地都灌了水，白晃晃得耀眼，有的已經栽上了嫩綠的秧苗。鐵路線兩邊的村落和遠處灰色瓦頂密集的小鎮顯得細巧而和平。你也還看見了那座曾經被洪水漫過橋面的石頭拱橋。起伏的丘陵上紅色的土壤是剛翻耕過的。你曾經棲身過數年的那間小閣樓卻沒有找到。你曾經想把這裡作為你的故鄉，但是你沒有故鄉。你只是熱望有一個故鄉。

進入了山谷，朝陽的山坡上，連綿的毛竹林。山風吹來，總嘩嘩地響動不息，像是海潮。夜晚山裡的風就是從這裡起步的吧？

「現在沒有人再攻擊你了吧？」你問。

「怎麼沒有？又都傳說我在研究黃老之術，求長生不老，還說我每天盤腿打坐念經，也有說我神經不正常，瘋了。」他呵呵地笑。你還沒有見過他這樣開朗地笑過。

山溝邊，艾草棵裡有鳥兒咕嚕咕嚕的聲音。那「嘿」正伏身潛行過去。

「等一飛起就打，」他說。

狗已經竄到了草棵前，撲撲——撲——撲——，一對山雉飛起，一隻灰褐色，另一隻金紅的尾巴。你擊發了，槍聲震盪著整個山谷，喚起了沉悶的、悠遠的回響。你當然沒打著。那灰褐色的低空繞了半個圈，紮進山溝對面的灌木叢中去了。另一隻則拖著長長的、金紅的尾巴，徑直朝山腰上的竹林飛去。於是，翠竹和濃陰的山的背景上，被陽光斜照著的黃得彷彿透明的竹梢又一層層的點染其中，那一團在飛行的錦簇，鮮紅得像一條火焰，又像是一支

響尾箭，它呼呼地拍擊著翅膀，隨後便平穩地、良久地滑過山谷，消失在濃蔭深處。

他微笑著，就知道你打不中似的，眼角舒張開的皺紋表明了他那分得意。他就這樣誘惑你到山林裡來。

現在，左面是竹海，右邊是杉木林子，山風吹來，都唱和着。

「你每天都上山走走？」你問。

「有時候看看書，有時寫點東西，有時外出看看山裡的朋友，跟打獵的、挖中草藥的，一年總有半年在山裡過。」

「你這年紀還跑得動？」

「開春前，追蹤一頭鹿，就跑了半個多月，我就是山裡人。」他還是那句話。

「冬天，你也能在山林裡過夜？」

「這方圓三五百里，哪裡都有我歇腳的地方。累了就找個山裡人家歇一宿，他們也都照顧我。這裡打鹿的習慣是，你只要跟下來了，就有你一分。你不也試一試？」他狡猾地問道。

「你可真有癮！」你只好感嘆。

「我倒不在乎打不得到。我想看到的是在山嶺上奔跑的鹿，你明白嗎？」

「這我明白。」

「不，你不明白。你沒有追過鹿是不會明白的，這東西真精靈。」他讚嘆道。

前面這條小路又折進了一道更為幽深的山谷。你前後左右便被茂密的森林環抱着。滿山谷蒼綠的杉木林，只是在山嶺上，有一條界限分明的翠竹林飄浮其上，隨著山勢，在嶺上大

幅度地曲線起伏着，像是給山嶺戴上了一頂鵝黃的羽絨冠，那飄忽的羽絨則是陽光下風中搖曳着的竹梢。山谷中，雜樹叢生，楓樹高高聳起一蓬蓬的嫩紅的頂子。一律都很有韻律地波動着，沙嘎地唱着山林的歌。而青灰的樑樹幹就像是時時閃現的一個個音符。

「野物中沒有比這傢伙更漂亮的了。你剛才看見的山雉只是點小意思。你要是看見林子裡奔跑的那鹿，脊背汗淋淋的，油光光發亮，那條脊樑骨柔韌靈巧得真叫人羨慕。這東西跑起來，四隻蹄子，像鼓點，又不一點聲響。它躍過溪澗，回頭張望那樣子，叫你動心。唉，壞就壞在它頭上那雙角又上。人貪着呢，鹿茸是珍貴的藥材。」

你聽見一股溪流在林中幽暗處潺潺作響。

「這裡也能碰上鹿嗎？」你問。

「它膽子小，得進大山裡去。」

此刻不會正有隻鹿在那幽深的溪澗邊上飲水吧？

「足足追蹤了牠半個月。最後牠也慌神了，跑錯了道，被逼到一塊懸岩上，牠也明白牠到了絕境，就站住不動。就在牠回頭的那剎那，幾桿槍同時響了。都是老手，知道往哪裡打，別壞了牠那身皮毛。鹿死的時候，那雙眼睛也叫人可憐。萬物都有靈性啊。」

你似乎就看見了牠，在那灰褐的斷壁，長着幾棵扭曲的老松樹的地方，正望著你，顫動著濕淋淋的黑鼻子，那一雙琥珀般的眼睛裡閃爍着悲哀。隨後，那纖細的前蹄便折斷了似的，跪倒下去……但是灰褐的斷壁上只長著幾棵扭曲的老松樹。

「山也有靈魂的。」他說。「像人一樣，也有自己的歷史，把林木都砍伐了，它也就死

了。你相信不相信？」

你是無法回答的。他也不期待你回答，他在循著他自己的思路。

「你還做詩嗎？」你問。

「不怎麼寫了。」

「那你寫什麼呢？」

「寫點自己的感受，走到哪裡，在人家裡歇下，就記上兩筆。這每一道山嶺都會勾起許多往事。」

「那你在寫回憶錄？」

「我不願在回憶中過日子，當然也止不住，畢竟老啦。」

這你無法安慰他。他也毋需人安慰。

那灰褐色的斷壁上只有幾棵扭曲的老松樹，是無法砍伐的。它們應該是這山林的歷史的見證。有一隻松鼠出溜着爬上了你身邊的一棵樹幹。樹的枝葉糾結成一片，響著嘩嘩的風濤聲。

「想寫的東西很多，可筆笨，不像你受過正經的大學教育。我就上過兩年私塾，還是我老爺說的人情。等有一天，實在跑不動了，都整理出來，你要覺得還有點價值的話，再幫助我潤色潤色。」

「那一定，肯定會很有意思的，」你說。

「這本書我自己已經想了個題目，叫《山中人日誌》，你覺得怎樣？」

「有意思，很好的題目。」

你又看見了那雙眼睛，像琥珀一樣透亮悲哀的眼睛。它弓起背，跳躍著，在山梁上，在幽暗的溪澗，驀地回頭，又驀地轉身向前奔馳，用精巧的蹄子敲著急驟的鼓點……但是，只有風的聲潮。

●

你置身在林海深處，喘息着，背上出汗了。頭頂上滾動著風的聲濤。他也累了，弓着背，踏著枯黃的落葉，默默地登着山。「嘿」不知道鑽到什麼地方去了。林子裡瀰漫著腐敗的樹葉子潮濕的幽香。你下方，有一個篤篤、篤篤砍木頭的聲音，那應該是隻啄木鳥。你也疲乏了，目光和思緒散亂，無法再集中思考些什麼……

你應該像他這樣活著。你想他是孤獨的，可他戰勝了孤獨。他是山林之子，保留著山林的本色，他紮根於泥土和岩縫的深處，像一株高大的樹木，而你卻是飄浮的，不過是個軟木塞子。你只有對童年的回憶，沒有故土。即使你回到童年度過的地方去，沒有一個人會認識你，更沒有人需要你。你只能在你那一間十四平方米的屋子裡才覺得自在。走廊也是共用的，房門口都放著煤爐子，誰都覺得誰家的爐子放的地方礙事。你妻子並不同鄰居為這類事吵架，但她時不時對你發火，只有小女兒是愛你的。你是女兒的父親，妻子的丈夫，在一間十四平方米的小屋裡，如此而已。而他即使孤獨，他的孤獨也廣大無邊，像從你頭頂上滾動過去的林海的聲潮。撲撲撲——一隻大鳥驚飛起，看不見是隻什麼鳥。還有大肚子、細腰、毛茸茸

的黑胡蜂！你閃著腦袋躲避它，渾身就更加燥熱……

終於到山頂了。他已經站在山樑上，敞開著衣襟，像一尊石刻的雕像，又長久被風蝕了，帶著大自然留下的痕迹，那面頰上深深的皺折。

山樑上走不多遠，有個年輕人在網柴。

「是方書記吧？」臉色黑裡透紅的這小伙子，讓開這條羊腸小路，恭敬地問道。

「你哪家的？」他問。

「南坡沖裡陳大順家的。」

「你是他家老三？」

「嗯，」小伙子應聲道。

「近處挖得到蘭花嗎？」他問。

「春蘭剛過，我去給方書記找幾棵夏蘭吧。」他點著頭。

「方書記還回轉來？」

「我們去看看通靈峰上那破廟。」

「那我挖到一會就送去。」

「行啊。」



嶺上山風強勁，汗水全收了。你跟著他拐進山嶺背後。先見到一段坍塌了的石壩，那上面灌木叢生，原先的林木大概砍伐了，種過莊稼。隨後又來到了一片稍許平坦的坡地，滿是瓦礫和石砌的斷壁，連個避風雨的地方都沒有，更別說廟了。

「被鬼子飛機炸光了。早先這廟裡是游擊隊經常歇腳的地方。」他說。

「你說的那塊碑文還在？」你問。

他在斷牆下翻開一塊斷殘的青石板。他知道它在那裡，或者說他曾有意翻轉了擱在那裡，怕風雨長年剝蝕了上面的文字。翻轉過來的一面，粘著濕泥土，還凝聚著水珠，刻在上面正方的楷書倒還清楚。你刮去泥土。可以讀出的破殘的句子是：

……人氏苦於耕讀長對天嘆……炭生靈□□盡藏天國兵敗過於斯……修行悟禪宗□□  
法師……甘泉□□天籟□□理也極樂而忘憂……

他和你在斷碑旁的石塊上坐下。

「本來這廟裡天井中還有個泉眼，一夜能滲出一擔水來，夠做一大鍋飯的。」

那泉眼也許就在這坐著的石堆底下，如今又滲入到泥土和石縫中去了吧？四下異常寂靜，風聲也彷彿退潮了，落在腳下遠處沉吟。

「我死的時候，就在這山裡埋了。我已經看中了一塊空地，不必去砍林子，周圍都是樹木，當中還見得到陽光，我同他們都講好了。」

他說的他們未必是他的親屬，而是他山中的那些朋友，那些不稱他為書記的朋友，你想。「不像你們城裡，土葬都沒地方。」他語調平淡，神情泰然。

你同他站起來，走上小道，路邊一塊石頭上放著一束細紮好的蘭草，有一枝開著一朵淡青的花，別的還未抽出花蕾，根部都帶泥土，包紮在巴茅草裡。小伙子悄悄擱在這裡，又悄悄走了。

「你把它帶回去，養起來，就這一枝開了。那半個月後都會開的。不過這野蘭花移到花盆裡，再怎樣調理，第二年也不會再開花的。不信你試試看。花不像人，什麼氣候都能適應。」你笑了，可他沒笑。

這枝遲開的春蘭清香撲鼻。你捧在手上，他把你肩上的獵槍接了過去。

「找個人家，喝碗茶，吃點東西。」

那「嘿」這鬼傢伙搖著尾巴，不知打什麼地方又鑽出來了。

你是傍晚時分同他告別的。

「留不住啊。」他不勝悵惘。「下回再來吧，我到清水塘裡去給你捉鱉吃，沒有汙染，」他又說笑道。

「下回一定再來看你。」你說。可同時你又明白你未必再能回到這山裡來了。你生活在河的另一邊，那滿是燈光、人聲嘈雜、繁忙而飄忽的世界裡，每天擠著公共汽車，往來於辦公室、會議室和那間十四平方米的有家小的房間之間。你偶然興致所來，到這山裡來了趟，也只是匆匆過客，大自然業餘的愛好者，而他這個山林之子才是山林真正的主人。

你望著他縮著肩的背影，他確實已經老了。你未必還能再見到他。

他站在山坡上，你向他揮手，另一隻手拎著他送給你的那一捧蘭草，之中有一棵遲開的春蘭，這就是他給你的紀念。而這紀念也是無法保存的，你家窗台上的那個花盆裡養活不了。他只能保存在你的記憶中，可記憶也會被瑣碎的日常生活所填滿。只是在你記憶的幽深處，還會有一朵淡青的蘭花的映象，那映象將不可以磨滅。

你回頭，他依然站在山坡上，一動不動，在升起的灰藍色的霧靄中，像一根矗立著的枯老的樹幹。暮色漸漸濃厚了，籠罩在灰濛濛的霧靄中的山林黧黑的連成了一片，你不知道他是否還站在他門前的山坡上，你得天黑之前趕到渡口，擺渡過去，趕晚班的火車，回到你來的那個滿是燈光、嘈雜、喧鬧的世界中去。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四日於北京

## 公園裡

- 「我已經很久沒有逛過公園了。總沒有這分閑暇，也沒有這種興致。」
- 「都是這樣，下了班就往家趕，生活總匆匆忙忙的。」
- 「記得童年的時候，我特別喜歡來這公園裡，在草地上打滾。」
- 「由父母親帶著。」
- 「特別是還有別的小夥伴在一起。」
- 「是的。」
- 「特別是還有你。」
- 「記得。」
- 「你那時候紮著兩個小辮子。」
- 「你那時候總穿著工裝褲，特神氣。」
- 「你總是那樣不可接近，總那麼驕傲。」

「是嗎？」

「是的，誰也不敢碰你。」

「不記得了，可我還是挺喜歡同你玩的，還同你踢皮球來著。」

「算了，你那哪是踢皮球？你穿著一雙小白鞋，總怕弄髒了。」

「對了，我小時候特喜歡穿白球鞋。」

「像一個公主。」

「得了吧，穿球鞋的公主。」

「後來，你搬家了。」

「是的。」

「開始星期天還常來我們家，後來就來得少了。」

「長大了嘛。」

「我媽媽特別喜歡你。」

「我知道。」

「我們家沒有女兒。」

「都說我們長得像，像是姐弟兩個。」

「不要忘記了，我們倆同年，我還比你大兩個月。」

「可我顯得比你大，總高過你一個拳頭，像是你姐姐。」

「女孩子那時候長個兒早。算了吧，我們談點別的吧。」

「那談什麼呢？」

林蔭道兩旁樹下是剪修過的扁柏，扁柏後面的斜坡上有個穿著連衣裙的姑娘，拎著個紅色的手提包，在石凳上坐下。

「我們也坐一會吧。」

「好的。」

「太陽就要下山了。」

「是的，真美。」

「我不喜歡這種人工環境裡的美。」

「你不是說你挺喜歡上公園的嗎？」

「那是小時候。我到了山區，在原始森林裡當了七年的伐木工。」

「你熬出來了。」

「森林是嚴峻的。」

穿連衣裙的姑娘從石凳上站起來，望著修剪得平整的扁柏外林蔭道的盡頭。有幾個人從那邊走過來，其中有個留著鬢角個子高高的青年。樹梢和圍牆外面滿天的晚霞，紅得豔麗，紅得發紫，隨著一條條波紋狀的雲彩從頭上蔓延開來。

「好久沒見過這樣漂亮的晚霞了，像是在燃燒。」

「像大火。」

「像什麼？」

「像森林裡的大火……」

「你說，你說下去呀。」

「森林裡失火的時候天空就是這樣的，火勢迅速地蔓延開來，砍林子都來不及，那是非常可怕的，砍倒的樹木都騰飛了起來，遠看就像一根根稻草在火中飄。豹子都發瘋似地竄出來了，撲進河水裡，朝人游過來——」

「豹子不咬人嗎？」

「它已經顧不得了。」

「你們不會用槍打？」

「人都都嚇傻了，就都在河岸上呆呆地望著。」

「就沒有辦法救嗎？」

「山澗也阻擋不住，隔著溪流的樹木都烤焦了，辟拍炸響，騰地一下便著了。幾里地以外烟熏火烤得都喘不過氣來。就只有等著風向轉了，或是等火燒到河邊，勢頭盡了，它才自然而然平息下來。」

那穿連衣裙的姑娘又坐在石凳上了，旁邊放著她那個紅色的小提包。

「再講講你這些年的遭遇吧。」

「沒什麼可講的。」

「怎麼沒什麼可講的？你這些就很有意思。」

「可現在講這些已經沒什麼意思了。說說你這些年來的情況吧。」

「我？」

「是的，你。」

「我有個女兒。」

「幾歲了？」

「六歲了。」

「長得挺像你？」

「是的，都說挺像我。」

「也像你小時候那樣？穿白球鞋嗎？」

「不，她喜歡穿皮鞋。她父親給她買了一雙又一雙。」

「你挺幸福的。他人挺好？」

「對我還不錯。可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幸福。」

「你的工作也不挺滿意嗎？」

「是的，比起許多同年紀的人來說，還可以，坐坐辦公室，接接電話，給領導送送文件。」

「當秘書了？」

「文件保管員。」

「這也是機要，是對你的信任。」

「比當工人強。你不也奮鬥出來了？上了大學，當技術員了吧？」

「是的，靠自己的努力。」



晚霞已經消退了，呈暗紅色，只是在天際緊貼著樹梢上還有一線橙黃的明亮的光輝，那是一道暗黑色的雲彩的邊沿。斜坡上，樹林裡變得昏暗了。那姑娘低頭坐在石凳子上，似乎看了下錶，站起來，拎著提包，又把包放在石凳上，向扁柏外的林蔭道張望，顯然注意到了雲邊的月光，便把頭扭過去，走動著，低頭量著步子。

「她在等人。」

「等人可不是滋味。現在不守約的總是小伙子。」

「城市裡姑娘們多？」

「小伙子倒不少，問題是合格的小伙子太少。」

「可這姑娘長得挺好呀。」

「女孩子要先愛上了總是不幸的。」

「他會來嗎？」

「誰知道呢？這最讓人神經質了。」

「我們幸好已經過了這年紀了。你等過人嗎？」

「是他先找我的。你讓人等過嗎？」

「我從來不失約的。」

「你有朋友了嗎？」

「好像是有了。」

「那你為什麼還不結婚呢？」

「我想也許會的。」

「你好像並不真喜歡她？」

「我可憐她。」

「可憐不是愛。你如果不愛就不要這樣欺騙她！」

「我只欺騙過我自己。」

「那也就欺騙了別人。」

「我們不談這些。」

「可以。」

那姑娘坐下了。即刻又站起來了，向著不很分明的林蔭道望去，天際最後一抹微紅也只依稀可辨。她又坐下了。似乎覺察到有人在看她，便低下頭，好像在弄膝蓋上的衣裙。

「他還會來嗎？」

「不知道。」

「真不應該。」

「不應該的事多著呢。」

「你那女朋友漂亮嗎？」

「她挺可憐的。」

「不要用這種詞！不愛就不要騙人，找一個你真正喜歡的姑娘吧。一個年輕漂亮的姑娘。」

「漂亮的姑娘也不會看得中我。」



「為什麼？」

「因為我沒有個好老子。」

「你不要說這種話，我不願意聽。」

「那就別聽好了。我們好像應該走了。」

「你上我家去？」

「我好像應該給你女兒帶點什麼禮物。也算是祝賀你。」

「別說這種話。」

「這有什麼錯？」

「你總在挖苦我。」

「我沒有這個意思。」

「我祝你幸福。」

「我不願聽這個字。」

「那麼你不幸？」

「我不願這麼談下去。這些年來大家好不容易見個面，別說這種掃興的話。」

「那麼好吧，我們談點別的。」

那姑娘突然站起來。林蔭道那頭有一個人影過來了，步伐很快。

「他總算來了。」

這是個拎著個帆布書包的小伙子，並未停住腳步，逕直從面前過去了。那姑娘轉過身去。

「這不是她等待的。生活中往往就是這樣，真有意思。」

「她哭了。」

「誰？」

那姑娘掩面坐下，手舉著好像是掩面，坡地上林子裡幽暗得已經看不清楚了。鳥雀嘰嘰喳喳的聲音。

「還有鳥？」

「不是只有森林裡才有鳥。」

「還有麻雀。」

「你變得傲慢了。」

「我就是這麼過來的。如果不保持這點傲慢，我也不會有今天。」

「你別這樣憤世嫉俗，不是只有你才吃過苦，誰都下過農村，你應該明白，一個女孩子下到農村去，無親無故的，比你們男的艱難得多。所以我同他結婚是因為我沒有別的更好的選擇。是他父母親想法子把我調上來的。」

「我並沒有責怪你。」

「你沒有權利責怪我！」

「誰都沒有權利責怪誰。」

路燈亮了，在綠樹葉子中發出昏黃的光。夜空灰濛濛的，城市的上空連星光也模糊不清。於是，樹叢中路燈的燈光就又顯得過於明亮了。

「我們好像該走了。」

「是的，不應該到這地方來。」

「人家會以為我們在談戀愛呢。你丈夫知道了該不會誤會了吧？」

「他還不是這樣的人。」

「那他這人就不錯了。」

「你可以到我們家作客去。」

「如果他邀請的話。」

「我邀請你不也一樣？」

「可惜的是我不知道你現在家庭的住址，所以我才到你單位裡來找你。否則我會直接去

你家拜訪的。」

「你用不著來這一套。」

「我們別這樣光頂嘴。」

「是你話裡帶話的。」

「那對不起了，我不是有意的。」

「我們還是談點別的吧。」

「可以。」

林子裡變得黑幽幽的，那姑娘的身影看不見了。燈光照著的白楊樹葉子卻綠瑩瑩的，也像在發光。有點風。那微微顫動著的白楊樹葉像緞面一樣光潔。

「她好像還沒走？」

「是的，靠在樹上。」

空著的石凳子幾步遠的地方有一棵粗大的樹幹，確實有個人影伏在樹幹上。

「她怎麼了？」

「在哭。」

「不值得！」

「為什麼？」

「她不值得為他哭。她完全可以找到個愛她的好小伙子，一個更值得她愛的人。她應該就走。」

「她還抱著希望呢。」

「生活的路畢竟是廣闊的，她會找到她自己的路。」

「你別以為你什麼都懂，你並不懂得女人的心，一個男人要傷害一個女人是太容易了。女人總是弱者。」

「明知是弱者為什麼就不學得堅強一些呢？」

「你這是漂亮話。」

「不必自尋煩惱。生活中的煩惱已經夠多的了。應該想得開。」

「應該的事多著呢。」

「我是說人只應該做應該做的事情。」

「你這話等於白說。」

「是這樣，我不應該來看你。」

「你這話也是白說。」

「對，我們應該走了。我請你吃飯去。」

「我什麼也不想吃。我們就不能談點別的嗎？」

「談什麼呢？」

「談談你自己吧。」

「談談下一代吧，你女兒叫什麼名字？」

「我原來希望生個男孩子。」

「女孩也一樣啊。」

「不，男孩子大了不會有那麼多痛苦。」

「將來的人都不會有這麼多的痛苦，因為我們已經為他們付過了。」

「她在哭。」

聽得見的只是頭頂上樹葉子在微風中颯颯聲響，但颯颯聲中又確乎有種啜泣的聲音，是從那石凳子和樹幹後傳來。

「應該安慰安慰她。」

「這是無法安慰的。」

「還是安慰她一下才好。」

「那你去吧。」

「這種事只有女的去才合適。」

「她需要的不是這樣的安慰。」

「不明白。」

「你什麼都不明白。」

「還是不明白的好。」

「太明白了反倒成為負擔。」

「那你還去安慰人幹什麼？你還是安慰安慰你自己吧。」

「這什麼意思？」

「你不懂得人的感情。如果感情也成為負擔的話還是不明白的好。」

「那我們走吧。」

「上我家去？」

「不用了。」

「就這樣分手了？」

「我不是已經請了你明天到我們家來吃飯，他也在。」

「我也想也還是不去的好。你說呢？」

「隨你的便。」

黑暗中啜泣的聲音更為分明了。被抑制住的哭泣斷斷續續的，在晚風中樹葉抖動的聲音之間。



「我結婚的時候將給你來信。」

「你最好什麼也別寫。」

「我以後也許還會來看望你，如果出差路過的話。」

「你最好也別來了。」

「是，這是一個錯誤。」

「什麼錯誤？」

「我根本不應該再來看你。」

「不，你沒有錯！」

「你我都沒有責任，是那個年代的錯誤。而這都已經過去了的，得學會遺忘。」

「可我很難都忘掉。」

「也許時間一長……」

「你走吧。」

「不需要我送你上車？」

兩人站起來了。一聲抑制不住的哽噎的聲音來自隱約可辨的空石凳子那邊，灰黑的樹幹後面，卻看不清人影。

「也許我們還是應該勸說她回去的好？」

路燈的光景中，那緞面一樣的白楊樹嫩綠的新葉子正微微閃動。

## 車禍

事情是這樣的——

下午五點鐘，德勝大街這邊一家無線電修理門市部裡，剛「嘟嘟嘟嘟」地響過電台報時的聲音，外面颳起了一陣風，把馬路對面正在翻修的新華書店門前堆的灰沙捲了起來，塵土在柏油路面上旋轉了半個圈，沙土灑落了，煙塵剛剛消散。這還不到漫天風沙的季節，天氣剛轉暖，騎自行車的有的還穿灰布短大衣，人行道上也有穿淡藍色春裝的年輕婦女，騎車和走路的行人前後不斷，但還不是下班時那交通擁擠的高峰。總之有人早下班，正如總有人在休假一樣，這街上忙人與閑人來來往往。每天這時刻都是這樣，公共汽車裡不空也不擠，座位總是坐滿了，也還有幾個人面對窗口站著，扶著把手。

有一輛加了個輪子掛著個幼兒車斗的自行車，車斗上撐起個紅藍格子的布篷子。這帶斗的自行車從街那邊斜穿過馬路，騎車的是個男人。迎面一輛兩節頭的公共汽車來了，開得挺快，也不算太快，它同後面越過這自行車的那輛淺綠色小汽車相比，顯然要慢一些，但都未

必超過了市內規定的行車速度。那男人彎腰使勁踩了下腳踏子，綠色的小汽車便從他邊上馳過。這邊公共汽車迎面駛來，他猶豫了一下，並未捏閘，自行車帶著掛斗不快不慢地斜穿過來，公共汽車撇了聲喇叭，並未減速，他此刻瞪著的自行車剛過馬路中央的白線，那陣風沙也剛剛消散，不會迷住他的眼睛，他也沒有眨眼睛，頭抬了一下，是個四十歲上下的中年人，稍許往後戴著帽子，露出顯得有些光禿的腦門。他應該看見了直馳過來的公共汽車，也應該聽見了那聲喇叭。他又遲疑了一下，好像捏了下閘，但捏得不緊，那帶斗的自行車有點滯礙，卻還是朝馬路這邊斜穿過來。公共汽車就鳴著喇叭到了跟前，而這喇叭聲沒有停歇。自行車還是靠慣性朝前來，斗篷裡坐著個孩子，也就兩、三歲，紅撲撲的面孔。喇叭聲中急煞車的尖厲聲頓起，汽車越加逼近了，這聲響也越來越響，自行車的前輪依然斜對著公共汽車，緩緩的，喇叭和煞車聲也就似乎更響、更尖厲。汽車雖已減速，可那像一堵牆樣的扁平的車頭卻依然向前威逼。汽車同自行車就幾乎接觸到了，這邊人行道上一個女人尖叫聲起，無論是人行道上的行人還是騎自行車的都注意到，也都似乎凝滯了，只見他自行車的前輪剛超過汽車頭，這時候再猛踩一下腳蹬，也許還來得及，他卻撒手去摸那紅藍格子的布斗篷，像是要把那斗篷推開。他手剛伸到斗篷，車斗就飛開了，一個輪子連連彈跳。他舉起雙手，從車座上仰面傾倒，但腿被牽扯住了，在喇叭、煞車和女人的尖叫聲和各個目擊者心底尚來不及發出的驚呼中，立刻被擠壓到汽車輪子下面去了。他騎的那輛自行車則扭曲著，順著柏油路面，用出去十多公尺遠。

街道兩旁的行人都愣住了，騎自行車的也都從車上跳下來。四下安靜極了，只有背後無

線電修理門市部裡傳來的輕柔綿軟的歌聲：

「你可曾記得，

你我霧雨中在斷橋下相會……」

大概是鄧麗君之後某位香港歌星的錄音帶。公共汽車的前輪在一灘殷紅的血漬中早已停住了。車頭上濺上的血正往下流，一滴一滴地滴在死者的軀體上，最先接近屍體的是從車上開門跳下來的司機。隨後馬路兩邊的行人有的便跑了過去，另一些則圍住了連滾帶滑行到下水道口上傾倒著的掛斗。一個中年婦女從車斗裡抱起了孩子，搖晃，察看。

「死了？」

「死了！」

「死了？」

周圍一片喃喃聲。孩子緊閉著眼睛，嫩白的皮膚透著一根根青筋，沒有一點血色。居然也沒有一點外傷。

「別叫他跑了！」

「快叫民警！」

「大家保持現場！別過去，大家保持現場！」

一群人團團把車頭圍住。圈子外面只有一個人好奇地彎下腰去撿了一下扭曲得不成樣子

的自行車，他摺下時車鈴還響了一聲。

「我明明揪喇叭煞車了！大家都看見的呀，他不要命硬往這車上撞，這怎麼能怪我呢？」那沙啞的聲音是司機在辯解。沒有一個人答理他。

「你們都可以作證呀，你們都看見的呀！」

「散開！散開——都散開！」一個民警的大蓋帽在人群中出現。

「救孩子要緊啊！哪位快攔個車送到醫院去！」一個男人的聲音。

一位穿著咖啡色皮夾克的年輕人便舉起手臂，向馬路上的中心線那邊跑去。一輛豐田牌小汽車不停地揪著喇叭從湧到馬路上來的行人中穿過。又一輛130輕便卡車來了，停了下來。出事的公共汽車的車窗裡，乘客們在同女售票員爭執。一輛無軌電車跟上來了。公共汽車的車門開了，乘客們湧了出來，把後面來的無軌電車的路堵住了。人聲嘈雜。

「我永遠，永遠也不能忘懷……」

立體聲錄音機裡的歌聲被淹沒了，

血還在滴著，空中瀰漫著一股血腥味。

「哇……」地一聲哭聲，從窒息中終於迸發出來的孩子的哭聲。

「這就好啦！」

「還活著呢！」

那是一片歡喜的讚嘆聲。哇哇的哭聲更響了。人群也活躍起來都彷彿得到了解脫。於是這邊的人都紛紛轉去加入了圍住受難者的屍體的那圈子。

「嗚呀——嗚呀——嗚呀——」

車頂上閃著藍光的警車來了。人們讓開了道，四位民警跑下車來。有兩名手執指揮棒的，立刻把人群往外趕。

交通已經堵塞了，街道兩頭都排著各式各樣的長串的車隊。一片汽車的喇叭聲代替了人聲的嘈雜。於是，又有一個民警在馬路當中，揮著戴白手套的手指揮著車輛。

一位女售票員被民警從車上叫了下來。她一面解說著，很不情願地，但還是接過了抱在那位中年婦女手中的孩子，上了130卡車。輕便卡車帶著尖細哽噎的哭聲，在白手套的指揮下，開動了。

圍觀的人群在帶指揮棒的民警的吆喝聲中往後退，形成了個長方形的圈子，把扭曲的自行車也包括在內。

現在，街這邊，可以看得見司機的模樣，用捏在手裡的布帽子在擦汗。一位民警在盤問他，他掏出了紅塑料皮的駕駛證，民警沒收了。他急速地向民警訴說著。

「還解釋什麼？壓死人了就是壓死了！」一位推著自行車的青年大聲說道。

「他自己找死嘛，又是掀喇叭又是剎車，他還就是不讓，偏往汽車底下鑽——」另一位戴著套袖的婦女，從公共汽車上下來的售票員，向那青年回擊道。

「這馬路中間，大白天，人帶著孩子，又不是看不見！」人群中有人憤怒地說。

「他們開車的，壓死人算什麼，又不償命。」有譏諷的。

「多可憐啊，要不是帶個孩子，他也早過來了！」

「人還有救沒有？」

「腦漿都出來了？」

「我就聽見撲哧一聲——」

「還聽見聲？」

「真的，就那麼撲哧一聲——」

「快別說了！」

「唉，人真是，說完就完……」

「他哭了。」

「誰呀？」

「那司機。」

司機蹲在地上，低頭用帽子捂住眼睛。

「是呀，誰也不是有意的……」

「要落在誰頭上誰也……」

「還帶著個孩子？小孩呢？小孩呢？」又有新來的人問。

「一丁點都沒傷著，就那麼巧。」

「幸虧是，揀了條命。」

「大人是完了！」

「是父子倆？」

「幹嗎在自行車上掛個斗呢？單人騎自行車都少不了出事。」

「還不是從幼兒園剛把孩子接回來。」

「幼兒園也真是，都不讓全托！」

「能進得去就算好的了。」

「有什麼好看的！以後過馬路你再亂跑——」一個擠在人縫中的孩子被大人的手拉走了。那香港歌星也不唱了。修理門市部的台階上站滿了人。

閃著紅光的救護車開來了。穿白大褂的醫務人員正往車裡抬屍體。各家店舖台階上的人都踮起腳。旁邊小吃鋪裡繫著圍裙的胖師傅也出來看熱鬧了。

「怎麼？出車禍了？壓著人了？」

「父子倆，死了一個！」

「誰死了？」

「老頭子死了唄！」

「兒子呢？」

「沒事。」

「真不像話！也不拉老頭子一把？」

「是做父親的把兒子推開了！」



「真是一代不如一代，這兒子算是白養了！」

「不了解情況就不要胡說。」

「誰胡說來著？」

「我沒同你抬槓。」

「小孩子被抱走啦！」

「還有個小孩子呀？」

又有新來的人了。

「別擠好不好！」

「我擠你啦？」

「有什麼好看的？散開！都散開！」

有人在外圍拉人，他們是帶紅袖標的交通安全宣傳員，比民警還兇。

司機被推上了警車。他還回頭掙扎著，但是車門關上了。有人跟著走散了，有人跨上自行車走了。圍觀的人群稀疏了些了，但也還有人才停住自行車，或剛從人行道上走下來。馬路這邊，以無軌電車領頭，一長串小汽車、麵包車、吉普和大轎子車，挨著倒在下水道口子上蒙著扯破了的紅藍格子布的車斗，緩緩馳過。站在店舖的台階上的人大都進去或走開了。等這一長串車隊開過，馬路中間人群稀疏了的圈子裡，民警在拉著皮尺量距離，另一位民警則在小本子上記著什麼。車輪下那一灘血已經開始凝固了，顏色變得有點暗黑。剩下的一名女售票員坐在車門敞開的車裡靠窗口的位上，呆望著街這邊。街那邊，迎頭馳來的電車的窗

口裡，一個個的臉都朝外望，還有人把身子探出窗外的。這就到了下班時交通繁忙的高峰時刻，人行道上的行人和騎自行車的更多了，但都被民警和交通安全宣傳員的呵斥聲擋住，不得到馬路中間去。

「撞車了？」

「死人了？」

「沒法不死，那麼多血。」

「前天，健康路還發生了一起，才十六歲，拉到醫院就沒救了，說是還是個獨子。」

「現在誰家不是獨子？」

「唉，那做父母的還怎麼活呀？」

「這交通管理不解决好，就還得出事！」

「不少出。」

「每天放學，我那志明要是還沒回來，我就提心吊膽……」

「你那男孩子還好，女孩子叫大人操心的事更多。」

「哪，哪，拍照呢。」

「再拍也晚了。」

「故意撞的？」

「誰知道。」

「不像是掛住的，要不怎麼撞個正著？」

「我也才路過。」

「有些司機就專開那鬥氣車，橫著呢，你不躲開，他才不讓呢！」

「也有有氣沒處出亂殺人的，誰碰上了誰遭殃。」

「這都防不勝防，命中注定。我們老家村裡就有個木匠，手藝是不錯，就是特貪酒，有回給人蓋房子，夜裡喝得爛醉回來，路上踉了一跤，可巧一頭就栽在石頭尖上……」

「我這兩天不知怎麼的，眼皮總是跳。」

「你那隻眼呀？」

「一個人走路的時候，別總想心事，我好幾次看見你——」

「沒事。」

「出事就晚了，我可受不了！」

「看你！人望著我們呢……」

這對熱戀中的情侶，兩人相望了一下，手捏得更緊，走了。

出事的現場照片也拍完了。量皮尺的民警鏟來了沙土，撒在血迹上。風已經完全停息。光線也越來越暗。坐在車窗口的女售票員亮著燈，在清點票錢。一位民警把自行車的殘骸扛到車上。兩位帶紅袖章的把下水道口上的車斗也抬上了車，便同民警都撤了。

該是吃晚飯的時候了。只有站在車門口的女售票員還在不耐煩地張望，等待終點站派司機來把車開走。而過往的路人只偶爾有人看一眼那不知什麼緣故停在馬路當中的這輛空空的公共汽車。天色昏暗，沒有人再會注意到車前撒上了灰土看不見了的血迹。

後來街燈亮了，那輛空車也不知什麼時候開走了。馬路上又是往來奔馳不息的車輛，彷彿什麼事情也未發生過。只是，將近午夜，街上幾乎沒有行人了，才從遠處間隔地亮著紅綠燈的十字路口，鐵欄杆上掛著一排「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請注意交通安全！」藍底白字的標語旁，慢吞吞地開來了一輛灑水車，經過出事的地點，更加緩慢了，加大了噴水量，將那路面上殘留的汙迹沖洗乾淨。

清洗路面的工人也未必知道在幾個小時之前，這裡發生過一件車禍，有位不幸的受難者在這裡死去。而這位死者又是誰？在這個數百萬人口的城市裡只有他的幾位親人和一些熟人才知道，而此刻他們還未必知道，如果死者身上沒有帶著能夠查明他的身分的證件的話。他的孩子，他大概是這孩子的父親，清醒過來，或許能說出他父親的姓名，那麼，他就應該也有個妻子。他盡了孩子的母親的責任，他是好父親也應該是個好丈夫。他既然愛孩子想必也愛他妻子，而他的妻子是否也愛他？既愛他又為什麼不完全擔當起做妻子的責任？他的生活也許是不幸的，否則他為什麼那樣恍惚？也許是他性格上的弱點，遇事優柔寡斷？也許他有事縈繞在心而不能排解？那麼他就注定免除不了這更大的不幸。可是他倘若晚出門一步或早一步動身，接了孩子那怕騎快一點或再慢一點。或是幼兒園的阿姨同他多說兩句他的孩子，或是路上遇到個熟人招呼他一聲，也就不至於趕上這場災禍。這並不是不可以避免的。他並非患了不治之症就等著死亡。死亡是人人無法避免的，但過早地死可以避免。那麼他不死於車禍又死於何處？這個城市又免不了車禍，還沒有能免除車禍的城市。每個城市裡死於車禍的總有個概率，即使每天平均百萬分之一，像這樣一個大城市裡每天便總有人會遇上這種不

幸。他正是個這樣不幸的人。他事先就不曾有過預感？當他終於遇到這種不幸的時候他又如何想的？他恐怕來不及想了，來不及明白降臨到他頭上的這巨大的不幸，對他來說這不幸當然是再大不過了。儘管他只是那百萬分之一，像一顆沙粒。可他死前分明想到了孩子，就算是他的孩子吧，他犧牲他自己這不也是崇高的嗎？這也許不光是崇高，還帶有某種本能？做父親的本能。人們只談到過母親的本能，但是也有棄嬰的母親。能為孩子犧牲自己畢竟是崇高的。這種犧牲卻又完全可以避免，如果他早一步出門或晚一步動身，如果他當時神情那麼恍惚，倘若他毫無心事，再倘若他是個剛毅的人，甚至只要動作敏捷一些，這諸多的因素加在一起便促成了他的死亡，這種不幸便又成為必然。又談到了哲學，可生活並不是哲學，雖然哲學可以來自於對生活的認識。也不必把生活中的車禍納入到統計學中去，那是交通部門或公安部門的事。當然，這也可以成為小報上的一則新聞。也還可以當作文學的素材，通過想像，加以補充，編出極為動人的故事。這就屬於創作了。可這裡敘述的只是這車禍本身的經過，下午五點鐘，在德勝大街中段，無線電修理門市部前的馬路上，偶然發生的一樁車禍。

一九八三年於北京

## 抽筋

抽筋了，肚子開始抽筋了。當然還想可以游得更遠。可是，游到離海岸一公里左右的地方，他肚子開始抽筋了。起先覺得是肚子疼，他想，再活動一下就會過去的。但是腹部越來越緊，他便不再向前游去，用手摸著，腹部右邊的肌肉有個硬塊。他明白這是腹肌痙攣，冰冷的緣故。下水前又沒有作充分的準備活動。晚飯後，他一個人從招待所的那小白樓來到海邊沙灘上。已經立秋了，又有風，傍晚就很少有人再下水。大家不是聊天就是打撲克。中午躺滿了男男女女的海灘上此刻只有五、六個人在玩排球，一個穿紅色游泳衣的姑娘，其他都是小伙子，游泳衣褲都是溼淋淋的。剛從水裡出來，大概都經不住這秋天冰涼的海水。整個海岸線上沒有一個人在水下。他徑直下水的，沒有回頭看一下。他想那姑娘也許正看著他。現在也已經看不見他們了。他回頭，逆著陽光，太陽正在落山，就要落在療養院的望海亭所在的那山丘後面去了。黃燦燦的餘輝依然刺眼。山丘頂上的望海亭，海濱道上模模糊糊的樹梢和像船隻樣的療養院的二層樓以上的輪廓，再往下，由於隆起的海面，由於陽光的直射。

就什麼也看不清楚了。他們不知道還在不在玩排球？他踩著水。

周圍墨綠的海面上白的浪頭和嘩嘩的滔聲，也沒有作業的漁船。他轉著身，浪頭把他托了起來，前面灰黑的海浪裡有一個黑點，那就遙遠了。他落在浪谷裡，海平面也就看不見了，那傾斜的海水黑魘魘的，比緞子還光滑。腹部的痙攣越益加劇。他仰著身子，浮游在水面上，用右手按摩著腹部的硬塊，疼痛減輕了。側前方，頭頂上有一塊雲，像絨毛一樣，那兒的風一定更大。

隨著波濤的起伏，他被托起來，又落在浪峰之間，就這樣漂浮著總不是辦法。他得趕緊向岸邊游去。他於是翻轉身，用力夾著腿，這樣才能抵消風浪，才有速度。但是，稍許緩解的腹部又疼痛起來。這回來得更快，他覺得右腹立刻就僵硬了，海水也立刻沒頂。他看到的是墨綠的海水，清澈極了，而且非常寧靜，除了他呼出的一串急促的氣泡，他頭又伸出水面了，眨著眼皮，想把睫毛上的水抖掉。還是看不到海岸線。太陽已經落下去了，那一線起伏的山丘之上的天空煥發著玫瑰般的顏色。他們不知道還在不在打球？那姑娘，都為了那身紅色游泳衣的緣故。又在往下沉，他疼得不能不收腹。他趕緊划著兩手，換氣的時候，噙了一口水，鹹澀的海水，他一咳嗽，就像針扎著小腹。他還得翻轉身，平躺著，手腳都分開，這樣才鬆弛一些，那疼痛也即刻緩解些了。頭頂上的天空已經變得灰暗了。他們會不會還在打排球？關鍵是他們，那穿紅色游泳衣的姑娘有沒有注意到他下海？他們會不會朝海裡望一望？他背後灰黑的海面上的那個黑點，是隻小船還是個斷了繩索的漂浮物？又有誰會去關心它的下落。此刻，他能依靠的只有他自己。他即使喊叫，這滔聲，單調的，無休止的，他聽

滔聲從來沒有這樣寂寞。他搖晃了一下，趕緊穩住。接著就是一股冰涼的冷流，不容抗拒地穿過他的身軀，他不由自主地正在被這股冷流捲走。他側轉身，左手划著水，右手捂住腹部，在蹬腿的當口，揉搓著，雖然還疼，卻是可以忍受的了。他明白現在只有靠自己蹬腿的力量，才能從這股冷流中掙脫出來。忍受得了還是不可忍受他都得忍受，這就是他得救的唯一辦法。不要把事情想得太嚴重了，嚴重不嚴重，腹肌總在痙攣，人在離海岸一公里的深海裡。還有沒有一公里他不知道，但他感覺到自己在沿著海岸線漂浮，他蹬腿的力量剛剛抵消了這股冷流的沖力。他必須掙脫出來，否則要不了多一會，他就會像海浪中的那個黑點，消失在這灰暗的深海裡。他必須忍住疼痛，必須從容，必須有力地蹬腿，不能有稍許鬆弛，更不能緊張，他要把蹬腿、呼吸和按摩配合得那樣得當。不能有一絲別的念頭，他不允許自己有任何恐懼的念頭，太陽下去得真快，海面上灰濛濛的，也還看不見岸上的燈光。連岸也看不清楚，那山丘的曲線，他蹬著了什麼東西！他緊張了一下，小腹跟著抽搐、刺痛。他放鬆地擺動著腿，腳腕上一圈火辣辣的，碰到了海蜇的觸角。他果然在水下看見了一團灰白的傢伙，像一把張開的傘，飄動著薄膜般的唇邊。他完全可以一手勾住，摳掉它連著觸角的口腔。這些天他學這裡海邊的孩子，也會捕捉和醃製海蜇了。招待所他那房間外的窗台下就用石頭壓著七個摳去了口腔抹上了鹽的海蜇，等水擠乾了就剩下一張張乾癟的蜇皮，他也會只剩下一張皮，一具屍體，甚至都漂不到海灘上來。讓它自由自在地活著吧，他更想活，他將不再捕捉海蜇，只要還能回到岸上，他將不再下海，他努力蹬著腿，右手摸住小腹，他不再去想，只想著有



節奏地，均勻地蹬腿，夾水。他看到了星光，亮得奇妙，那就是說他現在頭正衝著海岸的方  
向。腹部的硬塊已經消散了，但他還是小心翼翼地揉搓著，儘管這樣速度慢……

他從海水中出來上岸的時候，海灘上空無一人，又正在漲潮。他想他也得力於這潮水，  
風吹在他赤裸的身上，比在海水中更冷，肌膚都哆嗦。他伏倒在沙灘上，但是沙子也不暖  
了。後來，他爬起來就跑，他急於要告訴人們他剛從死亡中出來。招待所前廳裡，大家還在  
打撲克，還是那一夥，都盯著對手的臉或自己手中的牌，沒有人哪怕抬頭看他一下。他回到  
自己房間，同房的也不在，大概還在隔壁房裡聊天。他從窗台邊拿了毛巾，他知道窗外那些  
用石頭壓著抹了鹽的海蜇還在滲水。後來他就換上了衣服，還穿上了皮鞋，暖和和的，一個  
人又回到海灘上去了。

一片海濤的喧嘩聲。風更緊了，一條條灰白的浪頭奔騰而來，撲上海岸，剛上岸便將黑  
色的海水迅速地漫延開來，他還沒來得及跳開，鞋子便浸溼了。他就稍遠地沿著海岸線走，  
走在昏暗的海灘上。也沒有星光了。後來，他就聽見了人聲，男女的說話聲和三個人影。他  
站住。他們推著兩輛自行車，一輛車的後座上坐著個長頭髮的姑娘。車輪陷在沙地裡，推車  
的影子顯得吃力。他們依然不停說笑著，那始終坐在後座上的姑娘的聲音尤其快活，他們在  
她面前停下來，撐住了車，一個小夥子從另一輛車的後架上取下一個大包交給這姑娘，他們  
便開始脫衣服。是兩個精瘦的男孩子。他們脫光了便在沙灘上揮舞著手臂，跳著叫著，「真  
冷，真冷！」還有那女孩子呵癢癢似的格格格格快活的笑聲。

「現在就喝嗎？」她倚著自行車的身影問。

他們便過來接過這女孩子手裡的一個酒瓶，輪流對著瓶口喝，然後遞還給她，便跑向海裡。

「啊——啊！」

「啊——」

海潮喧嘩著撲來，潮水繼續上漲。

「快回來啊！」這女孩子尖叫著，回答她的只有海潮的澎湃。

借著海水擁上岸來水面微弱的反光，他看見這倚著自行車站立著的女孩子肋下拄著一雙拐杖。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晚

## 給我老爺買魚竿

我走過一家新開張的魚具店，裡面擺著各種各樣的魚竿，我便想起了我老爺，想給他買根魚竿，有一種特別標明了是進口的十節的玻璃鋼魚竿，不明白那進口的是魚竿還是玻璃鋼，也不明白那進口的魚竿怎麼個好法，總之，那十節沒準兒是一節套著一節，大概都縮在那烏黑的最後一節管子裡，這管子一端還有個手槍式的把手，把手上又有個收魚線的轉輪，活像一把撐長了的左輪。又像是一把樣式時興的毛瑟槍，毛瑟槍我老爺準沒見過，他做夢都想不出來會有一杆這樣的魚竿，他的魚竿全都是竹子的，再說，他壓根兒就不曾買過一根魚竿，都是他不知打哪兒弄來的歪竹杆，自己在火上轉著烤，等他把手汗都烤熟了，那竹杆也就燻黃弄直了，就像是釣了幾輩子祖傳的老竿兒。

我老爺還織魚網，一張小網上萬上十萬個扣兒，白天黑夜，他打結個不停，嘴皮子時不時還動，也不知是數數還是唸咒，總歸比我媽織毛衣還更費工夫，可我就記不得我老爺什麼時候打上過一條像樣的魚，頂多寸把長，就只能餵貓。

我記得，我小時候，我小時候那些事，我也還都記得，那時候要聽說有誰到省城去，我老爺準要人替他帶魚鈎，好像魚就只有大城市裡賣的鈎才釣得上，我就記得他不止一遍地嘟囔城裡賣的魚竿還帶手輪，把鈎兒甩出去，儘可以鬆心抽烟，就等魚竿上繫的小鈴兒響了，他就指望有這麼一根，支在地上，他好騰出手來捲烟葉子抽，我老爺從來不抽香烟，他瞧不起香烟，叫那做紙烟，那紙烟裡面一多半摻的是草，而烟味還小。我這會兒還看見他老雞爪子的手指，把乾烟葉子在手掌上一搓，就都成了末末兒，撕一角舊報紙，手指頭那麼一捻，沾上點唾沫就得，他管這叫捲大炮，那烟葉子味兒還真沖，沖得我老爺直咳嗽，可他照捲不誤，把人孝敬給他的香烟還都給了我姥姥。

我記得我老爺那杆他最寶貝的魚竿叫我一個跟頭給戳斷了，我老爺釣魚去，我自告奮勇要替他拿竿，我扛著竿兒在前頭跑著跑著，不當心叭噠摔了個跟頭，那魚竿捅到人家窗戶裡去了，我老爺那回傷心得差沒哭出來，他摸著那折斷了的魚竿，就像我姥姥摸著那折斷了的涼蓆，我們家早先那張睡了不知多少年的竹篾子編的涼蓆，也跟這魚竿一樣，都暗紅得像瑪瑙，我姥姥就不讓我在這涼蓆上睡，說睡了會拉肚子，可她睡，還說這涼蓆是可以折疊的，我偷偷試過，可一折就斷，我當然沒敢告訴我姥姥，只說我不信涼蓆還能折疊呢，可我姥姥硬說這是青皮的竹蓆子，青皮的竹蓆子是可以折疊的，我不願意同她爭，她老了，怪可憐的，她說能折就能折，可折疊處都斷了，每年夏天，這斷裂的口子越來越長，她總要等修涼蓆的來，等了好多年，那修涼蓆的也沒來，我說不會有人再做這手藝了，有這等的功夫還不如買床新的，可我姥姥不這麼看，她總是說越老越好，就跟她人一樣，越老越善良，越老話越多，

就總重複著同一件事情，我老爺倒不，越老他話就越少，就越加乾瘦，越加像個影子，來去都沒有聲音，只是他夜裡咳嗽，一咳起來就沒完，我真擔心他哪一天就這樣咳得再也緩不過氣來，可他還是照樣抽那碎烟葉子，抽得臉皮和手指甲都同烟葉子一個色，他自己也就像一張乾了的烟葉子，又薄又脆，不當心沒準兒一碰就碎。

可他不只釣魚，還惦著打獵，他倒是有過一杆上滿了油的獵槍，是他找人用無縫鋼管做的，當然是好大的人情，為這事他求人求了就不下半年，可我只記得他拎回過一隻野兔，他從門外進來，把好大的一隻黃毛野兔朝廚房裡地上一扔，脫了鞋，叫嫗嫗給他打熱水泡腳，就又搓起荷包裡的碎烟葉子來了，我同我們家的阿黑，那條看家狗，圍著那隻死兔子，都激動得不行，誰知我媽進來了就嚷，還不快把這死兔子給我甩出去？買這東西幹什麼？我老爺剛剛咕了一聲我媽又衝著他去了，想吃兔子肉您倒叫街上那賣兔子的剝了皮再拎回來呀！打那回我覺得我老爺是真老了，我媽不在的時候，他就說德國的鋼好，就像是要有杆德國鋼管做的獵槍，他就準能打到野物，還不光是兔。

我老爺說，早先，這城外不多遠山崗子上就有狼，特別是開春草剛長起來的時候，憋了一冬那狼正餓得慌，不是到村裡去偷豬子就咬死牛，還吃過放牛娃，有一回，把一個娃娃吃了就只剩下一隻小獍兒，那時候要有一杆德國獵槍就好了，可他就連那杆拿鋼管找人做的土槍都沒留得住，革命燒書的那陣子，說是凶器，叫人收走了，他當時就坐在小板凳上，眼睛睜地望著，一聲也沒吭，想起來我都止不住可憐我老爺，我真想給他老人家買一杆貨真價實的德國造的獵槍，可又沒有賣的，只有一回，我在運動器材行裡見過一杆雙統獵槍，說是樣

品，得省一級體育運動委員會的介紹信和公安局的證明才賣，我就注定了只能給我老爺買根魚竿，我當然也知道就這進口的十節的玻璃鋼魚竿也釣不到魚，因為我們老家多少年前就已經成了沙窩子了。

本來，離我家沒多遠就有個湖，我們家我記得就在南湖路。我上小學那嚕，每天打湖邊走過得多少趟，到我了完了小學剛進中學，不知怎麼搞的，那湖就成了臭水潭，只生蚊子不生魚，爾後，發起了個什麼衛生運動，一氣把這臭水塘總算填了。

我當然也記得我們家鄉有條河，在我印象中，那是離城很遠非常荒涼的地方，我記得我小時候總共也就去過一兩趟，我老爺來還說過，自打上游修了水庫，那河就乾了，可我總還是想給我老爺買根魚竿，說不清為什麼，也不想弄清楚為什麼，總之，是我的一個心願，彷彿這魚竿就是我老爺，我老爺就是這魚竿。

我就這樣扛著一根魚竿上了大街，一節一節的玻璃鋼都撐直了，我覺得人人都在看我，我這人倒不好時髦，想上公共汽車別在街上現眼，那十節撐直了的魚竿又收不回去，我特別怕人的目光盯著我，打小就有種過分的羞澀感，還尤其不習慣穿新的衣服，穿得整整齊齊，像擺在櫥窗裡的服裝模特兒，我也周身警扭，更別說扛這一根長長的顫悠悠的烏黑發亮的魚竿。我趕緊走，這竿跟著還越加顫悠，我只得也慢悠悠扛著這魚竿，在大街上招搖，就好比褲襠開了線，或是拉鎖壞了，叫我不自在。

我當然知道，城市裡，人釣魚釣的並不是魚，到公園裡買魚票的主，釣的是清閑自在，借此從家裡逃了出來，躲開老婆和孩子，安安靜靜地，好想會兒心思，我當然也知道釣魚現

今也算一種體育運動，還進行比賽，晚報上就鄭重其事公布了各種魚竿分組比賽的成績，那釣魚蹲點的位置也都是指定的，賽完了再去那地，連魚的影子都見不到，無怪有那嘴損的，硬說是比賽的頭天夜裡，那魚委會的人先下了裝滿活魚的網，敢情運動員釣上的，就已經兜在網裡，我扛著這麼杆嶄新的魚竿，沒準兒人以為我也想過那比賽的癮，可我知道，要是在我們老家，有這麼根魚竿意味著什麼，我已經看見我那駝背的老爺，腰都直了起來，拎著那個鏽得都能漏土的裝蚯蚓的小鐵桶，我想正好借此回老家看看，好排遣這分鄉愁。

可這魚竿還先得找個地方放好，我那小兒子要是看到了，非由他玩斷了不可，你買這東西幹什麼？屋子本來就擠，你買這往哪裡放？我就聽見我妻子在嚷，就只好把它放在廁所裡，廁所裡也只有水箱上，我兒子不爬凳子夠不著，說什麼我也得回家鄉去看看，解一解這一經勾起就難以排解的鄉愁，接著你就聽見了砰當一聲，我以為是我妻子在廚房剝肉，隨即也就聽見她叫喊，你也不來看看！你就聽見了我那小兒子在廁所裡的哭聲，也就明白了那魚竿也跟著遭殃，你就下定決心，非把這魚竿送回老家去不可。

可這家鄉變得你已經認不出來了，原先灰撲撲的土路全都鋪上了柏油，新蓋的也都是一模一樣的預製件結構的樓房，街上女人，不管是老是少，也都一律戴著奶罩，而且都穿得那麼單薄，彷彿非要露出她們貼身穿戴不可，就像這家家的房頂上都支著天線，表明這屋裡都安了電視，而那個別沒有天線的人家，就像天生有了缺陷，大家看的當然都是一樣的節目，七點到七點半是國內新聞，七點半到八點是國際新聞，八點半到九點是電視短片加廣告，九點到九點一刻是天氣預報，九點一刻到九點四十五分是體育動態，九點四十五分到十點是廣

告加音樂節目，十點到十一點是過時的影片，當然也不是天天都放電影，確切地說，每星期一三五是電視連續劇，放電影在二四六，只有周末的文化生活節目才到凌晨零點，而最壯觀的還是那一根根的電視天線，活像屋頂上長起了一片小樹林，寒風過後，落盡了葉子，只剩下赤裸的枝幹，你就就迷失在這一片樹林裡了，找來找去，還就硬是認不出你的老家了。

我記得我每天上學的路上，要經過一個石橋，石橋的左邊是那片湖水，總波動不息，哪怕沒有風，所以我總以為，這波動的都是魚的脊背，我沒有想到這滿滿的一湖魚也會死絕，那明明晃晃的湖水也會發臭，發臭了的水塘又會被填掉，我也就無從找到去我家的路了。

我問的是南湖路在哪裡，可人望著你都很詫異，似乎並未聽懂你的話，我還能夠說家鄉話，只要是同家鄉人講，就還能帶上家鄉的口音，我們家鄉的習慣，祖父叫做老爺，要說我老爺這我字，發聲在後顎與喉頭之間，外地人聽起來就像是鵝老爺，鵝正是用這種後顎與喉頭之間發聲的方法問路的，可從他們的眼光中反射不出鄉親的溫暖，只是當我擋住兩位年輕姑娘再問，她們就都笑了，鵝不明白她們笑什麼，可她們都笑得答不了我的話，面孔漲得像兩塊紅布，我要說她們臉紅並不是也戴奶罩的緣故，而是因為我說南湖路的時候，那南字帶上了後顎與喉頭之間的發音，後來，我又找到了一個上年紀的人，問他那湖原先在哪裡，找到了湖就好找到石橋，找到了石橋就好找南湖路，找到南湖路，我們家我摸也能摸到了。

那湖？哪個湖？填掉了的那個湖，哦，那湖，填掉了的湖，就這裡，他蹣跚了蹣跚，原先這裡就是湖，我們敢情就在湖底，原先這附近有沒有個石橋？你沒看見都修的柏油馬路？石橋都拆了，再修橋也都用鋼筋水泥，明白，都明白，原先的都已經找不到了，你再說原先的



路名門牌當然也就沒有意義，你就只能憑記憶。

我記得那是一個老式的院子，還相當講究，有一面當中間鑲嵌著磚刻的福祿壽喜的影壁，一個掉了半邊腦袋的老壽星，拄著根龍頭拐杖，那龍頭也都磨損不清了，可我們小時候都知道，老壽星拄的拐杖就叫做龍頭拐杖，這錯不了的，那影壁上還有梅花鹿，梅花當然也模模糊糊，鹿身上那些坑坑洼洼當然就是梅花，我們進出總喜歡摸摸那鹿的角，那鹿角就被我們都摸得油光發亮，這院子前後兩進，後院住著破產了的房主人，他們家有過一個叫早娃的小女孩，她看人的時候，眼睛圓睜睜的有點古怪，也有點可愛。

總歸，這院子早先確實有過，還確實有過好幾棵棗樹，總歸都是我老爺種的，屋檐下掛的籠子裡養的也是我老爺的鳥，有畫眉，還養過八哥，我媽嫌八哥吵人，我老爺就賣掉了，換了隻紅臉的山雀，不久又氣死了，山雀氣性大，不該在籠子裡養，我老爺說他看上的是這山雀的紅臉蛋，我姥姥就罵他老不要臉，這些我都記得，這院是南湖路十號，哪怕是路名和門牌都改了，人也不能把這好端端的院子像臭水塘樣的填掉，可我問來問去，找來找去，一條又一條街，一個巷子挨著一個巷子，就像翻口袋，把口袋裡的屑屑都抖了出來，也還是沒有找到，我實在是絕望了，拖著兩條疲憊不堪的腿，不知道是不是還長在我身上。

突然，我靈機一動，想起了關帝廟，在同我上學去相反的方向，我媽帶我去電影院看電影的路上，要走過一條叫關帝廟的巷子，只要找到了關帝廟，也就不難確定我家的位置，我便又向人打聽關帝廟。

啊，你找關帝廟？關帝廟幾號？這證明關帝廟還確實就有，又遇上了熱心的主，連門牌

號都管，可我一時反應不過來，還編不出個門牌號碼，我支支吾吾地，說我只問問這地點還在不？有地點怎麼能不在呢？你找誰？哪一家？人問得更詳細了，莫不是以為我是歸國尋根的華裔？或是背鄉離井的浪子？我只得作一番解釋，我們家當年住的是租人家的房，並非我祖上的家產，那房東貴姓？我就知道房東家有個小女孩叫早娃，我當然不能這樣告訴他，人見我這樣支支吾吾，臉色就沉了下來，那日光裡的熱情頓時變得冰冷，上下打量我，看是不是就要報警。

你要找一號，就往前去，右手第一個巷口，路南邊便是，你要找三十七號，就從那邊過去，百來步遠第二個巷口進去，穿過一條巷子，徑直，左手路北邊就是，我連連感謝他，同時脊背上也感覺到目光的鋒芒。

我往前去，見到右手第一個巷口，還沒進去，就看見公共廁所男廁的紅色牌子邊上嶄新的藍色路牌，明白無誤寫著關帝廟，同我兒時老舊的印象大不相同，我走進巷子裡，為的是表明我確實是來看看舊居，並無別的意思，可我沒有必要從一號看到三十七號，這巷子一眼就可以望到頭，不像是我童年的印象中那樣又長又曲折，我不記得當年這裡是否有座廟，這巷子兩邊沒有高樓，突出在這些老式的院子之上的只有一棟三層的紅磚房，也是簡易的建築，比這些老院子還顯得單薄，我又想起了這裡還真有過一座關帝廟，在我記事之前就已經叫雷火燒掉了，這也是我老爺講的，我老爺說這地方招雷，地氣不順，蓋這關帝廟就為的驅魔鎮邪，臨了還是叫雷打了，足見這地方不宜居家，可我們家不在關帝廟，而是在關帝廟的前方，這會兒要我一個人倒過頭來去追溯我童年時我媽拉著我的手走過的路，別看我也已經有了兒

子，還實在不容易，我知道再打聽也白搭，我剛才就一直在這湖裡湖外湖心湖邊上轉，滄海尚能變成桑田，何況這麼個小湖，我估計我前面那一片老樓新樓半新半舊的簡易樓的天線的小樹林子深處，就隱藏著我童年時的家，只是你再怎樣轉著走也無法看到，就只能在你記憶中去想像它那模樣，也許，它明明就在這堵圍牆裡面，被某一個什麼城市環境保護監察站圈了進去，作了家屬宿舍，或是被某一個街道塑料鈕扣廠當成了倉庫，就都安上了鐵門，設了門房，你要說不出個由來辦什麼業務，便休想進去闖蕩，應該寬慰的是，人總不至於殘酷到非要把個帶磚刻的影壁也莫名其妙拆個精光，人性還就惡，而惡比善又更為深刻，古今中外的聖賢和先哲都這麼說，可你還是傾向於人心的善良，人總不會吃飽了撐的，故意去踐踏你童年的記憶，因為他們也都會有值得記憶的童年，這道理就像一加一不等於三一樣明白，一加一可以量變到質變，變成個什麼別的古怪的東西，可總不會是三，要擺脫這些固執的念頭的纏繞，就得離開這千篇一律的柏油路，這些新樓老樓半新半老的快要老的差不多已經老了的簡易的半簡易的不簡易的樓房與樓房與樓房與樓房與電視天線的小樹林子下的樓房與樓房與一片又一片掉了葉子只剩下枝幹的樓房與樓房與樓房與樓房啊樓房與樓房與樓房與樓房與樓房——

到郊外去！到我老爺爺曾經帶我去過的郊外河邊上去——釣魚？我記得我老爺爺帶我到河邊去過，釣沒釣上魚我可記不清了，可我記得我有個老爺爺，也有過童年，童年我媽給我在院子裡光屁股洗澡的時候，我就周身不自在，我也找尋過我小時候住過的房子，我也還記得有一次半夜裡就起來跟人去打獵，跟的並不是我老爺爺，跑了一整天，打死了一頭野貓，被當成了

狐狸，我又想起一首詩，詩中的那我，混身披掛著叮噹作響的獵刀，一隻沒有尾巴的蜻蜓，撲打著翅膀在原地旋轉，批評家的眼睛裡長著倒刺，還有一個很寬的下巴，我想寫一篇大有深意的小說，深深的淹得死蒼蠅，後來，就看見了我老爺，蹲坐在一張小板凳上，躬著背，吧嗒吧嗒在抽煙，老爺，我就叫他了，他沒有聽見，我到他跟前又叫了一聲他老爺，他這才轉過身來，並沒有拿著煙袋鍋，他老淚縱橫，眼睛就像被煙子燻得布滿了血絲，冬天為了取暖，他總喜歡蹲在灶膛邊上燒柴禾，你幹嗎哭呢，老爺？我問，他擰了把鼻涕，就手一抹，還倒吸了一口氣，那手就把鼻涕抹在鞋幫子上，卻並不在鞋面上留下痕跡，他穿的是我姥姥給他做的鞋底納得特厚的老布鞋，他紅紅的眼睛望著我不說話，我給您買了一根帶手輪的魚竿，我說，他喉嚨裡含混地呼嚕了一聲，沒有表現出怎樣的熱情，就這樣，我來到了河邊沙地上，腳下的沙子在窸窣作響，像是我姥姥在嘆氣，我姥姥就好嘮嘮叨叨，可沒有一句聽得清楚，你要故意問她，姥姥，你講什麼？她就會立刻失神，抬起頭來，半天才說，啊，你下學回來啦？或是說，你餓不餓？廚房籠屉裡蒸得了白薯，她嘮嘮叨叨的時候，你最好別打斷，她講的都是自己做姑娘時的事，可你要是從椅子背後去偷聽，她就好像總是在說掩蓋了掩蓋了掩蓋了掩蓋了掩蓋了什麼都掩蓋了什麼，這些回憶就都在你腳底下的沙子底下作響。

這是一條乾枯了的河流，流的都是些石頭，你踩在曾經被河水沖得滾圓的石頭上，從一塊石頭跳到另一塊石頭，你可以想見那清澈的嘩嘩流水，而山洪下來，那漫天漫地混濁濁的一片，一直漫進城裡，連過馬路都得把褲腳挽到大腿根，人簡直就在泡著破鞋和爛紙的黃泥湯裡打滾，等水退了，所有的牆角都留下一道黃泥印子，幾天之後，太陽一曬，又都結成了

殼殼，像魚鱗樣的一片剝落下來，這就是我老爺帶我來過的這條河，現今連石頭縫裡也擠不出水來，河床中盡是滾滾不動的大石頭，像一群傻羊，一隻緊挨著一隻，還生怕被人趕跑了，然後就到了沙丘上，開始還有些筋筋絆絆的柳樹根，那一棵棵柳樹都被人偷偷鋸去打了家具，再過後，就寸草不生，你站著站著便往下陷，一陷就陷到了腳踝，你不得不拔腿快走，生怕這樣陷下去，到小腿肚子，再到膝蓋，再到大腿，你就會被埋葬在這沙丘裡，這沙丘就像座大的墳墓，那囁囁作響的沙子都威脅人，說要把一切統統淹沒，它們已經淹沒了河岸，還要淹沒城市，淹沒你我童年的記憶，就這樣不懷好意，我不明白我老爺為什麼蹲著還不走，我覺得應該趕快離開這裡，我就看見了對面隆起的沙丘上，炎熱的太陽底下，出現了一個光屁股的孩提時的我，我老爺也就站了起來，臉上的皺紋都舒張開了，拉住赤條條的小時候的我細小的手臂，我老爺穿的是免檔褲，那一絲不掛的我居然活蹦亂跳跟著他走。

有野兔子嗎？

唔。

老黑也跟我們去嗎？

唔。

老黑會攆兔子嗎？

唔。

老黑是我們家早先的一條狗，後來不見了，又過了一陣子，有人告訴我老爺，說是看見老黑的皮晾在人家院子裡，我老爺找去了，他們硬說是老黑咬死了他們家的雞，盡說的鬼話，

我們家老黑其實最規矩不過了，只同我們家的公雞逗過一回，扯掉了幾根雞毛，還被我姥姥拿笞把狠狠教訓一頓，它兩隻前爪子趴在地上，跪著嗚嗚地求饒，我老爺也沉著臉，像是笞把也打在他身上，雞是我姥姥的寶，狗跟我老爺跑，打那以後，老黑再也不同雞逗，就像人說的，好男不同女鬥。

會碰見狼嗎？

唔。

會碰見老狗熊嗎？

唔。

老爺，你打死過老狗熊嗎？

老爺使勁哼了一聲，你也聽不清他打死過還是沒打死過，我小時候特崇拜我老爺，就因為他有杆拿鋼管做的槍，他往廢彈殼裡裝藥的時候最叫我激動了，我總一刻不停地圍著他轉，一直到他發火，我老爺難得發火，他真對我發火只有過一回，他一個勁地斥我，去！去！還使勁跺腳，我剛進裡屋，就聽見外間砰的一聲炸了，嚇得我差一點鑽到床底下，後來，我貼著門，悄悄一看，我老爺一手血糊糊的，另一隻手正用黑藥面往上亂抹，疼也不哭。

老爺，你也會打老虎嗎？

就你話多！

我長大了才知道，真正的獵人是不多話的，我老爺的那些獵友也許是在一起老是談老是說，所以總也打不到野獸，弄得本來話不多的我老爺後來也碰不上了，可我老爺他年輕的時

候，真碰見過老虎，是山裡的老虎而不是動物園裡的老虎，說的是在他老家，我老爺的老家，也就是我爸的老家，歸根結柢也還是我的老家，那時候林子還密，不像我有回坐車路過，我只是出差才路過我這老家，都是光禿禿的黃土坡，連山頂上也開成了梯田，就在那梯田上，當時還林深樹密，那老虎對我老爺望了望，就走開了，電視上說華南虎已經絕迹，除了養在動物園裡的，已經十多年了，那野生的不僅無人再打到過，連看也沒人看見，只有東北虎，專家們估計，最多尚存一百頭，還不知道在哪個山頭上竄呢，要碰上的話，不能不算是運氣。

老爺，碰上老虎你怕嗎？

怕的不是老虎，怕的是壞人。

老爺，你碰上過壞人嗎？

壞人比虎多，你還不能用槍打。

可他是壞人呀。

事先你不知道他是好是壞。

要是知道了呢？能用槍打嗎？

打人要犯法的。

壞人就不犯法了？

法管不了壞人，人壞在心裡。

可他做了壞事呀。

這說不清楚的。

老爺，我們還要走很遠嗎？

唔。

老爺，我走不動了。

走不動咬著牙走。

老爺，我牙掉了。

你這壞小子，站起來！

老爺就蹲下了，那赤條條的小東西就趴在老爺背上，老爺蹣跚，在沙地上，橫又開八字腳，一步一步，背著這光屁股的孩子，而孩子還呀呀，得兒駕，蹬著小腿，騎在老爺肩上，抽打著老爺，像抽打一匹老馬，你就良久，良久，望著老爺的背影漸漸遠去了，陷人在沙丘的背後，於是，就只有你和風，在沙丘這邊，二號弗里格爾，三個隊員在防他，他結實的身體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要搶他的球也不很容易，在沙丘的邊沿上，起了一道黃烟，然後，像是一隻無形的手，拂摸著，把若大的沙丘拂摸成了一匹抖開了的光滑的綢緞，這就到了沙漠，一望無際的旱海，炎熱得赤紅，赤紅色的炎熱，又死一般地沉寂，就像飛機飛越過的塔克拉瑪干大沙漠，那隆起的山脈，同一條條吃剩下的魚骨頭差不多，龐大的山體想必都已經淹沒在這熾熱的旱海裡了，可三月的塔克拉瑪干很冷，赤紅的旱海裡那幾個藍圈該都是冰湖，白邊兒的是淺灘，深處是墨綠的圓點，又像是一隻隻死魚的眼睛，大家可以看到，在下半場比賽中，聯邦德國加強了攻勢，壓得比較靠前，在這種情況下，阿根廷足球隊防守要穩重，也要看他們怎麼反擊，利用對方後衛的空檔，好球，十一號巴爾巴諾帶球，射門！沒有風，



只有發動機輕微的震動，舷窗外，看不見地平線，那傾斜著豎了起來的塔克拉瑪干，移動著，有一條直線，筆直筆直，只有機械製圖圖紙上才能比擬的那種直線，長長的，一條來去都沒有盡頭的直線，把舷窗劃斷，它又隨著視線和航向，按時針的順序，從零點五分鐘的位置移到十二三三分鐘的位置，然後便縮短了，指針的頂端是一座死城，古樓蘭？或是又一個古樓蘭？這廢墟就在你身下，甚至分得清殘垣斷壁，宮庭都沒了穹頂，或者說曾經是大屋頂，古波斯文化或漢文化，或是兩種文化在這裡融合，又都淹沒在荒漠中，大家再看一遍，這一球就是阿根廷隊打的快速反擊，對方的後衛都沒跟上，一舉反擊，這球成功了，本屆已經結束了的五十一場比賽，一共射進了一百二十七個球，如果把延長期以後發的點球也算上的話，就是一百四十八個球，今天又攻進了兩個，如果不算延長期發的點球，就已經進了第一百二十八個和第一百二十九個球，現在，馬拉多納帶球，流沙和球，那流動的黃沙在呼嘯聲中淤積起來，然後漸漸隆起，便又流淌下來，成了個波浪，一個個的波浪起伏著，波動開去，發出不是呼呼而是喞喞的聲音，像是在唱，在流沙底下有誰在唱，喞喞的帶一種哭腔，你想趕緊把它挖出來，這聲音就在你腳底，你想捅開個口子，把這鬱積的聲音釋放出來，誰知那聲音你剛觸摸到，就鑽了下去，不肯往上走，活像一條鰻魚，你一心想抓住它，就只能總是似乎提到那滑溜溜的又捏不住的末梢，你扣著扣著，雙手扒沙，本來，在河邊上，只要扒到尺把深，就有水滲出來，清涼的濾過了的清亮的河水，現在卻只有冰涼的沙礫，你把手插在裡面，有一種快意，你碰到了一個尖利的東西，指頭被劃破了，卻並不流血，你得弄明白這流沙深處硌著你的究竟是什麼，你扣著挖著，最後便挖出了一條死魚，頭朝下栽著，劃破你手指的是

尖硬的魚尾，這是一條像這已經乾枯了的河流一樣的乾得硬梆梆的魚乾，僵硬的身子緊閉著嘴，有眼無珠，那眼珠也乾癟了，哪怕你扎它，擠它，擰它，踩它，攢它，在這沙地上都沒有聲響，那有聲響的是沙而不是魚，它們唧唧嘲弄你，在大太陽底下，那死魚乾硬翹著尾巴，躺在沙地上，你不看它，它硬圓睜睜地瞪著你，你乾脆走開，心想等風沙重新將它埋沒，你也再不會去挖掘，就讓它不見天日，埋在流沙深處，十號布魯察加越位了，喪失了個很好的機會，後衛把球踢出了底線，阿根廷隊在下半場獲得了第三次角球，由聯邦德國來發，射門，進了！在二十七分鐘的時候，魯梅尼格一腳射中了馬拉多納，場上的比分是一比二，現在大家看馬拉多納帶人進球——

老爺，你也踢足球嗎？

足球踢你老爺。

你在同誰說話？

你在同你自己，你童年時的你。

那赤條條的孩子嗎？

那個赤裸裸的靈魂。

你有靈魂嗎？

希望有，要不這世界太寂寞了。

你寂寞嗎？

我想是的，在這個世界上。

哪個世界上？

在你那個不為人知的內心世界裡。

你還有你的內心世界嗎？

希望有這樣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裡，你才自在。

馬拉多納，馬拉多納，帶球過人，射門！射誰的門？現在場上的比分是二比二，第一次出現了平局，和平鴿飛到了場內，現在離終場還有十七分鐘，十七分鐘可以做一個夢，人說做夢只需要一瞬間，夢也可以壓縮，壓縮餅乾，你吃過壓縮餅乾嗎？我吃過魚乾，裝在塑料袋裡的魚乾，沒有鱗，沒有眼睛，也沒有劃破人手指的尖硬的尾巴，這輩子你不可能去樓蘭探險，你只能坐在飛機上在古樓蘭的上空盤旋，喝著空中小姐遞來的啤酒，耳朵裡響的是音樂，一三三四五六七八，不同的頻道在靠椅把手上，聲嘶力竭的搖滾樂，讓我們一起來跳吧！瘋狂地跳！I love you, I love you, 那沙啞的女中音像一隻貓，你俯視著斷殘的古樓蘭，又不經意地躺在海灘上，細沙從手掌縫裡漏了下去，堆成了一個沙丘，那沙丘底下就埋藏著那條扎破了你手指並不見流血的死魚，魚也有血液，魚血同人血一樣都腥，那硬梆梆的魚乾卻不會流血，你顧不得手指疼痛，還拚命地挖，於是挖出了一堵斷牆，你明白這就是你兒時那院子的院牆，你記得這院牆後有一棵棗樹，你偷偷拿你老爺的魚竿打過棗，還把撿得的棗子分給了她，而她，竟然從廢墟中走了出來，你追上去，想要弄明白那究竟是她不是，卻只能看到她的背影，你忘乎所以了，跟踪著她，她不緊不慢地走著，像一陣風，你怎樣也追趕不上，馬拉多納，馬拉多納在尋求一條路，那是沒有路的路，對方看得很緊，他就是摔倒了，

那意識也是前進，射門，球進了！你大喊一聲，她終於回過頭來，一張你不願去辨認的婦人的臉，腮幫眼角額頭都布滿了皺紋，這一張鬆弛了的走樣了的喪失了顏色的老臉，你愣住了，不忍心再看，不知道是不是該對她微笑，你生怕這笑成了一種嘲弄，乾脆就做了個鬼臉，你那臉自然也未必好看，臨了，你就孤零零站在這古樓蘭的廢墟中，四下環顧，於是認出了那福祿壽喜影壁的磚垛子，哪裡是阿黑的狗窩，哪裡是放我老爺裝蚯蚓的小鐵桶的角落，哪裡是我老爺的那間屋，那牆壁沒斷的時候就掛著我老爺的獵槍，那該是過道的地方就通往後院早娃她家，後院殘壁窗框子的缺口上，正趴著一隻狼，目不轉睛盯住我，我倒並不吃驚，我知道荒漠中通常沒有人迹只會有狼，可周圍殘垣斷壁上竟然都趴著狼，這廢墟原來已成了狼窩，不要朝後看，我老爺告訴過我，人在大野地裡背上要是被搭上一把，千萬不能回頭，那「張三」正好一口把你的喉嚨咬斷，眼下我神情要有一點失措，這趴著的「張三」們肯定都會撲了上來，我還不能露出一丁點怯懦，窗口下，那狡猾的東西人一樣地站著，還把頭靠在右邊的前爪上，用一隻左眼斜視著我，我也都聽見周圍的狼都嗚吧著長長的舌頭，已經不耐煩了，我又記起我老爺年輕時在他老家的梯田上，和老虎對峙的情景，他當時要短了口氣，撒腿就跑，那虎早就撲上去把他餐了，我當然不能後退，可也不能前進，我只得悄悄貓下腰，用手在地上摸索，還就真摸到了原先掛在這斷壁上我老爺的那杆獵槍，我就好像毫不介意抬起了槍，對著我對面的這頭老狼，又緩緩把槍端平了，扣住扳機，我得像一名點射的機槍老手，不容它們有思索的餘地，就一槍接一槍把它們打翻在地，還不能亂了自己的腳步，我要

從窗口的那頭老的射起，向左轉圈，一槍與一槍之間，全都得心裡先算計好，不能有一絲猶豫和馬虎，各位觀眾，到現在為止，整個世界杯足球賽進球已經一百三十二個，比賽結束了，阿根廷足球隊以三比二勝了聯邦德國足球隊，獲得了第十三屆世界杯足球賽的冠軍，我擊發了，就像小時候我老爺給我用玉米秸做的槍一樣，一扣扳機就斷了，狼們都哈哈大笑，嘎嘎嘎嘎嘎嘎，大家可以看到，在墨西哥城的阿格斯赫體育場，歡呼聲如浪潮拍岸，一陣高過一陣，弄得我好生慚愧，同時，我也知道，危險已經解除，它們都不是真的「張三」，不過戴著頭套披著狼皮，而它們也都在做戲，各位觀眾，你們看，運動員們像英雄一樣被人們包圍，舉過了頭頂，馬拉多納被保護了起來，馬拉多納說，請允許我吻全世界的孩子們，我也還聽見我妻子在說，我妻子遠道來的姑媽和姑父在說，我想起來了這場足球賽凌晨起實況轉播，而轉播業已結束，我應該起來看看，給我過世了的老爺買的那十節的玻璃鋼魚竿是否在廁所的水箱上。

一九八六年七月十八日於北京

## 跋

用小說編寫故事作為小說發展史上的一個時代早已結束了。用小說來刻畫人物或塑造性格現今也已陳舊。就連對環境的描寫如果不代之以新鮮的敘述方式同樣令人乏味。如今這個時代，小說這門古老的文學樣式在觀念和技巧上都不得不革新。變革與時髦並非是一回事。要將兩者區分開來得有耐心。我求之於自己的則是這分耐心。

我不想譁眾取寵宣告一種新小說的誕生，只是在不斷摸索自己的路。這裡結集的十多個短篇，多少表明了我的一番努力。這番努力大致可以歸納如下：

一，我這些小說都無意去講故事，也無所謂情節，沒有通常的小說那種引人入勝的趣味。倘也講點趣味的話，倒不如說來自語言本身。我以為小說這門語言的藝術歸根結底是語言的實現，而非對現實的模寫。小說之所以有趣，因為用語言居然也能喚起讀者真切的感受。

二，我在這些小說中不訴諸人物形象的描述，多用的是一些不同的人稱，提供讀者一個

感受的角度，這角度有時又可以轉換，讓讀者從不同的角度和距離來觀察與體驗。這較之那種所謂鮮明的性格我認為提供的內涵要豐富得多。

三，我在這些小說中排除了對環境純然客觀的描述。即使也還有描述之處，也都出自於某一主觀的敘述角度。因此，這類景物倒不如說是一種現象或內心情緒對外界的投射，因為照像式的描寫並不符合語言的本性。

於是，這三者便統一在一種語言的流程之中。我以為小說的藝術正是在語言的這種流程中得以實現。

還應該說明的是，我並不反對在小說中觸及社會現實。但我認為現實中的政治、倫理、社會、哲學乃至於歷史與文化的種種問題的解決非小說家所能勝任。這些問題不如留給政論家、道學家、法學家、社會學家、哲學家和文化史家們去專文論述倒更為透徹，而指望于小說家的則是對人自身的認知。

從蒙昧狀態中才出來不久的現代人要取得對自身更為清醒的認識恐怕還要做許多努力。而我希望能找到用以認知人自身的一種更為樸素、更為確切、更為充分的語言。我不知道我們現今使用的漢語是否足以表達這種認知。我同時又知道我自己離這種表達尚遠。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日於北京

一本無可比擬的刊物

# 聯合文學

從文學作品中獲得知識、共鳴與生活智慧已經成爲現代人自我教育的重要方式。

國內現有一百種以上的專業雜誌，只有聯合文學是唯一結合藝術、生活、與智慧的刊物。

● 訂閱聯合文學一年12期1250元 ● 可享受聯文叢書八折優待 ● 郵撥帳號：0744922-2聯合文學雜誌社



## 另一個生活空間

### 聯合文學叢書廣場

還鄉(梁實秋專卷)	丘彥明主編	定價106元	春秋茶室	吳錦發著	定價110元
文學筆記	三毛等撰	定價180元	文學·政治·知識分子	邵玉銘著	定價100元
翡冷翠之戀	陳遵多撰	定價110元	煙花印象	袁則雅著	定價110元
當代拉丁美洲小說集	鄭樹森主編	定價140元	呼蘭河傳	蕭紅著	定價100元
聽雨樹的女人們	柏谷譯	定價100元	少年阿默的秘密日記	薛興器著	定價120元
如何測量水溝的寬度	燈茲主編	定價110元	不聽話孩子的故事	譚學編譯	定價100元
夏志清文學評論集	夏志清著	定價130元	曼娜舞蹈教室	黃凡著	定價110元
沈從文自傳	沈從文著	定價100元	當代義大利小說集	鄭樹森主編	定價110元
開放的耳語	燈茲主編	定價100元	因風飛過蒼薇	潘雨桐著	定價130元
刺繡的歌謠	鄭愁予著	定價100元	並不很久以前	張謙著	定價130元
人生歌王	王頌和著	定價120元	書和影	王文興著	定價130元
			熾娥不點燈	許台英著	定價11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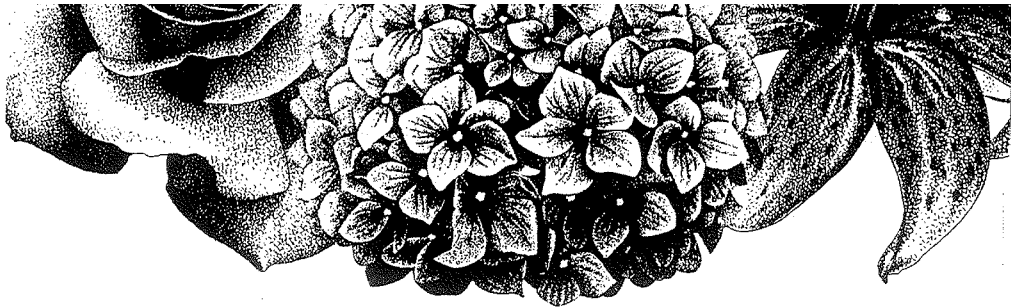
◎ 劉撥帳號：0744922-2聯合文學雜誌社

◎ 劉撥帳號：1150424-4聯合文學出版社

以上叢書已出版，全省各大書局均售  
 直接劉撥九折優待，聯文訂戶八折。如欲掛號，每本另加九元。  
 服務專線：(02) 7666759 · 7631000轉672  
 社址：台北市忠孝東路4段561號6樓







# 聯合文學新書出版

◎ 劃撥九折，聯合文學訂戶八折，郵撥帳號：252421，聯合文學出版社

〈聯合文學025·文叢019〉定價110元

## 陰陽大裂變

蘇曉康 著

一百個婚姻故事的心靈掙扎

以《河鱸》引起廣泛討論的蘇曉康，另一本報告文學鉅著，一百個故事，是一百次的感動。

〈聯合文學026·譯叢007〉定價100元

## 愛情論

瓦西列夫 著

趙永穆 譯

〈聯合文學027·譯叢008〉定價100元

## 愛情續論

陳行慧 譯

陳曉林 校訂

現代人最關心，但也最迷惘的「愛情」這個課題，本書有深入的探索，

透徹的揭示了環繞著愛情的一切魅力，感覺與神奇。

〈聯合文學028·文叢020〉定價120元

## 追尋

高大鵬 著

本書是作者從事創作二十年，散文首度結集問世，從少年心事到心情微近中年，

在智識清明與抒情浪漫之間，為散文重造新境。

〈聯合文學029·文叢021〉定價130元

## 給我老爺買魚竿

高行健 著

高行健是大陸現代作家的一個異數，

其小說內涵具多樣性，技巧繁複，

場景的切片、割裂，造成豐富的戲劇與電影效果。

〈聯合文學030·譯叢009〉定價110元

## 人生智慧小語

薛興國 編譯

收錄於本書的片言隻語，字字珠璣，

充滿人生之啓示，對宇宙生命的體悟，

是一本清新而充滿智慧的現代人生啓示錄。

1790196

12477  
759



北大圖書

21101001464831

聯合文叢 021

## 給我老爺買魚竿

作者 / 高行健  
發行人 / 張寶琴

責任編輯 / 彭明輝  
編輯 / 曾蘭蕙  
封面設計 / 黃憲鐘  
內頁製作 / 孫金君

出版者 / 聯合文學出版社  
地址 /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六樓  
電話 / 7666759 · 7631000轉681  
郵撥帳號 / 1150424-4聯合文學出版社  
登記證 /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3952號

印刷廠 / 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地址 / 台北縣汐止鎮大同路一段367號三樓  
電話 / (02) 6422629

出版日期 / 78年2月1日 初版  
定價 / 13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幀錯誤、請寄回調換》

